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决定中国命运之战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编者的话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有活力的学科。它的鉴往知来、资治育人的社会功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孔夫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也可知也。”就是说，历代社会的因革都有规律可循，从夏、商、周的要化情况，可以推知后世的演变趋向。清人龚自珍说：“欲别人道，必先知史。”章太炎说：“不读史，则无从爱其国家。”把读史知史视为做人和爱国的前提，于此可见前人对历史是何等重视。毛泽东爱好历史，并号召全党都要“学点历史”更是众所周知的。

我国老一辈史学家是很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的。三四十年代，范文澜著《大丈夫》，吴晗著《历史的镜子》，胡绳著《二千年间》等，五六十年代，吴晗主持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都产生过很好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中有不少知名学者和研究有素的专家。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关心和重视这项工作。让历史学走出书斋，服务现实。

这套丛书首批两个系列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联合推出。如果读者需要，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其他系列。

由于时间仓促，缸乏经验，一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把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1995年11月

作者简介

宋少军，安徽省青阳县人，1966年生。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正连职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战史研究。自1991年以来，发表论文十多篇，著有《罪恶的殉葬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傀儡人物传》、《军事智囊》等著作。

决定中国命运之战

虎啸泉城——济南战役

“国军处处受制，着着失败”

这次让你来，是要请你杀回老家，完成一项大的举动

“济南城固若金汤，仅外围第一道防线也足够共军啃三个月的了”

我决定今晚就起义

一、西柏坡的决策

1948年7月的一天，一辆黑色的小汽车疾驶在石家庄北面的公路上。车上稳坐着一位浓眉大眼的壮汉，他就是华东野战军第3兵团第8纵队司令员王建安。

王建安是毛泽东很喜爱的一员战将。这次奉毛泽东之命，他从太原前线赶到西柏坡接受新的任命。王建安在途经石家庄时，找到了中共中央有名的“五老”之一吴玉章，坐上他的小车，星夜赶往石家庄西北面的西柏坡。

一路上，王建安的心情就没有平静过。自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王建安就率领鲁中南部队在山东战场上与敌军进行拼死的搏斗。时至1948年，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敌我双方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可喜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280余万人，解放区的面积已达235万平方公里，人口有1亿多。尤其是经过土地改革，不仅解放区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而且广大翻身农民革命热情高涨，使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作战有了一个非常稳固的后方。虽然这时国民党军队总数仍有360多万（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的军队达430余万），但能用于第一线的只有130余万，且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基本上都被我军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华中五大战场上，大部分只能担任战略要地和交通点、线的守备，能够进行机动作战的兵力寥寥无几，而且这些部队中，有不少是被我军歼灭后重建的，或者是受过我军的沉重打击，士气十分低下，战斗力不强。国民党统治集团也为军事上的连连失败而惶惶不安，蒋介石曾哀叹道：“国军处处受制，着着失败。”

在这样的战争形势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综观战争全局，明确提出我各野战军应树立敢于夺取敌坚固设防的战略要点，敢于打大规模的歼灭战的决心。这次毛泽东主席召见他，一定会有重大的举动。王建安一想到这里，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他不禁用左手一拍大腿：“嘿！这回有好戏了。”

临近天黑，小车终于驶抵西柏坡。一见到毛泽东主席，王建安抢上前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问候道：“主席，您好！”

毛泽东主席面带微笑，看着王建安说道：“建安，这次让你来，是要请你杀回老家，完成一项大的举动哟！”

王建安听了，果不出所料，是有重大的举动，他立即说道：“主席，有什么任务您就说吧！”

毛泽东主席看着十分豪爽的王建安，满意地点点头，他指着铺在桌上的全国战争形势图，对王建安分析道：1946年6月起，经过两年的内外线作战，就全国与华东战场的情况来说，敌我双方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不仅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自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而且在反攻中，又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现在，南京蒋介石精神沮丧，焦虑不安，而我们却斗志昂扬，所向披靡，越战越强。在华东，华东野战军的内外兵团连战皆捷，最近又夺取了山东的兖州，山东解放区与华中、华北基本上联成了一片。现在只有济南城还在敌人手里，济南已像怒海中的一叶孤舟了，我们下一个目标就应当夺取它。根据军委的决定，建安同志，你就不去华北1兵团了，回山东兵团，许世友同志任司令员，你任副司令员，攻打济南的任务就交给你们山东兵团了。

面对这样的任务，对一个身经百战的战将来说，也是经常的事了，王建安当即表示一切行动听从指挥，一定协助许世友同志打好这一仗。

毛泽东主席对王建安充满信心的回答，很高兴，他继续说，中央考虑了，山东兵团基本上是山东人，许世友在山东很有威望，你在鲁中南也很有名气，你们是山东两雄，你们两雄战济南，我们也相信你们是能取得成功的。

吃过晚饭，王建安从主席那儿告辞，又去看望了周恩来副主席。在交谈中，周恩来副主席也向王建安详细地分析了攻取济南的重要意义。周恩来说，解放济南意义重大，济南解放了，华北、华东就完全连成了一片，更有利于我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所以，这一仗必须集中兵力，在华东野战军的统一指挥下，要坚决完成战役的任务。

接受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同志的委托，第二天，王建安就赶往山东，向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和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等同志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

二、虎啸泉城

位于山东省中西部、黄河下游东岸的济南，是津浦、胶济两条铁路的交会点，是连结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也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第二绥靖区所在地。随着1948年春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被粉碎，济南成为国民党阻挡我华东野战军南下中原地区的首要据点。因此，蒋介石一直把它视为仅次于京、津、徐的战略要地。在蒋介石看来，徐州是国民党首都南京的门户，而济南则是护卫徐州的重要堡垒。蒋介石曾多次说，济南万一失守，不但徐州不保，国都南京势必受到严重威胁，在国际上也将带来不良的影响。

1948年5月，我华东野战军横扫胶济路后，山东省大部地区已经解放，济南成为我军南下的最后一道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阻隔人民解放军华东和华北两大根据地，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威逼徐州地区，蒋介石拒绝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巴大维的“退出济南，把军队撤至徐州”，重兵防守以徐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建议。制订了一个以济南为中心的吸引我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的“济南会战计划”。

8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召集华东地区国民党第1、2、3、4、9绥区和徐州“剿总”高级将领，就济南的防务问题召开紧急会议。

在会上蒋介石首先向各位将领分析了形势，他用很重的浙江口音说道：“各位，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是很急迫的。在各个战区，我们都处于很被动的局面，尤其是在第2绥区，我们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共产党陈毅部占领了兖州后，济南就成了防止陈毅部南下的第一道防线了，济南也是我们阻隔华北共军与华东共军联系的屏障，我们要守住济南。从这个意义上说，共军下一个目标必定是要攻打济南。”

说到这里，蒋介石用目光扫视了一下整个会场后，继续说道：“为了守住济南，同时也要消灭陈毅部，我们制定了济南会战计划。”接着，国民党总参谋长顾祝同介绍了济南会战计划的具体细节。他说：“统帅部制定的会战计划是：在济南遭到攻击时，2绥区的司令长官王耀武率济南守军10万余人坚守济南，以疲惫陈毅部的主力，这时，我部在徐州的第2、7、13兵团约17万人的重兵立即北上，在兖州、济宁突破陈毅部的防线，击溃华东共军，以挽救国军在山东被动的局面。”顾祝同用图杖把山东省划了一个圈，继续说道：“为了增强济南的防务，现山东省全境的国军与地方保安旅统归2绥区指挥，在青岛的整编第32师第57旅和徐州的整编第83师第19旅也立即空运济南；此外，统帅部还计划，如果济南情况危急，可将徐州的整编第74师空运至济南。这样济南的防务将大为加强。”

顾祝同交待完毕，蒋介石又说道：“这次统帅部的决心很大，希望各位务必尽心尽力，尽忠党国，守住济南。一举击溃共军陈毅主力，完成党国大业。”

蒋介石把大量兵力调至济南，一方面是要守住这个战略要地，更重要的是，他想利用济南吸引我华东野战军，然后，调集重兵增援，一举击溃华野主力。这就是蒋介石拟定的27万人在济南与华东野战军会战的计划。

在这样一个会战计划的指导下，国民党第2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在济南地区精心布防。王耀武针对济南北靠黄河，东有茂岭山、砚池山，西面地形开阔这一特点，确定了缩小防御圈，重点设防，控制强大预备队，进行适时反击的防御计划。为了实现这一防御计划，王耀武在济南外围的齐河、长清、

张夏、鹊山、华山、茂岭山、砚池山等险要地带都构筑了工事，并在每个工事储备了大量的粮食和弹药，准备长期固守。

9月，王耀武视察济南整个城防工事后，得意他说：“济南城固若金汤，仅外围第一道防线也足够共军啃三个月的了。”

面对国民党的济南会战计划，我华东野战军不仅要突破敌人坚固的防守阵地，攻占济南，而且还要派出一部分兵力阻止敌人援军，只有这样，才能粉碎敌人的会战企图。据此，华东野战军首长提出了“攻济打援”的作战计划，并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

根据“攻济打援”的作战计划，华东野战军以44%的兵力，约14万人，作为攻城部队。攻城部队又根据济南敌军防守情况，分成两个攻城集团，即以华野（即华东野战军）的第3纵、10纵、鲁中南纵队为攻城西集团，由10纵司令员宋时轮指挥，从济南城西对敌发动攻击；以华野9纵、渤海纵队组成攻城东集团，由9纵司令员聂凤智指挥，从济南城东对敌发动攻击。同时，为了牵制敌人，华野还以两广纵队、冀鲁豫军区部队、渤海军区部队分别从南、北向济南发动攻击，配合东、西两个集团的攻城行动，整个战役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进行。

为了阻止敌人的援军，华野又以56%的兵力，约18万人，组成打援集团，进入山东南部的城武、巨野、兖州、滕县一带，形成纵深几十里的防御阵地，坚决阻击由商丘、徐州北上之敌，配合攻城部队攻下济南。

9月9日和13日，华野的攻城西集团和东集团先后从济宁、汶上、泰安、莱芜出发，秘密向济南城开进。15日，两广纵队攻克济南西南的长清，也逼进济南。这时，王耀武从我军兵力的配置和行进的态势，判断我军主攻方向在西面，于是，他将其预备队第19旅调至城西的古城一带，以加强城西地区的防御力量，并将在西南的第57旅撤至城内，准备用于西郊的防守。

16日，正当农历中秋节前夜，一轮明月，把大地照得如同白昼。这时，济南城内的王耀武正准备举杯赏月，安度中秋佳节。我华东野战军攻城部队经过一段秘密行军，来到济南城郊。24点整，随着一颗信号弹升上天空，华东野战军的攻城部队对济南城外围发动了全线攻击。战斗一开始，我东、西两集团就密切配合，将济南守敌紧紧钳住。

在济南东郊，担任主攻任务的华野9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济南东郊的茂岭山、砚池山的敌军阵地发动了猛烈攻击。茂岭山、砚池山突兀而立，双峰对峙，扼住了通向济南的门户，成为我军通向济南城东门的屏障。为了守住这两座山，王耀武除了在山上设置大量的明暗碉堡外，还特地环绕茂岭山主峰开挖堑壕，以混凝土和石块砌成盖沟式的夹壁墙工事；并派他的主力——整编第73师第15旅担任守备。全为美械装备的敌第15旅凭借茂岭山、砚池山上的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拼命进行抵抗。然而，华野9纵第25师的74团和75团的广大指战员，不顾敌军密集的火力，用炸药包炸毁了一个又一个的地堡和火力点，突入敌军阵地，与敌军展开肉搏战。经过一夜苦战，到次日凌晨，攻下了这两座山头，打开了通向济南城东门的通道。

在我攻城东集团取得攻战济南城东阵地胜利的同时，攻城西集团也取得了相应的胜利。攻城西集团首先直扑济南西郊的长清一线，威逼敌飞机场。我军对济南发动的突然攻击，吓坏了济南守敌。王耀武一开始发现济南西郊大军云集，判断我军的主攻方向在城西，正准备将其总预备队投入到西郊的战斗时，济南城东我军的攻势更为猛烈，王耀武自认为十分坚固的茂岭山、

砚池山，仅在一夜的战斗中就被人民解放军攻下，他又判断我军的主攻方向在城东，于是决定将总预备队第 19 旅、第 57 旅调至东郊作战，企图从我攻城东集团手中夺回茂岭山、砚池山等阵地，阻止我军的攻击。

第二天清晨，我攻城西集团经过一夜的激战，攻克了古城、玉皇山等济南城西的外围阵地，并乘势向济南城边的腊山、党家庄发动攻击，直接威胁济南西郊机场。守卫在机场的敌军连忙向王耀武告急，然而这时，王耀武已经捉襟见肘，再也无兵可调了。为了阻止我军的进攻，王耀武竟然下令将黄河的水闸打开，引黄河水灌入济南城西的玉符河，致使玉符河水猛涨，泛过大堤，冲倒了城西的一间间民房。面对汹涌浑浊的黄河水和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我攻城西集团指战员毫不畏惧，奋勇抢渡，一举突破了敌军在玉符河的防线，接着又以猛烈的炮火封锁敌西郊机场，切断了敌军空中的运输线。

王耀武在东郊丢失了主要阵地，西郊机场又危在旦夕，心急如焚。然而，这时王耀武还是无法搞清我军的主攻方向究竟在东还是在西，只觉得兵力不够用，东边紧张，将兵力往东边调；西边危急，又将兵力往西催。就这样，敌军的机动兵力基本上是无固定阵地，也无喘息之机，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疲于奔命，被我军打得摸不着头脑。后来，被俘的敌军官兵哀叹道：“我们好好的队伍，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只晃了这么几下，就晃完了。”

就在我军对济南城进行猛烈攻击时，在南京的蒋介石闻讯后立即命令徐州“剿总”副司令杜幸明指挥第 2 兵团火速经鲁西南北援，第 7、第 13 兵团立即向徐州集结，从津浦路北上增援。

华东野战军获悉敌军的行动计划后，立即命令阻击兵团进入阻击地带，准备给北上之敌以迎头痛击。鉴于华野重兵以待，杜幸明集团不敢轻易冒进，直到济南战役结束时，在徐州附近的杜幸明集团第 2 兵团也只向前推进几十里即仓皇撤回，而第 7、第 13 兵团则还没有集结完毕。

三、吴化文起义

18日，就在王耀武还试图到处调集兵力，进行拼命抵抗时，守卫在济南城西的整编第96军第84师的两万余人，在军长吴化文的率领下举行起义，投入到人民解放军的怀抱。

吴化文，字绍周，山东掖县人，早年投靠冯玉祥，在西北军中当一名下级军官。1930年中原大战，西北军战败，他也同西北军大多数将领一道，投降了蒋介石。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出身西北军的吴化文一直遭到排挤。抗日战争中，在戴笠的指使下，他一度投靠汪精卫，抗战一结束，吴化文又充当了蒋介石强夺胜利果实的工具，被蒋介石推上了内战的第一线，在山东战场上多次与中国共产党军队交战，损失惨重。然而，蒋介石对吴化文部从不给予补足，致使吴部力量不断削弱。

吴化文这支杂牌军，长期在蒋介石的控制、拉拢和利用下，在屈辱和危险的夹缝中求生存，日子很不好过。1946年7月，蒋介石电令吴化文到南京参加紧急军事会议。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吴化文秘密拜访了他的老上司冯玉祥，向冯玉祥倾诉了自己的苦闷心情。吴化文说：“我部驻在兖州，四面被共军包围，国民党不给装备，也不给给养，蒋介石总想利用我们消灭共产党；又想利用共产党消灭我们。我原有四万多人，现损失一半。”

冯玉祥对曾经投靠过汪精卫、抗战后又在蒋介石指挥下进行内战的吴化文十分气愤，狠狠训斥了他。

在冯玉祥的责备下，吴化文满面羞色，他很内疚他说：“老总，这些年来，我是走错了路，对不起老总对我的希望，也对不起民族，我也是知道，跟着蒋介石是不会有前途的。我现在很想弃暗投明，苦干无路可走，还请老总指教。”

听了吴化文的话，冯玉祥叹了一口气，出于对西北军将领的爱护，冯玉祥对吴化文说：“杂牌军历来是得不到蒋介石的信赖的，你看看南京的情况就知道了。蒋介石嫡系军队的待遇比杂牌军队高得多。他们还搞五子登科，老百姓深受其害。你们受歧视的，当然不舒畅。”

接着，冯玉祥劝导吴化文道：“我们要爱国，爱人民，就要反对他们，否则早晚会被他们吃掉。为了生存，要动脑筋，想办法，找出路。”

在冯玉祥的启发和帮助下，吴化文想到了中国共产党并设法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

为了分化、瓦解蒋介石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采取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孤立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对吴化文也开展了积极争取的工作。1947年，蒋介石调动10多万大军对山东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为了拉拢吴化文，蒋介石任命吴化文为整编第84师师长。在这当中，我党对吴化文部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吴化文的妻子林世英等在其弟林世昌（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逐渐倾向革命。

1948年7月，华东野战军进攻兖州，蒋介石一再电令吴化文率部前去解围，在林世英等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影响下，吴化文率部在泰安一带迟迟不前，致使兖州很快被我军攻占。

济南战役前夕，王耀武为加强济南守备力量，调吴化文部进入济南，担任济南市西城的防守任务。在这当中，我党通过林世英等多重关系，与吴化文取得了联系，在我党的努力争取下，吴化文同意在适当时机率部起义。

9月2日，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和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等领导同志，听取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对吴化文部争取工作情况的汇报，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最后做出4点指示：1.吴化文系军阀出身，久经风霜，善于应付，但在我强大军事压力下，率部起义或配合行动是有可能的。但他在最后五分钟都有动摇的可能性，我们在最后的五分钟也不放弃对他的争取；2.转告吴化文，济南我们一定要打，并且一定能打开，不要对防守济南有什么幻想；3.对吴化文的要求，能大则大，如能扣留王耀武、占领飞机场等，否则让他让出一条路也是好的；4.我们对起义后的吴化文，一定保护他的财产，对其部属，起义后按解放军的原则实行改编。

12日，济南战役打响后，吴化文也立即行动起来，准备伺机率部起义。17日，吴化文通过电台向我军报告了国民党整编第2师师长晏长清将率6个团的兵力增援济南西南的长清这一重要情报，使我军能及时歼灭该敌，粉碎了敌军的阴谋。

17日，我攻城西集团，在消灭了长清、古城等地敌军后，先头部队进至吴化文部的前沿阵地。为迅速对济南城发起总攻，华东野战军要求吴化文部立即采取行动。吴化文在王耀武的压力下，一时对起义产生动摇。对此，我军立即给予沉重一击，一举夺取了吴化文部防守的簸箕山阵地，全歼守敌吴化文部的一个营。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和在我地下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吴化文经过反复权衡，终于19日发动了酝酿已久的起义。

晚6时，吴化文在济南城西的孔庄营96军司令部，召集了84师团以上军官和96军独立旅的部分军官会议。会上，吴化文当众宣布：“济南即将失守，徐州的增援只是空喊……共产党素以宽大为怀，不计前嫌，不计旧恶，欢迎我们退出内战。我决定走这条路，今晚就起义……我已经派人和陈毅将军取得联系……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不同意的吗？”与会的军官不少人早就对蒋介石排除异己的做法，对内战早已失去信心，所以，大家对起义都没有表示异议，表示服从命令，跟随吴化文起义。

8时，吴化文即率整编第84师155旅、161旅和96军独立旅约两万余人进行战场起义，撤离了防区，由我攻城的西集团接替了济南城西的阵地。济南的西部门户被打开，王耀武的防御体系被严重打乱。

四、解放济南

王耀武在获悉吴化文起义后，方寸大乱，对继续防守济南失去了信心。他连忙打电报至南京，向蒋介石请求，允许率部突围。然而，蒋介石仍然梦想实施歼灭华东野战军的济南会战计划，断然拒绝了王耀武的突围请求，饬令他务必坚守济南，以待援军的到来。

在蒋介石的严令下，王耀武不得不继续负隅顽抗。为了固守待援，王耀武调整部署，收缩防御圈，将主力撤至城内，城外只留下一个团守马鞍山，一个营守佛山。

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20日黄昏时分，华野东西攻城集团从两面对济南城发动了总攻。经过40分钟的炮火准备后，我军从多路突破了敌军的阵地。在西面，13纵和鲁中南纵队由济南城商埠区南面攻入城内；10纵从北面突入城内，攻占了敌以装甲列车防守的济南火车站；攻城西集团担任主攻任务的3纵8师在师长王吉文的亲自带领下，向济南城西的商埠发起了猛烈的突击，经过连续爆破后，敌人的据点基本上都被摧毁，我军战士跨过铁路，飞过天桥，突入城内，与城内守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在激战中，随先头部队突入城中的王吉文师长被敌人炮火击中，壮烈牺牲。

王耀武的绥靖司令部就设在商埠区的山东银行大楼内，守卫在这里的是王耀武的总预备队——敌第74师58旅和王耀武的教导总队。敌第74师是在孟良崮战役后重建的。该部依托山东银行和附近的楼房垂死抵抗，同时，蒋介石为了策应守敌，也派出空军对我占领的街区疯狂轰炸，致使大批民房被炸毁，居民被炸死。我军战士冒着敌军的空中和地面火力，奋不顾身，与守敌展开了逐楼、逐层、逐屋的战斗。经过半天的血战，终于登上了山东银行这幢坚固楼房的顶层，结束了对商埠顽敌的最后一战。王耀武率残敌逃至内城继续进行顽抗。

为了迅速消灭残敌，我军在攻下商埠后，又立即发动了对内城的攻击，9纵、渤纵从东南方向内城发动攻击，3纵、13纵从西、西南向内城发动进攻。激战至24日拂晓，终于突破了敌军的防线，先后从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突入内城。至黄昏时分，全歼守敌，解放了整个济南城，敌第2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带领副官、卫士从地道中逃出城外，化装成商人逃至寿光县境内，被我地方武装抓获。

华东野战军的攻城部队经过8昼夜的连续作战，终于以伤亡2.6万人的代价，换取了歼敌10万余人（包括起义的2万人）、攻克济南的重大胜利。济南战役的胜利不仅为华东野战军全军南下，会同中原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东北战场即将进行的锦州之战提供了宝贵经验。济南战役的胜利，表明了“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一个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主力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第二章 黑土地上的决战——辽沈战役

先打锦州，关上东北大门
在塔山，“赵子龙师”扔下了成千具尸体
10 多万人的粮食成了郑洞国最头疼的大事
蒋介石看着失锦州，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耀湘兵团覆灭
现在看来，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
打倒了

一、黑土地上的角逐

1948年9月12日，东北黑土地上的天空，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东北野战军的近百万将士冒着滂沱大雨，在泥泞的道路上向南急驶，如猛虎下山，直扑辽西走廊的北宁线。东北野战军这一支在弦上绷得很久很久的箭，终于引发了。

早在1945年8月，为了解放东北，夺取东北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地，中共中央命令在华北的原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率部迅速由冀东进入东北，接管东北。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我人民军队很快击败长城内外的日伪军，进入了东北这块富饶的黑土地。

就在我军进入东北，从日伪军手中收复东北大好河山之时，远在重庆的国民党蒋介石却急坏了，生怕东北这块土地被中国共产党独占。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将其仍在西南的嫡系部队空运至华北、东北，夺取了北平、天津、秦皇岛等地，抢占抗战的胜利果实。

为了夺取东北，蒋介石派他一向很器重的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率国民党第13、52、60、93、新1、新6等军进驻东北，强占地盘。在美国的支持下，到1946年初，国民党军队强占了东北的沈阳、长春、四平、锦州、大连、吉林等许多大中城市。

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又将东北的军队增至7个军，再加上一些特种兵和地方的保安部队，使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一时达40多万人。在全国各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对我军展开全面进攻的同时，东北国民党军也对我南满解放区发起了全面进攻。

此时，在南满的我东北民主联军仅有第3、4两个纵队，外加两个独立师，总兵力仅5万余人，明显敌强我弱。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南满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央军委指示南满东北民主联军采取运动战，不以夺取一城一地为目标，而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目标。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南满东北民主联军让出了一些城池，诱敌深入。11月2日，在新开岭地区，一举歼灭了敌军素有“千里驹”之称的全美械装备的第52军第25师，打退了国民党军队对南满解放区的第一次进攻。

与此同时，在北满的东北民主联军主力，也主动南下出击，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斗，配合南满民主联军一举歼灭进犯的国民党军8万余人，打破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攻势，使其被迫转攻为守。

为了扭转东北根据地南北分割的局面，从1947年5月起，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即东北民主联军，后又改称为东北野战军）先后发动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20多万，将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几座孤城，完全取得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东北战场上的连连失败，急坏了蒋介石，为了稳固东北局势，他一面派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率第54军由华北增援东北，一面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

卫立煌到达东北后，蒋介石立即将东北的党权、军权、政权完全交给了他，希望他能力挽东北战场上的危局。卫立煌走马上任，一面补充兵员，将东北战场上被我东北野战军消灭的4个军全部恢复；一面整肃军纪，枪毙了擅离职守的第49军第79师师长文礼。同时，针对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的被动局面，卫立煌决定采取稳扎稳打战术，不管东北人民解放军攻打什么地方，

蒋介石怎样催促前去增援，他都将主力安放在沈阳附近，决不轻易出动。

就在卫立煌接管东北的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分析了东北战场上的形势：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在结束冬季攻势后，解放了东北97%的土地和86%的人口，完全控制了东北的局势，东北人民解放军也发展至12个步兵纵队、36个师，另15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及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1个坦克团，再加上一些地方部队，共计103万余人；并在武器装备上也有了大的改进，全军拥有各种火炮2000余门，坦克数百辆；无论是在数量上，还在质量上，东北野战军都已超过了国民党军队。

此时，在东北战场上尚有国民党军队55万余人，而这些国民党军队基本上都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在长春，有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郑洞国指挥的新7军、第60军，约10万余人；在沈阳地区，有国民党东北“剿总”直接指挥的第8兵团（兵团司令周福成）、第9兵团（兵团司令廖耀湘）、新1军、整编第207师、第49军、第52军、第71军等共24个师，30余万人；在锦州，有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指挥的第6兵团、第54军、新5军、新8军共14个师，约15万余人。

鉴于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已经占据了优势，完全可以夺取东北战场上的全面胜利，党中央决定首先在东北战场上发起对国民党军主力的决战。

然而，当时，敌我兵力的态势是，我军主力在北，敌军主力靠南，稍有不慎，敌军就会逃至关内，这样就无法全歼东北守敌，并影响我军在东北的作战。中央军委经过反复考虑，制定了东北野战军先打锦州，关上东北大门，然后再歼灭东北守敌的辽沈决战的作战计划。为了配合东北野战军发动的辽沈战役，中央军委命令，华北人民解放军首先出兵绥远，牵制傅作义的力量，使其不能抽调兵力增援东北敌军。1948年9月，发起辽沈战役的条件完全成熟，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除留少数兵力继续包围长春外，全力南下，夺取北宁线，关上东北的大门。

二、北宁线上的攻坚战

北宁线西自北平东至沈阳，从天津塘沽起，沿渤海湾蜿蜒向东伸展，全长700余公里。沿线有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锦西、锦州、沈阳等重要城镇，是连贯东北、华北两大地区的交通命脉。1946年，国民党占据了这条铁路，不仅使华北、东北两大地区在兵力、物力等各个方面相互支援，而且又占据了有利的地势，可使东北、华北各军从秦皇岛、葫芦岛得到海上援助，便于实施陆海机动。北宁线成了东北国民党军的输血管和生命线。因此，内战一开始，蒋介石就在这条铁路线上摆设重兵，重点防守。

辽沈战役开始前，我军看准了北宁线对东北国民党军的重要作用，大胆作出从吉林出发，长途奔袭北宁线，切断东北国民党军的输血管和生命线，关上东北大门，将东北国民党军全歼的作战计划。所以，战役一开始，国共双方的聚焦点都落到了北宁线上，在此展开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较量。

9月12日，东北野战军首先命令远在辽西走廊西南的东野（即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冀热辽军区的3个独立师和1个炮兵旅率先行动，对辽西走廊西南部通向关内的昌黎、山海关、绥中、兴城等地发动攻击。14日，昌黎守敌慑于我军的威势，弃城而逃。17日，11纵的31师解放北戴河。东野出其不意，夺取了北宁线上的昌黎、北戴河等重镇，切断了锦州之敌与关内的联系。

随后，东野又命第4纵、第9纵从台安、北镇出发，包围锦州东北面的铁路重镇义县，阻隔锦州之敌与沈阳敌军的联系。为了迅速包围锦州之敌，夺取锦州，东野又令3纵、2纵5师及炮纵的一部火速乘火车从四平、辽源等地赶赴义县，接替4纵、9纵对义县的包围，让9纵同从八面城赶来的8纵，一道对锦州城北的葛文碑和大凌河等地发动攻击，肃清锦州城北守敌。27日，9纵的一部又配合从四平赶来的7纵攻克了锦州城南的高桥和西海口。为了防止敌军从海上的增援，4纵第12师攻克了锦州南面的塔山，切断了锦州之敌与锦西、葫芦岛之敌的联系。28日，炮纵又以炮火封锁了锦州机场。10月1日，3纵、2纵5师在随后赶来的炮纵主力的配合下，解放了义县，彻底肃清了锦州外围之敌。在义县攻击战中，炮纵司令员朱瑞光荣牺牲。

3纵、2纵的5师在解放义县之后，又和7纵进入锦州城西和城南地区，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至此，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奔袭并切断北宁线，包围锦州之敌的第一阶段任务。

在东北野战军对北宁线之敌进行分割包围之际，国民党军非常害怕北宁线被切断，使东北守军与关内失去联系，卫立煌连忙将沈阳第49军向锦州空运，以加强锦州的守卫，因我军及时以炮火封锁住锦州机场，致使第49军仅有第97师的两个团空运至锦州，余皆无法前往锦州增援。这时蒋介石也明白了东北野战军的企图，为了避免东北守军被歼，他急令卫立煌将长春守军接至沈阳，并派重兵解救锦州。

然而，对于蒋介石沈阳主力西调，解救锦州之围的命令，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心存异议。他深知，人民解放军长于“围城打援”，担心沈阳守军一旦西调，将会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包围圈。因此，他并不积极执行蒋的命令，而将解救锦州的任务交给关内各军。

对于卫立煌迟迟不执行将沈阳守军西调的命令，蒋介石十分恼火。10月2日，蒋介石亲临沈阳，一面电令范汉杰固守锦州，吸引东北野战军主力，

以待援军到来，将东野消灭在锦西地区；一面将沈阳守军主力第9兵团（新3军、新6军），外加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1军和第71军、第49军共11个师另有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廖耀湘指挥，先向彰武、新立屯发动进攻，企图截断辽西东野作战部队的后方补给线，然后，从侧后攻击围攻锦州的东野主力。同时，蒋介石又将华北“剿总”指挥的第62军、第92军的1个师以及海运至葫芦岛的山东烟台第39军的2个师，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共11个师10多万人，组成“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由锦西北上增援，与“西进兵团”南北对进，形成夹击东野的态势。

蒋介石的这一决战计划，使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对夺取锦州一度产生了顾虑，因锦州守敌与锦西之敌相距不过30公里，锦西之敌向我阻援部队攻击时，还可得到敌海军炮火的援助，我军能否阻挡得住敌援军的疯狂进攻，东野领导人心中有疑虑。他们将这一顾虑向中央如实作了汇报。

对于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的疑虑，中央军委表示理解。但是，中央军委10月3日9时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说：“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拿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表明了中央坚定的攻锦决心。

同日19时，中央军委再次致电林、罗、刘，重申攻锦的决心：“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下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在中央军委的指导下，东野领导消除了顾虑，坚定了攻锦的决心。

为了攻下锦州，林彪、罗荣桓等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决定以吴克华指挥的4纵、贺晋年指挥的11纵和冀热辽军区的两个独立师（独4师、独6师）进入塔山、虹螺砚一线，进行阵地防御，坚决阻止锦、葫之敌的增援。以万毅指挥的5纵、黄永胜指挥的6纵、梁兴初指挥的10纵在彰武、新立屯一带实施运动防御；一方面迟滞敌“西进兵团”对锦州的增援，另一方面，将敌“西进兵团”诱至新民以西，使其远离沈阳，为下一步全歼敌“西进兵团”奠定基础。在做好上述准备之后，东野又以刘震指挥的2纵、韩先楚指挥的3纵、邓华指挥的7纵、段苏权指挥的8纵、詹才芳指挥的9纵及炮纵、坦克部队为攻占锦州城的主力部队，同时，还以李天佑指挥的1纵位于锦州东南高桥，作为攻城和阻援的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攻城部队或阻援部队。

为了防止长春之敌南逃，东野不仅派出11个独立师包围长春，还派12纵在四平严阵以待，准备随时阻截长春守敌逃跑。在完成了这些布署之后，东野立即集中兵力攻克锦州。

锦州城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城的东、南、北有地势险要的紫金山（又称紫微山）、松山、罕王殿山（又称松山）、帽山等，是敌军防守锦州的屏障。为了抵挡解放军的进攻，范汉杰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些山头上，修筑了大量的水泥工事，形成了完整的防御体系。范汉杰将他手下的7个师分别布置在这些山上，进行重点防守。早在9月26日，我军乘锦州之敌还没有完全清醒之机，一举攻克了帽山，并利用帽山这个险要的地势用炮火控制了锦州机场，切断了敌军空中的运输线。

为了便于作战指挥，东野将指挥部迁至离锦州城不远的牯牛屯。东野领导在详细了解锦州敌军的城防之后，决定先扫清锦州外围敌据点，然后对锦州城发动总攻。为此，东野决定，以2纵、3纵、6纵第17师及炮纵主力，另加坦克15辆，组成由3纵司令员韩先楚指挥的北突击集团，从北面向锦州

城实施突击；以 7 纵、9 纵及炮纵的一部，组成由 7 纵司令员邓华指挥的南突击集团，由南向北对锦州城发动攻击；以 8 纵由东向西担任辅助攻击。对于这次以 5 个主力纵队会攻锦州城，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风趣地说：“请五大主力会餐，看谁吃得快，吃得多，吃得好！”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140_0026_1.bmp}

10 月 9 日，锦州外围攻坚战开始了。这是一场十分紧张和残酷的攻坚战，因为范汉杰知道，守住了外围据点，亦即守住了城池；解放军也明白，夺取了外围据点，也就是夺取了锦州城的制高点，就可以居高临下，以各种炮火轰击城内敌军的核心阵地，也就可以随时夺取锦州城。

紫金山是锦州城东面的屏障，东野 8 纵曾在 10 月 5 日攻下该山，后又被敌军夺了回去。10 日，我军再次发动攻势，防守紫金山的敌暂编 54 师的两个连，凭借紫金山险要的地势，负隅顽抗，8 纵指战员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再次夺取了紫金山，并且打退了敌军的多次反扑，牢牢地控制了紫金山。

罕王殿山是锦州城南的主要屏障，为了守住该阵地，敌军派暂编 54 师 79 团的一个营在此防守。为了攻下该山，东野 9 纵派出 26 师的 77、78 两个团向守敌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在激战中，77、78 团发扬英勇顽强、灵活机动的作战作风，77 团的 1 营 1 连，在攻占敌军主阵地——老爷岭时，全连伤亡了 70%。78 团的 5 连 3 排，在战斗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 77 团遭敌火力压制时，3 排战士主动出击，以快速动作，从敌军背后攀上了 700 米的高山，冲入敌军阵地，一举夺取了敌军的 4 个山头。经过一天一夜的苦战，9 纵终于夺取了罕王殿山敌军阵地。

帽山阵地附近有一个高地叫亮甲山（又称配水池），是敌军防守锦州城北的最后一个高地，我军夺取帽山之后，范汉杰派出一个加强营，加强亮甲山的防御。亮甲山地势较高，可以俯瞰全城，这个制高点控制了从城北通向锦州城的唯一一条大道。国民党军不仅在此派有重兵，而且还修筑了坚固的工事，他们自诩“配水池（亮甲山）是第二个凡尔登”，“守备配水池（亮甲山）的都是铁打的”。10 月 12 日午后，东野 3 纵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对亮甲山守敌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攻击中，敌军在山上修筑的大批暗堡，阻挡了我军的攻势，我方担任主攻的一营伤亡过半，全营只剩下 130 人。但是，广大指战员前仆后继，用人工爆破炸毁了敌军一个又一个的暗堡。直至 13 日，终于肃清守敌，夺取了亮甲山，打通了通往锦州城的通道。

至此，锦州城东、南、北外围的据点均被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城外圈的防线全部崩溃，城外大部守敌被歼，一部撤至城内。

三、塔山阻击战

在东北野战军向锦州之敌发动攻击的同时，蒋介石连忙命令锦西的 54 军、新 6 军和已到达葫芦岛的 62 军、独立 95 师以及随后由海路运至的 39 军 21 师共 9 个师的兵力，沿北宁线北上增援锦州之敌。

塔山堡是辽东湾、北宁线上的一个百十户人的大村庄，位于锦州与锦西之间，距锦州仅 30 公里，距锦西 10 公里，东临渤海，西接白台山、虹螺山，紧贴锦西高地，北宁线穿村而过。北宁线与村东的公路平行北上，是敌军从锦西、葫芦岛出发增援锦州的必经之地。因此，塔山虽小，但关系到辽沈战役胜负的大局，关系到我军能否攻克锦州、实现关上东北大门的战略决策。早在战役发起之初，我军就注意到了这个具有重要战略位置的村庄，为此，东野派出程子华指挥的第 2 兵团的 4 纵、11 纵在这一地区进行坚守防御，坚决阻止敌军对锦州的增援。我军在塔山的防线，是以塔山堡为中心，北距锦州外围不过 20 公里，南距锦西之敌仅有 1 公里，完全在敌军的炮火（包括海上舰艇的炮火）控制范围内。

为了攻下塔山，增援锦州，10 月 6 日，蒋介石乘“重庆”号巡洋舰来到葫芦岛第 54 军军部，召集葫芦岛、锦西各军团以上的军官训话道：“这一次战役关系重大，关系到整个东北存亡，各将领的任务重大，几十万人的生命，都交给你们负责，你们必须要亲临前线指挥，要以‘杀身成仁’的决心，击灭共军。”

说到这里，蒋介石稍稍停顿了一下，为了给各位将领打气，他又继续说道：“我们此次集中美械装备优势部队，兼有大量空军助战和海军协同，所有弹药和粮食能海运、空运补给，前方你们要安心作战，后方我负责。”

蒋介石讲完话后，又与与会者合影。当天晚上，蒋介石在重庆号上，又请葫芦岛上驻军的各师长、参谋长以上的高级军官共进晚餐。

为了攻下塔山，打开通往锦州的道路，蒋介石又任命华北国民党第 17 兵团司令侯镜如为总指挥，统一指挥葫芦岛、锦西的所有军队，攻打塔山。然而，侯镜如向来对蒋介石不满，尤其对蒋介石打内战不满，当接到蒋介石任命他为总指挥时，他知道蒋是企图通过此举来达到指挥华北各军全力支持锦州的目的。对此，他十分不情愿，便借口华北事务十分紧张，一时无法脱身。

侯镜如一时无法到任，蒋介石只好任命第 54 军军长阙汉騫代侯镜如指挥葫芦岛、锦西各军。为了增强攻击力量，蒋介石还将桂永清的海军第三舰队调至葫芦岛附近，以舰上火炮炮击塔山解放军阵地，协助国民党东进兵团夺取塔山。

10 月 10 日拂晓，在我军向锦州城外发动攻击的同时，锦西、葫芦岛之敌在阙汉騫的指挥下，向塔山我军阵地发动了进攻。天色微明，敌军的山炮、野炮、加农炮、榴弹炮，加上飞机俯冲、炮火侧射和敌军舰上的舰炮等，所有的炮火对我塔山阵地全线进行疯狂的轰炸，成千上万发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倾泻到我军的阵地上，爆炸声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惊雷突然从空中压到地面，沿着打鱼山、塔山、白台山一线，不停地滚动，大地都在抖动着。敌人的炮火几乎摧毁了我军所有的阵地，地堡被掀掉，掩体被炸塌，铁轨被炸飞，许多战士在炮火中英勇牺牲。在一阵猛烈的炮火袭击之后，敌军集中新 6 军的暂 62 师、54 军的 8 师、62 军的 151 师 3 个师的兵力，对我军阵地

实施全线攻击。

敌军以整营、整团的兵力对我军阵地实施密集的集团冲锋，带着大檐帽的敌军连、营、团级军官带头，手持大刀的督战队压后，一窝蜂地向我军阵地冲锋。前面的敌军倒下了，后面的敌军踏尸而过，一梯队垮了，二梯队上；一次进攻被打退，二次进攻接踵而至，打也打不光，堵也堵不住，拚死命冲上来的敌人和我军战士绞在一起，抓头发、揪耳朵、摔跤、滚打，拚命地搏斗。我军战士面对敌军的疯狂进攻毫无畏惧，奋勇反击。我军前沿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为了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我军立即组织炮火对敌纵深进行了猛烈的轰击，成功地阻止了敌军的疯狂进攻。激战至天黑，我军夺回了所有阵地，敌军在阵地上去下了上千具尸体。

翌日，敌军又以4个师的兵力，发动了比前一天更为疯狂的进攻。经过一天的激战之后，敌军改变了进攻的方法，集中重兵，对我中央阵地，实施重点突破，全力攻击我塔山阵地。在攻击前，敌军集中了54军、62军以及空军的所有炮火对我塔山阵地，进行了从前沿到纵深、又从纵深到前沿的反复轰炸。炮火过后，敌军一个团同时从正面和左右两翼，向塔山堡阵地压了过来。我军战士用机枪、手榴弹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然而在督战队的威逼下，敌人又一次次发起攻击，终于突进我军阵地，塔山危在旦夕。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我34团政委江民风亲自率领预备队及时赶到，将敌军赶出阵地，守住了塔山堡。

援军在塔山被阻，无法前进，急坏了蒋介石，他连忙再次来到葫芦岛，将阙汉骞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后，立即督令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前来葫芦岛就任总指挥。同时，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司令周至柔等都前来助战。13日，敌军趁海水退潮之际，从葫芦岛和锦西出动了独95师（素有赵子龙师之称）、8师、151师、157师再次向塔山发动进攻。这一天，敌人投入的兵力最多，火力最猛，进攻也最凶。敌军采取“波浪式”冲击方法，以一团分成三波，一个营为一波，一营伤亡了，二营上，二营伤亡了，三营上，同时还以一个团的兵力实施侧击。然而，在我军英雄战士的阻击下，敌军仍然无法向前迈进一步，那个号称“没有丢过一挺机枪”的“赵子龙师”也同样碰得头破血流，丢下了成千具尸体，仓皇撤退。也就在这天晚上，我军已经彻底肃清了锦州外围的敌人据点，开始对锦州城发动了总攻。为了援救锦州之敌，蒋介石给葫芦岛守敌下达了“拂晓攻下塔山，12时进占高桥，黄昏到达锦州”的死命令。

这天下午，卫立煌乘飞机专程来到葫芦岛和锦西上空，视察东进兵团进展情况。当卫立煌看到国民党进攻塔山的部队死伤惨重，尸横遍野时，也不禁为之胆寒。他没有做出任何对策，便飞回了沈阳。

14日凌晨，急红了眼的敌军又一次对塔山发动攻击。国民党空军在塔山丢下了上百枚重磅炸弹，我军阵地陷入一片硝烟之中，国民党军趁机又发动了攻击。我军将士从泥土里爬起，用极其猛烈的火力，向冲上来的敌军扫射。结果敌军又是丢下一批又一批的尸首，败退下去。

葫芦岛敌军见强攻不行，便妄图使用偷袭的手段夺取塔山。14日夜，敌军一批“敢死队”摸进了我军阵地，结果被早有警惕的我军战士一阵手榴弹轰炸，赶出了阵地。

第二天天未亮，敌人又发动了集团冲锋，5个师的敌军猬集在一起往前

冲。然而在我军重机枪的扫射下，一批批敌军倒下，剩下的敌人赶忙缩着头找一块地方藏起来，任凭敌军指挥官怎样叫嚷，就是不敢往前。就在这时，传来了锦州被攻克的消息。经过6昼夜的艰苦奋战，我军将士终于阻挡了敌军10多万人的进攻。10月15日中午12时，敌军全线溃退。国民党10多个师都没有攻下一个小小的塔山镇，令蒋介石大为恼火，他第三次来到葫芦岛，对葫芦岛的国民党将领破口大骂道：“你们不是东西，给你们这么多部队，又配备了海空军协同作战，用了几天时间，连一个塔山都攻不下，你们不配为黄埔学生和总理的信徒。”他当即将葫芦岛总指挥侯镜如撤职，任东北“剿总”副司令陈铁为葫芦岛总指挥。

就在国民党东进兵团塔山被阻的同时，廖耀湘指挥的西进兵团也在新立屯被我军所阻。

我阻击部队成功地阻击敌军东、西两个集团的援军，有力地支持了攻锦部队的作战。

10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南北两个突击集团的900余门火炮，对锦州城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急袭，一时整个锦州城淹没在浓烈的硝烟中。锦州城也被轰开了多个缺口。11时许，担任主攻任务的南、北集团各纵、师和战车团，分别从8个缺口冲入城内。在城东担任辅助攻击的8纵，因被敌军火力压制，直到下午6点才攻入城中。

攻入城内的部队采取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等战术，将敌军插乱、割裂，然后由后续部队逐个攻坚。锦州城内的守敌抵挡不住。15日拂晓，我攻城南、北两集团在锦州城的白云公园、中央银行胜利会师。范汉杰率领第6兵团的残余约一万余人，退至锦州旧城死守，等待援军的到来。为了固守旧城，范汉杰下令将旧城外的所有民房拆毁，以形成开阔地带，进行火力封锁。同时，又将旧城的各街道、胡同堵塞，企图在内城形成一个抵抗的堡垒。然而，这一切为时已晚，就在锦州守敌企图强固旧城防御之时，我攻城部队一股作气，突破敌军防线，攻破了锦州旧城。东野2纵从西北角突入城内，7纵从东北角、东南角攻入城中，守敌纷纷缴械投降。

范汉杰看到大势已去，连忙下令突围。他则率领参谋长李汝和、第6兵团司令卢浚泉以及特务团，从兵团司令部的坑道向东门突围。这股残敌刚逃至东门口，就被我军火力堵截，特务团被打散。范汉杰乘乱逃出锦州城，向锦西、塔山方向逃窜，但在松山至塔山的山间小路上，被我军潜伏哨兵抓获。

18时，经过31小时的激战，东北野战军以伤亡3万余人的代价，歼灭锦州国民党守军10万余人，攻克了通向东北的要道——锦州，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成了瓮中之鳖，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关上东北大门的作战任务。

四、久困的长春

长春位于东北腹地，是贯通京哈线、长图线及东北境内其他铁路干线的交通枢纽，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伪满洲国曾在此建都。日本帝国主义关东军自占领中国东北之日起，就在长春城内和近郊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工事，特别是市中心的主要大楼和主要街道之间，都有钢筋水泥和地下坑道连通。国民党军自1946年进驻长春后，又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许多新工事。

1948年初，我军已经解放了北满大部分地区，长春成为一座孤城。蒋介石为了不放弃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镇，特委任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到长春，担任长春守将。郑洞国来到长春后，立即令长春附近的守敌向长春收缩，专守长春，企图依靠长春坚固的工事，长期固守。

1948年5月，在辽沈战役发动前，东北野战军就以肖劲光的第1纵队和黄永胜的第6纵队，外加3个独立师发动了长春之战。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围城部队消灭了长春外围敌人的据点。6月22日，东野10万围城部队兵临城下，将长春团团围住，并一度占领了飞机场，阻断了长春守军的空中增援和撤退的路线。

9月12日，北宁线上的锦州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掐住了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咽喉之地——锦州，不仅使蒋介石大吃一惊，也使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各部守军如临灭顶之灾，长春郑洞国部意识到已陷入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汪洋之中，无法逃脱了。

郑洞国心中十分明白，在长春继续呆下去只有死路一条，突围尚有一线希望。于是，在北宁线上战火纷飞，东野主力正在和国民党军队东、西两大集团进行激烈较量时，郑洞国开始行动，企图利用东野主力不在长春之机突围。

10月2日，郑洞国命令长春守军每人发足3日的粮食，备足弹药，将所有不能走动的战马全部杀死食用。当天晚上，郑洞国又将长春城内团以上军官召集起来，部署向外突围的命令。

7日，经过近一个星期准备的长春守军，终于出动了。郑洞国以全副美装的第38师为先导，向长春南面我独立7师的阵地发动了全力进攻，企图在沈阳之敌的策应下，向南突围。然而，包围长春的我军早就做好了痛歼逃跑之敌的一切准备。敌第38师刚从城里出动，就遭到我等待出击的各部猛烈的冲击，霎时，第38师乱作一团。郑洞国看势头不对，38师有被全歼的可能，连忙下达向城内退却的命令。这样，长春守敌最后一次突围计划成了泡影。

长春守敌突围不成，固守长春已长达5个月，城内的粮食成了严重问题。在我围城部队的严密封锁下，长春守敌无法从城外得到一粒粮食，虽然国民党空军经常从空中投送一些，但不过是杯水车薪，10多万人的粮食成了郑洞国最头痛的大事。6月，长春国民党正规军每人每天可吃上一斤五两；到了7月，每人减少了1/3；8月以后，除了新7军每周还能吃上一顿大米饭外，其他各军只能靠一点高粮米掺大豆；到了9月，国民党军队无法发出任何粮食，只好给士兵们发钱，由各连士兵自己去买吃，买到什么就吃什么。然而，在长春城内，可吃的粮食基本都被吃光了，士兵们天天闯入老百姓的家里，抢粮食吃。到后来，一般的士兵每天只能喝上一口菜汤而已。在我军坚决的军事打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下，长春城内的守敌内无粮食、外无救兵，士气低落，军心浮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展开了瓦解敌军的强大政治攻势。

为了瓦解长春守敌，我围城部队通过各种方式向城内进行政治宣传，劝说国民党士兵不要为蒋介石卖命。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许多国民党士兵，偷偷地越过火线，投靠到人民一边。从6月25日到9月底，我军前沿阵地，共接收国民党投诚过来的官兵达13700余人，仅国民党新7军就有3000余人投诚。强大的政治攻势，不仅瓦解了国民党军队士兵的士气和斗志，也动摇了国民党的中高级军官。

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长春守军中的一些国民党将领，看到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为敌只有死路一条了，于是，他们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同我军取得联系，如第60军军长曾泽生、新7军副军长史说等都与我军建立了秘密联系，单等时机一到就率军起义。

10月10日，锦州城岌岌可危，蒋介石为了避免东北守军被东北野战军全歼，开始实施收缩战略。他命沈阳守军做好向关内逃跑的同时，又电令长春的郑洞国率部突围，向南逃窜。然而，早已遭到我军沉重打击的郑洞国部，深知突围只能是飞蛾扑火，死路一条，即使侥幸突围成功，在南进的路途中，也必将被人民解放军层层消灭。因此，长春守军也无心再做这种愚蠢的尝试了。

10月14日，锦州的被攻克，对东北国民党守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为了避免长春守军再遭覆灭的命运，15日，蒋介石亲自飞临长春上空，给郑洞国空投下手谕，严令长春守军立即向沈阳突围，并以“如再迟延有失机宜，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裁判”相威胁。

然而，这时长春的形势也并非蒋介石所能左右得了的。早与东北野战军有联系的国民党第60军在军长曾泽生的率领下，毅然宣布起义。10月17日，曾泽生出城迎接解放军进入长春。国民党第60军的起义，使我军得以兵不血刃地开进了长春，纵贯长春南北的大同街以东地区，完全成了我军的天下。长春守敌新7军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纷纷缴械投降。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给长春守将郑洞国发去电报，劝说郑洞国放下武器，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在我军的沉重打击和各方力量的努力下，19日，长春守将郑洞国终于率余部放下武器，放弃抵抗，长春得以和平解放。至此，辽沈战役的第一阶段结束。

五、辽西大战

锦州被攻克，长春和平解放，给东北之敌以致命的打击。10月18日，蒋介石偕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来到沈阳，部署东北守军总退却。蒋介石判断东北野战军攻下锦州，伤亡很大（南京统帅部估计东野攻占锦州伤亡约6万余人），一定需要一段时间的休整，不可能立即发动大规模的作战，虽然解放军能攻克锦州，但是不能守住锦州。相反，东北国民党军除了损失一个兵团外，主力部队并没有遭到损失，战斗力仍然很强，不需休整，即可继续再战。因此，他反对卫立煌将廖耀湘兵团撤回沈阳的主张，反而令在新立屯的廖耀湘第9兵团利用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立即向黑山、大虎山进军，经黑山、大虎山向南，与锦西的“东进兵团”一道，“光复”锦州，为沈阳守敌经北宁线撤入关内打通道路。

同时，蒋介石也还作了另一手打算。他担心打通不了北宁线，又令辽阳的第52军立即抢占营口，夺取通向海上的通路，准备东北守军从海上逃走。蒋介石唯恐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不听从他的命令，特让杜聿明代替卫立

煌出任东北“剿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指挥东北诸军，实施他的突围计划。

杜聿明曾在 1945 年 10 月，被蒋介石派往东北，任东北保安司令，进攻东北人民解放军，结果，被打得丢盔卸甲。这次再次前往东北与东野作战，杜聿明心有余悸，但又不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10 月 20 日，杜聿明来到沈阳，当晚，他就向廖耀湘、周福成传达了蒋介石的口头命令。命令廖耀湘现有兵力外，再加上一个旅（整编第 207 师第 3 旅）的兵力，“全力攻取锦州”。杜聿明在沈阳部署完毕后，又立即飞往葫芦岛，指挥东进兵团配合廖耀湘兵团对进。在杜聿明的督促下，10 月 17 日，廖耀湘兵团的新 1 军攻克了新立屯。

攻克锦州城后，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稍作休整后，立即集中兵力全歼锦西、葫芦岛之敌。10 月 18 日，东野获悉廖耀湘兵团已经占领新立屯，并继续向南推进，判断出廖耀湘兵团进攻锦州的目的是明了了东北敌军将要在夺取锦州后，从辽西撤入关内的计划，于是，东野领导人立即向中央军委建议：诱敌深入，在辽西新立屯、黑山一带打一个大歼灭战。19 日，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作战计划。

征得中央军委同意后，东野决定采取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分割包围敌军的作战计划，并根据这一计划作出相应的作战部署，即以锦州地区的第 1、2、3、7、8、9 纵、6 纵的第 17 师以及炮纵为主力，立即隐蔽地向新立屯、大虎山、黑山方向急进，从两翼包围敌军；同时令在彰武的 5 纵和 6 纵主力进入新民地区，阻断敌军向沈阳的退路；在塔山的 4 纵、11 纵仍然担负阻击锦西之敌东进的任务，配合主力部队消灭廖耀湘兵团。为了将廖耀湘兵团消灭在黑山、大虎山一带，东野还命梁兴初指挥的 10 纵和 1 纵 3 师等部队在正面阻击廖耀湘兵团，将其诱至黑山、大虎山一带，使其远离沈阳，然后，在这一地区坚决阻击敌军，等待主力部队赶到，将敌包围歼灭。

{ewc MVIMAGE, MVIMAGE, !12300140_0040_1.bmp}

10 月 20 日，东北野战军下达了全歼东北敌军的政治动员令，号召广大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将廖耀湘兵团消灭在辽西。

在东野布下天罗地网，准备全歼廖耀湘兵团时，廖耀湘兵团在蒋介石的催促下，从新立屯出发，气势汹汹地向辽西开了过来。这时的廖耀湘兵团不仅得到了沈阳方面的重炮、装甲部队的加强，而且还得到了国民党空军的支援。10 月 21 日，廖耀湘兵团接近辽西的黑山、大虎山。

黑山、大虎山北临高达千余米的医巫闾山，南接连绵 90 余里的沼泽地区，两山之间是宽约 20 公里的丘陵地带，北宁线就从这 20 公里的狭长地带穿过，就是这仅约 20 公里的狭长地带，正是沈阳通向锦州的唯一走廊，也是敌军大兵团行动的必由之路。黑山、大虎山就像两扇大门一样，耸立在这个通道上。

东野 10 纵、1 纵 3 师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在 22 日凌晨先敌占领了黑山、大虎山，并在两山和两山之间，构筑了工事。

23 日，廖耀湘的先头部队到达黑山、大虎山地区，与我军展开了前哨战。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敌军两个营被我军击溃。这时，东野司令部立即电告 10 纵：只要我军能在黑山、大虎山坚守三天，西进之敌必遭全歼。为此，纵队司令部对全军指战员下达了“死守阵地三天”的命令。

24 日清晨 6 时，廖耀湘集中了 4 个师的兵力向我军阵地展开了全面的进

攻。廖耀湘以两个实力非常强的主力师主攻黑山，黑山东侧的高家屯又是敌军攻击的主要方向。高家屯阵地（由石头山、九二高地、一一高地组成）地势不高，但是10纵防守黑山的右臂，如果高家屯被占，势必将影响到我军整个黑山防御阵地。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高家屯我军工事十分薄弱，廖耀湘瞅准了这一点，投入所谓“党化部队”——国民党军整编第207师（又称青年军第207师）第3旅，向高家屯发动攻击。在敌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我军阵地上的防御工事全部被摧毁，战士们在没有掩蔽的阵地上，先后打退了敌军三次冲锋。

下午3时，高家屯阵地上的石头山、九二高地先后失守，仅有一一高地还在我军掌握之中。这时，敌军又集中了两个营的兵力，在一片嗷嗷的嚎叫声中，向我军阵地发起了更为疯狂的进攻。形势十分危急之时，东野10纵28师82团的1营和3营赶来增援。1营、3营一阵猛烈的反冲锋，将敌军赶下了一一阵地，并趁势一举夺回了石头山、九二两个阵地。

25日天刚一亮，廖耀湘出动了5个师的兵力和他的全部重炮部队，又发动了进攻。高家屯阵地仍是敌军主攻的方向。敌军先调集了大部分重炮，向高家屯阵地一阵狂轰滥炸。8时，敌军轰炸刚停，十多架敌军飞机又飞临阵地上空，扔下了一批批炸弹。随后，敌军新6军169师出动了两个团的兵力，向高家屯阵地发动了进攻。敌军以为经过一阵狂轰滥炸后，阵地上不会再有生物存在了，他们猬集在一起，蜂拥而上。哪知，就在他们刚要接近阵地时，迎接他们的是如雨般的手榴弹和密如火网般的机枪火力，敌军成群地倒下。原来，在敌军对阵地进行火力急袭时，我军战士机灵地隐蔽在山后的防空洞里，炮击一停，他们立即出现在阵地上，对冲上来的敌军一阵猛扫。就是这样，我军先后打退了敌军多次进攻。

在多次强攻不能奏效的情况下，敌军恼羞成怒，使出了极为残忍的一招。当一个连的敌军冲上石头山阵地，与我军战士进行白刃战时，他们突然用猛烈的炮火袭击。当即，攻上山的一个连敌军全部被炸死，守卫在阵地上的我军战士也全部牺牲。石头山阵地失守了。紧接着，敌军又组成十多个梯队，对我九二高地展开了攻击。在6个营敌军的攻击下，九二高地也失守了。

在攻下石头山和九二高地后，敌军一时信心十足，他们又集中了169师的全部兵力向我一一阵地攻击。经过两天的激战，一一阵地已被削去了几尺，成了九九高地。敌军为了攻下一一阵地，先后组织了二十多次冲锋，一批又一批的“敢死队”往上冲。下午3时，两个营的敌军终于冲上了阵地，守卫在阵地上的我军两个连的战士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终因寡不敌众，一一阵地失守了。

一一阵地的失守，表明了高家屯阵地的失守，形势十分危急，敌军将会很快从高家屯阵地直逼黑山城，黑山的门户将被打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28师指挥员沉着、果断，立即将全师所属的所有火炮集中在二起，对一一高地的敌军进行了猛烈的火力突袭，刚刚攻上阵地的敌军还没来得及部署，我军一阵猛烈的炮火就劈头盖脸地压了下来，一时，一一阵地上血肉横飞，嚎陶四起。28师84团团亲率1营、3营趁势冲上高家屯的3个阵地，一一高地180多名守敌全部被歼，半小时后，九二高地、石头山高地也被收复。

东野10纵和1纵3师顽强作战，将廖耀湘兵团阻击在黑山、大虎山达3天之久，未能前进一步，这为东野主力赢得了时间。26日，东野主力经过3

天急行军 300 余里，从东、西、南三面向黑山、大虎山地区的廖耀湘兵团压了过来。

廖耀湘倾注了全力之后，仍然无法夺取黑山、大虎山阵地。这时廖耀湘也发现解放军主力向他压了过来。25 日黄昏，廖耀湘下令停止对黑山、大虎山的进攻，率部向黑山以东的胡家窝棚转移，企图经台安逃向营口。然而，此时，东野已经从各个方向堵死了廖耀湘的逃路。

25 日夜，廖耀湘的前卫部队——第 49 军 105 师和新 3 军 14 师，在行至台安以北的魏家窝棚时，遭到了先敌一步到达这里的东野独立第 2 师的堵截，随即，东野 8 纵、7 纵也赶到。三支大军一举歼灭了敌军的前卫部队。

敌军前卫部队的被歼，使廖耀湘意识到南逃的路被堵死了。廖耀湘不禁一阵惊慌，是就地固守？还是向沈阳撤退？就在这时，卫立煌从沈阳来电说：“在这样危险万状的情况下，辽西部队应立即迅速退回沈阳。”

在卫立煌的电令下，廖耀湘立即指挥大军在 26 日清晨向沈阳逃窜。然而，早就守候在厉家窝棚、姚家窝棚、郑家窝棚、绕阳河的东野 5 纵、6 纵主力，已经彻底堵死了廖耀湘回窜的道路。回窜的敌军在厉家窝棚、半拉门子一带遭到了 5 纵、6 纵的猛烈堵击。

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被堵截，并被东北野战军团团围住的消息传到了北平，坐镇北平指挥的蒋介石十分伤心，他在日记中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

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主席得知廖耀湘兵团的 5 个军被围，十分高兴，他当即为新华社起草了一份消息说：“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开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

东北野战军在合围了廖耀湘兵团后，立即对敌实施了穿插、分割。东野 1 纵、2 纵、3 纵、10 纵由黑山、大虎山正面向东突击；5 纵、6 纵主力渡过绕阳河，跨北宁线，由东向西突击；7 纵、8 纵、9 纵由南面向北突击。我军战士奋勇突击，不怕牺牲，大胆在敌军中间进行穿插。敌军被我军分割得支离破碎，身为兵团司令的廖耀湘已经无法与下属各军取得联系，敌军各自力战。当晚，在穿插当中，东野 3 纵，一马当先冲至胡家窝棚廖耀湘的兵团司令部，一举打掉了敌军的指挥机构，敌军完全失去了指挥，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27 日凌晨，廖耀湘在一片混乱中，决定率新 6 军的 22 师和第 49 军军部从陈家窝棚向东突围，就在敌军向东行至老达房时，又遭到我军的堵截。敌军不堪一击，很快就被打散，廖耀湘只带着新 6 军军长李涛（也是临时代理第 49 军军长之职）、新 22 师副师长以及几个随从副官，夹杂在乱军中，向葫芦岛方向逃窜。

激战至 28 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 5 个军 12 个师共 10 万余人。廖耀湘本人逃至黑山以西地区时，被人民解放军抓获。

六、东北的解放

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被东北野战军层层包围后，卫立煌也知大势已去。为了保住沈阳，卫立煌将本溪、抚顺的整编第207师、辽中的新1军暂53师和营口的第52军，撤回沈阳，加强沈阳的防守力量。敌第52军在返沈途中，在海城被我军所阻，又折回营口。

廖耀湘兵团覆灭后，卫立煌连忙在30日乘飞机逃离沈阳，将沈阳的防务交给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这时，沈阳敌军有第53军、整编207师、新1军暂53师以及4个守备总队（相当于师）和3个骑兵旅，约14万余人。

也就在廖耀湘兵团被消灭的当天，杜幸明由葫芦岛飞抵沈阳，传达了蒋介石的指令，令周福成死守沈阳。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周福成连忙表示说：“我受委员长付托，与城共存亡，我有两个月的粮食，足够的弹药，一定和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

为了歼灭沈阳之敌和阻止营口、牛庄的敌人从海上逃走，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领导人说：“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三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如果在数日内，沈阳一带敌军已经或正在向营口逃跑，则你们全军须迅速向营口、海城方向进击。”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防止沈阳之敌南逃，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立即命令在沈阳以北的12纵队除留一部分包围铁岭敌军第53军第116师外，主力立即向沈阳以南急进，会同在开原地区的5个独立师、内蒙古骑兵第2师和辽西的1纵、2纵等部，在沈阳以南形成防线，使沈阳之敌不能南逃；令7、8、9三个纵队和内蒙古军区骑兵第1师，向鞍山、辽阳、海城、营口急进，断敌海上退路。同时，还令辽南军区立即在辽河上架起渡桥，让辽西主力大军东渡。

守卫沈阳的敌军主力是第53军。53军原为张学良东北军旧部，一向受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歧视，在沈阳危在旦夕之际，53军的不少官兵不愿为蒋介石效命，他们曾私下派人与我东北野战军取得联系。然而，敌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却甘为蒋介石效劳，决心与人民解放军顽抗到底。为了防卫沈阳，敌军经过两年时间，在沈阳外围修筑了大量工事，所有碉堡、地堡都是用钢筋水泥做成，每个地堡、碉堡中，敌军都放有至少一个排的兵力进行防守，每个碉堡、地堡之间，又有各种暗明交叉火力，构成了密集的火力网。敌军就是企图借用这些工事长久顽抗。

10月28日至31日，东北野战军先后解放了铁岭、新民、抚顺、本溪、辽中、辽阳等沈阳附近的所有城市，沈阳已成了一座孤城。

11月1日拂晓，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发动了总攻。1、2纵从西和西北，12纵从南面，各独立师从东和北面，对沈阳进行了猛烈的攻击。我军很快就突破了敌军的防线，国民党“党化部队”整编207师的“永久性工事”阵地，也仅在数小时内，就被我军冲开了一个缺口。我军又很快突破敌军第二道防线，突进沈阳城，敌第207师、暂59师、装甲兵团被我军打得七零八落。

在我军的猛烈打击下，沈阳大部分守敌都竖起了白旗，被蒋介石驱上东北战场的南方籍官兵，成群结队地投降，有的敌军官坐着插有白旗的吉普车到处呼喊着：“解放军来了，快出来缴枪吧！”我军一个战士冲击了敌军“剿总”战牢团司令部，喊道：“不许动！”守在战车旁的敌军士兵说道：“我

们早就不动了，武器车辆完好无损。”另一个士兵则补充说：“我们一炮没放，不信请验炮口。”敌军的上百辆汽车、装甲车、坦克都整齐地排列着，驾驶员端坐在车上，等待着我军战士来接收。敌重炮11团的军官将18门重炮交给我军时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这36门最大的炮，那18门让你们在辽西缴去了，这18门也请你们验收。”

临近中午时分，我军即解放了城内大部分地区，当我军攻至银行大楼时，从大楼中走出了一队手持白旗的敌军官兵，其中一个将官模样的人说道：“我们是等着缴枪的。我是中将高参苏炳文，这位是第8兵团司令周福成！”周福成与他的300名卫队就这样放下了武器。

临近下午5时，基本肃清了市内残敌，唯有防守在城郊东大营和乔家窝棚的青年军第207师一部尚在垂死挣扎，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了这股顽军。仅一天多时间，10多万守军，包括东北“剿总”机关、第8兵团、2个军部、11个整师全部被我军消灭。沈阳全部解放。

在沈阳解放的同时，第7纵、8纵和独立第2师等也在10月31日解放了鞍山、海城，逼近了营口。

10月31日，东野9纵进抵营口近郊。在营口的敌52军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从海上逃跑，敌52军在11月1日曾向营口以东的老爷庙、大小白庙、马圈子一带反扑，遭到9纵的沉重打击。这时，东野7纵、8纵也先后赶到。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来军舰，准备将第52军撤离东北，敌军都拥挤在码头。为了阻止敌军的逃路，我军在11月2日7时，向营口发动总攻，攻城部队分成三路纵队，迅速突破敌军的层层防线，向市区猛插。

从东南攻进城内的9纵25师，仅用了30分钟的时间就攻占了海关码头和火车站，营口之敌被拦腰斩断；从西南攻入城内的9纵27师，迅速攻至西海口，控制了海岸阵地。敌军一部仓皇逃上舰船，我军用猛烈的炮火对舰上的敌军进行射击，一艘满载敌军的运兵船被炮火击中，3000余名敌人大部分被烧死或淹死。

10时许，攻占营口的战斗全部结束，共歼敌军2个师，约1.4万余人，只有52军军部率1个师从海上逃走。

11月9日，葫芦岛的敌军全部从海上撤至关内。10日，我军占领了锦西、葫芦岛；12日，又收复承德，至此，东北全境和热河省全部解放，辽沈战役以东北野战军取得辉煌的胜利而结束。

在这次战役中，东北人民为了保证东北野战军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辽沈战役中，东北人民参加支前的民工达160万人，其中，直接参加前线作战的就有9.6万余人，由后方运至前线的粮食有700万斤，人民的支持是辽沈战役胜利的根本。

辽沈战役是对解放战争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在这次战役中，东北野战军经过52天的艰苦作战，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取得了歼灭敌军1个“剿匪”总司令部、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3个整师，连同其他敌军共47.2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的重大胜利。辽沈战役的胜利，使整个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总数量上超过了国民党军队，敌军下降到290万人，我军上升为300余万，从而改变了敌军长期居于优势的局面。

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同志在11月14日发表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乐观地指出：“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

缩短。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第三章 铁马秋风战淮海——淮海大战

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
小淮海发展成了大淮海
我为什么那么傻
黄维哪里知道，廖运周是中共秘密党员
蒋介石一气之下，摔坏了电话机

一、中原惊涛

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平原，位于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交界区，地形开阔，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纵横贯穿，公路四通八达，有利于大兵团机动作战，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十分重视在徐州的防务。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国民党为了防备人民解放军进攻南京，在以徐州为中心的黄淮地区部署重兵防守。国民党统帅部让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率4个兵团和4个绥靖区近60万人，防守在津浦路徐州至蚌埠段、陇海路连云港至郑州段的两侧地区，形成十字架形的防御态势，以拱卫南京、上海地区。

9月24日，济南战役即将胜利结束时，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向中央军委建议：“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迫使敌人退守江边及津浦沿线，并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援，我军于攻克济南后主力即行南下，进行淮海战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这一方案，9月25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指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

济南解放后，华东地区的敌我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解放了山东大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华东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济南战役胜利后，华东野战军大部集结在徐州、济南间和津浦路两侧休整，准备更大规模的作战；中原野战军主力集结在河南禹城、湖北襄城、叶县等地。人民解放军的两大野战军约60余万人背靠着广大解放区，随时可以直下淮海，夺取徐州，对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南京形成了强大的威慑。

对于此，国民党统帅部十分害怕。国民党统帅部判断，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下一步将向陇海以南的徐州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因此决定令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率第3、12兵团向豫西解放区发动进攻，以牵制中原野战军；华东“剿总”总司令刘峙指挥徐州附近的第16、2、13、7兵团以及第1、3、4、9绥靖区的部队，在徐州地区加强防务，随时阻止华东野战军由鲁西南或鲁南南下。

就在国民党统帅部调动白崇禧集团和刘峙集团，加强华中和华东地区防务的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敌军的态势，指挥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在中原地区积极行动，以打破国民党的防御态势，为发动淮海战役做准备。首先，令中原野战军抽调出陈再道指挥的第2纵队和王近山指挥的第6纵队活动于豫南和鄂北地区，以牵制白崇禧集团，为中野（即中原野战军）主力机动作战创造条件；接着命令中野准备向东进击，以配合华野南下徐州作战；最后，10月11日，发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对华东野战军即将进行的南下淮海作战作出了具体的指示。中央军委指出：华东野战军发动的“战役的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的第7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占领新安镇、运河车站、曹八集”等地，第二阶段“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之敌，并占领各城”，第三阶段准备在淮阴、淮安方向作战。

为了阻止我军的行动，10月中旬，国民党统帅部一面令白崇禧部的2个兵团和4个绥靖区共23万人，在防御平汉路南段和长江中游地区的同时，加紧向豫西解放区进攻，以钳制中原野战军主力，阻止中野东进配合华东野战军进击徐州；一面收缩陇海线东段的兵力，在将防守郑州的孙元良第16兵团东调至徐州附近同时，令徐州附近的几个兵团向徐州收缩，加强徐州地区的防务，并防止这些兵团被我军各个击破。国民党统帅部经过这样的调动，企图使几个主力兵团猬集在徐州地区，形成重兵团，让我军啃不动，打不散。

针对国民党的这一防守策略，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在战役发起前，一举攻克郑州、开封，肃清侧背的敌军，为下一步中野主力能全力投入淮海战役奠定基础。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原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发动之前，发动了夺取郑州、开封的战斗。

郑州和开封是陇海线和平汉线上的交通枢纽，也是国民党军队在中原战场上的战略要地。在发动内战之始，国民党就派孙元良的第16兵团和刘汝明第4绥靖区的部队防守这两座重镇。后因徐州方面军情紧急，蒋介石将防守郑州的第16兵团东调，郑州的防务则由国民党第12绥靖区的第40军接替。

国民党军占据郑州和开封既阻隔了中原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也从侧背威胁着中原野战军。所以，夺取郑州和开封，不仅可以使中原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联成一体，而且可以为中原野战军消除后顾之忧，为下一步配合华东野战军发动淮海战役，进行机动作战创造有利条件。

10月21日，解放郑州的战役打响了，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指挥下，中野第1、3、4、9纵队和豫西、豫皖苏地方部队及华北14纵队近10多万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扫清了郑州外围的所有敌军据点，兵临郑州城下。郑州守敌第40军，本来在孙元良兵团东移时就已成惊弓之鸟，当得知中原野战军10万大军向郑州压过来时，更吓得惊慌失措。22日拂晓，便弃城北逃。然而，中原野战军的主力已经从三面向郑州包围过来。敌第40军刚逃至郑州城北老鸦陈地区，就被我军包围。经过一场激战，敌第40军全部被歼。随着守敌的被歼，郑州也获得解放。此役，中原野战军与华北部队密切配合，共歼敌1.1万余人，而我军仅伤亡345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当毛泽东主席获悉郑州解放的消息时，十分欣慰，他高兴地说：“郑州解放，陇海、平汉两大铁路的枢纽为我掌握，对整个战局的发展极为有利。”

我军夺取郑州后，开封敌第4绥区的部队闻风丧胆，不战而逃，中原野战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开封。

中原野战军在中原地区的行动和华东野战军全军南下的行动，使国民党政府感到了紧迫的危机。10月30日，坐镇北平指挥东北守军与我东北野战军决战的蒋介石，见中原战场形势急转直下，慌忙飞回南京，召集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为避免徐州刘峙集团被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围歼，国民党统帅部制订了“徐蚌会战计划”，决定加强对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防御。为加强徐州地区的防务，阻止我两大野战军夹击徐州，国民党统帅部决定继续收缩防线；令孙元良的第16兵团（下辖第41、47、99军）再由河南商丘地区移至安徽蒙城一带，卫护津浦路徐蚌线以西地区的安全；邱清泉的第2兵团（下辖第5、12、70、74军）仍驻扎在安徽汤山、河南永城一带，在徐蚌线西侧陇海线上驻守；刘汝明的第4绥靖区（下辖第55、68军）由商丘移至宿县以西的淮关驻守，以阻止中原野战军从西北面进击徐蚌地区；李弥的第13兵团（下辖第8、9军）由徐州以东的碾庄圩移至安徽灵璧、泗县一带，担任机动任务；在苏北的黄百韬第7兵团（下辖第25、63、64、100军，后又将海州的第44军归其指挥）由新安镇移至运河以西地区，向徐州靠拢，以加强徐州东部地区的防御力量（因等待海州的第44军，归建后一起西移，黄百韬兵团一时没有移动）；为了掩护李、黄两兵团西移，第3绥靖区冯治安部（下辖第59、77军）放弃山东临城、枣庄，退至台儿庄以南，收缩战线，在徐州东北面、陇海线北面进行防御；徐州“剿总”直接指挥第72、107、66、96军驻守在徐州、睢宁、蚌埠等地；国民党统帅部对徐东各部的

调防，其目的是为了阻止徐东各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各个击破，同时在徐东地区猬成一团以阻止华东野战军南下。为了增强徐州地区的作战力量，国民党统帅部还督令：原属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的黄维第12兵团（下辖第10、14、18、85军），速由华中向安徽阜阳、太和地区进发，参加徐蚌地区的作战。

此外，为了支持徐蚌地区的作战，国民党统帅部还将空军第1、3、5、8、10、20等大队共158架飞机用于徐蚌战区。

蒋介石做出这样的部署之后，对徐州守将刘峙又很不放心。刘峙是国民党军队中最无能的将军之一，大多数将领都瞧不起他，人称他为“福将”，这主要是指他作战不行，却连连高升。抗战初期，作为第1战区第2集团军总司令的刘峙，率部一溃千里，丧城失地，因此，又获得“长腿将军”的称号。因其“忠实可靠”，所以，他一直是蒋介石的心腹将领。1948年5月，蒋介石任命他为徐州“剿总”司令，引起国民党许多将领的不满，他们私下议论道：“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时至淮海大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对刘峙能否统帅徐州各军同共产党军队进行决战也表示怀疑，为防万一，蒋介石决定将他换掉。

在国民党军队中，桂系的白崇禧在华中地区握有重兵，蒋介石为了能调动白崇禧的桂系军队出动驰援徐州，以保南京、上海，决定让白崇禧兼任徐州“剿总”总司令。然而，在美国的支持下，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巴不得蒋介石早日垮台，由他们取而代之。所以，当蒋介石请白崇禧兼任徐州“剿总”总司令时，白崇禧一口拒绝，并且拒绝将华中的第3军和15军划归宋希濂的第14兵团节制。对于白崇禧的这一拆台行为，蒋介石十分恼火，但又无能为力。直至11月10日，东北战场大势已去，他又委任刚刚从东北战败回来的杜幸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全权指挥徐州地区各兵团同人民解放军决战。这时淮海大战已经爆发了。

针对国民党统帅部的“徐蚌会战计划”，中央军委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令中原野战军抽出第2、6纵队在江汉、桐柏军区部队的配合下，通过尾击和侧击，迟缓黄维兵团的东援；令华东野战军全军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向徐州地区进击，争取一举歼灭黄百韬第7兵团。

二、拖住黄百韬

11月初，国民党徐州附近的守敌开始收缩战线，敌第44军从海州向西撤退。敌军的这一行动，很快被华东野战军察觉。为了粉碎敌军收缩至徐州，猬集成重兵集团的阴谋，华东野战军立即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这一情况，请示提前发动战役，并得到了中央军委的同意。为配合华东野战军的行动，中央军委指示中原野战军直出津浦线的徐州、蚌埠段，钳制徐东的孙元良第16兵团、邱清泉的第2兵团和刘汝明的第4绥靖区部队，以配合华东野战军在徐东地区消灭黄百韬的第7兵团。

11月4日，华东野战军40万大军分成几十路，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山东的临沂、滕县、单县出发，向徐州附近南进。装满弹药的汽车、驮着重武器的马车和无数炮队的车轮以及无数向南急驶的双脚，扬起满天尘土，无数路纵队跨过铁路，越过河流，穿过村庄，向南飞奔。

6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迁至离敌黄百韬第7兵团驻扎的新安镇不远的郟城西北马头镇。

7日，在运河以东新安镇的国民党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闻听华东野战军全军南下，出击徐州与新安镇之间的台儿庄和邳县，惊恐万分，生怕自己的退路被断，连忙下令部队火速向徐州收缩。

本来，蒋介石命令黄百韬兵团在新安镇等待三天，接应海州李延年的第9绥靖区撤至徐州并等候第44军的归建。新安镇与徐州间有一道运河阻隔着，运河上有一座铁桥，可以通过部队。黄百韬在等待第44军时，根本没有想到要在运河上再架设一座桥，以渡过大军。当黄百韬命令大军西撤时，10多万人、成百上千辆的汽车、装甲车聚集在一座桥边，一时难以通过。而此时，防守在贾汪、台儿庄地区的敌第3绥靖区副司令、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洋、张克侠率第59军两个师和第77军1个半师起义，洞开了敌第7兵团北部的防线。

8日，在徐州的刘峙得悉华东野战军全力南下，第3绥靖区的张克侠、何基洋起义后，惊恐失色，生怕徐州不保，连忙命令在徐州东面邳县的李弥第13兵团和在徐州西面砀山的邱清泉第2兵团立即放弃曹八集和砀山，向徐州收缩，分别担任徐州东郊和西郊的防御，保卫徐州；同时，又命令黄百韬的第7兵团加速向徐州城撤退；令在蒙城的孙元良第16兵团撤至宿县，加强津浦路徐蚌线的守备，防止津浦线被人民解放军切断。然而，敌李弥第13兵团迅速撤至徐州，空出了曹八集这一战略要地，使华东野战军顺利地插入这一地区，阻隔黄百韬兵团逃回徐州。

正在竭力西逃的黄百韬听说，不等他的兵团到达，刘峙就令李弥兵团西撤，大吃一惊。为了拖住李弥，与他一起逃跑，他立即驱车赶到八义集第13兵团司令部，求见李弥。

来到八义集，看到李弥正在指挥13兵团向西开进，黄百韬心都凉了。李弥看黄百韬来了，赶忙迎了上去，两人相对了好长时间谁也没有说话。最终还是黄百韬打破沉默。黄百韬慨叹道：“唉！真没想到他们（指张克侠、何基洋）会叛变。这给我来个措手不及，事先没有在运河上架几座便桥，总等着李延年的部队通过，耽搁了两天。想不到情况变化这么快，现在部队拥在运河桥上，真糟糕！”

李弥深知黄百韬的意图所在，然而，他又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实力，在几

个兵团中，他的兵团最小，实力最弱，稍不注意就会被吃掉，这次难得有机会逃回徐州，怎能轻易放弃呢，对黄百韬的处境，他又无能为力，只好说道：“老兄，我是两个军的小兵团，人家邱疯子（指邱清泉）可是大兵团，老总（指刘峙）总是不听我的，真叫人呕气！我走后，还望老兄多注意贾汪方向，我们的侦察员从那边侦察到共军有几千人在宿羊山搭桥，准备渡河。如果明天老总还不让邱兵团前去堵截，共军就要窜到铁路线上了，那时可就麻烦了。”

在这种情况下，黄百韬已预感到了等待他的是什么结局。他横了横心说：“打就打吧，过去找共军的主力找不到，这回送上门来，总得干他一下。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大部分还没有渡过运河，看情况，还得两天才能过完。希望我们两个兵团要好好合作，靠邱清泉是靠不住的。”

李弥苦笑了一下，说：“老兄，邱清泉者说我怕死，这回该让他显显本事了，他在老总那里说话也是很吃香的。”

黄百韬原希望在他的兵团全部渡过运河站稳脚跟后，李弥再撤回徐州，但未等黄百韬讲开，李弥便一再把“刘老总”搬出来，似乎撤回徐州也是刻不容缓的。黄百韬感到无法再说下去了。所谓“两个兵团合作”也只不过是敷衍而已。黄百韬唯能进行的就是加紧驱赶他的部队渡过运河，向西逃窜。

就在黄百韬拼命向西逃窜之时，为了牢牢地抓住黄百韬的第7兵团，华东野战军除了命令山东兵团迅速插至徐东外，还命令华野第1、4、6、8、9纵队排除一切困难，从后面追击，紧紧拖住敌第7兵团；同时，又命韦国清率领苏北兵团主力（下辖第2、12纵队）越过陇海线，经宿迁、大王集向徐州东南进逼，阻止敌第7兵团向西南方向逃窜。

8日，黄百韬第7兵团的大部通过了运河，到达离徐州尚有130公里的碾庄圩。就在这时，王建安指挥的山东兵团（下辖第7、9、13、渤海、鲁中南纵队）利用张克侠、何基沣起义带来的极好形势，以及敌李弥兵团撤走后形成的空间，迅速直插陇海线，与从南面宿迁北上的华东第11纵队（属华东野战军的苏北兵团）和江淮军区的两个独立旅一道，一举占领了徐州与碾庄圩之间的大许家、大庙、曹八集，歼灭了逃至这一地区的敌第7兵团先头部队，阻断了敌军西逃的路线。

10日，我尾追敌第7兵团的各纵队，在运河以东地区消灭了黄百韬留下的掩护主力逃跑的第100军第44师，渡过运河，从北、东、南三面逼近敌军。11日，华野各纵终于将黄百韬的第7兵团第25、64、44、100军共7个师的部队团团围在碾庄圩一带。与此同时，在南线，韦国清率领的苏北兵团主力也在大王集歼灭了西逃的敌第107军，从东南面威逼徐州。

在华野向徐东之敌发动进攻的同时，中央军委也指示中原野战军主力“直出宿县，斩断宿蚌路”，以牵制徐西敌军，配合华东野战军的作战。11月10日，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从豫西赶到永城，同陈毅、邓小平会合，他们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迅速制订了攻取宿县、斩断徐蚌线的作战方案：中野4纵司令员陈赓指挥第4纵队和商丘附近的华野3纵、两广纵队，直插徐州和宿县之间，力求歼灭由此向徐州收缩的敌孙元良第16兵团，从南面逼近徐州；陈锡联指挥的中野3纵和秦基伟指挥的中野9纵直接奔袭宿县，攻取徐蚌线上的重镇——宿县；杨勇指挥的中野1纵进入宿县西部地区，作为战略总预备队。为了加强对徐州之敌的威胁，中央军委命冀鲁豫军区的两个独立旅从北面进逼徐州。

12日，徐蚌线战斗打响了，中野4纵赶至宿县以北，歼灭了孙元良后卫第41军军部和第122师3400余人，进至徐州以南的曹村。刘峙慌忙命邱清泉第2兵团出动2个师，向中野4纵的阵地发动进攻，但都被4纵击退。

陈锡联指挥的3纵和秦基伟指挥的9纵12日逼近宿县，13日包围了宿县县城，宿县只有敌148师一个师和一些杂牌武装在防守。刘峙闻听宿县被围，十分着急，连忙要求正在向蚌埠撤退的第4绥靖区司令刘汝明无论如何也要留下一个师，加强宿县的城防。刘汝明虽满口答应，但仍率领他的所有部队马不停蹄地向蚌埠逃窜。宿县已经陷入了重围，他刘汝明干吗要往火坑里跳呢？

黄百韬的第7兵团被围、宿县被困和徐州通向南面的唯一通道徐蚌线受到威胁，可急坏了蒋介石，他连忙命令黄百韬在碾庄圩利用原来第13兵团构筑的工事进行抵抗，固守待援；同时又令邱清泉的第2兵团由徐州西部转至徐州东部，会合李弥的第13兵团，一道向东增援，解救黄百韬逃出重围。为了加强对徐蚌段的防守，阻止中原野战军切断徐蚌线，蒋介石将原李延年的第9绥靖区（在大战爆发前撤销，所部已撤至蚌埠一带）改为第6兵团，指挥第99军和刚从东北战场上撤出的第39、54军；将第4绥靖区的刘汝明部改为第8兵团，指挥第55、68和原在蚌埠的98军；命这两个兵团沿津浦路东、西两侧齐头并进，向宿县推进，解除宿县的危情，保护徐蚌线。同时，蒋介石又催调华中黄维的第12兵团火速东进，增援徐州。为解除徐州危机，蒋介石先后将国民党第39、54、98军以及华中的黄维兵团加入徐蚌线作战，致使在淮海的国民党军队达80余万人，战争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至此，小淮海发展成了大淮海。

本来在淮海战役发动之前，华东野战军领导乃至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意图是，在淮海地区打一个较大的歼灭战。10月11日，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计划》中指出，我们“对淮海战役确定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的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这时，无论是华东野战军领导，还是中央领导，都只是准备进行一场规模并不是很大的战役，直至战役爆发前，中央军委对于淮海战役的指示，所提到的仍只是要歼灭徐州之敌。

战役发动后，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联合行动，很快将敌黄百韬的第7兵团团团围住，并且隔断了徐蚌线，完全孤立了徐州之敌，对于这一令人鼓舞的形势，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十分满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

当蒋介石将华中的黄维第12兵团和江淮之间的部队都投入到淮海决战时，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立即敏锐地感觉到，一场决定国共两党前途命运的大决战已经开始了。

于是，11月7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华野和中野两大野战军，在力争消灭敌第7兵团后，争取紧接着发动第二阶段的作战，一举歼灭由华中前来的黄维兵团，甚至中央军委还计划要歼灭在江淮地区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彻底孤立徐州，最后全歼徐州之敌。这时，我军的胃口已经张得非常大了，作战行动已经完全突破了战前制定的作战目标。

时至此时，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发动的淮海战役，已经由原来计划在徐州附近地区，歼灭刘峙集团一

部的小规模作战行动，发展到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至淮河的一个大规模的决战行动。

三、激战碾庄圩

黄百韬兵团被包围，不仅急坏了蒋介石，也使徐州之敌坐立不安。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刘峙出动了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向东增援，解救黄百韬。对于徐州之敌的这一行动，毛泽东主席立即指示华东野战军要按照济南战役“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注意打击由徐州方面派出的援军。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决定以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的山东兵团第4、6、8、9、13纵队及主力特纵共6个纵队的兵力攻击碾庄的黄百韬兵团，以10纵司令员宋时轮指挥的7、10、11纵队在大许家、大庙、曹八集正面阻击徐州东援之敌，以韦国清指挥的苏北兵团的2、12、鲁中南纵队和中原第11纵队从徐州东南威逼徐州援敌的后路，并以华野1纵在单集待命，作为预备队。

徐东是一片开阔的平原地带，没有险要的地势可守。碾庄与徐州相隔仅100公里，前来增援的第2、13兵团，都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第2兵团司令邱清泉和第13兵团司令李弥都是行伍出身，作战十分悍勇。面对这样的强敌，我军的阻击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为了完成阻击任务，配合围攻碾庄圩的部队消灭黄百韬兵团，11日，在黄百韬兵团被围的第二天，宋时轮召集了担任阻击任务的各纵队领导参加的战前动员会。会上，宋时轮说道：“我们和国民党打了二十多年的仗，现在是进行最后的决战了。蒋介石眼看黄百韬兵团被围，着令徐州‘剿总’派邱（清泉）、李（弥）兵团死命东援，以挽救他统治人民的看家本钱。根据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华野前委决定除了以6个纵队投入围歼战之外，以8个纵队在徐州东面、东南面打援……我们有莱芜战役、鲁南战役、开封战役、睢杞战役历次打阻击的经验，我们一定能完成阻援任务。”

也就在这一天，在徐东阻击线上，我方的阵势刚刚布开，由徐州出发东援的邱清泉兵团第5军、第70军和李弥兵团第8军、第9军，在数十架轰炸机的掩护下，沿着陇海路两侧开了过来，向徐东40余里宽我军的防御阵地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在徐州东北面约25里的铜山和邳县之间有一条公路，是徐州通往碾庄的必经之路。敌军要增援黄百韬必须从此经过，我军要阻敌援军也必须控制这一通道。在这条通道上有一座高150公尺叫寺山的小山，铜邳公路正好从寺山的凹部即寺山口穿过，因此，寺山口成了控制铜邳公路的咽喉。

李弥兵团的第8军动用了两个团的兵力，在6辆坦克的掩护下，向寺山口发动了凶狠的冲锋。寺山是一个光秃秃的石头山，无法构筑工事。华野10纵第28师第84团1营的指战员就在这样一个光秃秃的山梁上，在岩石缝中阻击敌人，他们放过敌军坦克，专门射击随坦克跟进的步兵，一连打退敌军4次冲锋。

被打退的敌人，不甘罢休，很快又发起了新的进攻。敌军在发动进攻之前，先用排炮轰击山头，用飞机低空轰炸、扫射，整个寺山口阵地被炸烂，山头被削平。虽然我军伤亡很大，但是，战士们并没有后退一步，仍然在顽强地抗击着敌军的进攻。激战了两天，在寺山的山坡上，敌军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李弥兵团没能前进一步。

不但寺山口的阻击战打得十分顽强，我其他部队在各阻击阵地也打得十分英勇。在徐东陇海线北面的团山、马山，国民党军先是用数十架轰炸机、一百余门重炮和一百余辆坦克的火力，向这两个阵地进行了长达半个多小时

的狂轰滥炸。阵地上的房屋被摧毁，树林被掀翻，大地在抖动，硝烟遮天蔽日。半个小时后，敌军的步兵开始向我军阵地发起了集团冲锋。敌军满以为，经过大炮和飞机的轰炸之后，我军已无多大抵抗力量了。因此，敌军的步兵拥挤成一团，狂呼吼叫着冲了上来，犹如一排排被恶风卷着的黑浪。

然而，就在敌军进入到 50 米以内时，我军阵地上的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和手榴弹一阵急雨般地向稠密的敌群劈头盖脑地压了过去，前面的敌军倒下了一片，冲上来的敌军伤亡过半，活着的连滚带爬地跑了回去。正站在一个山坡上督战的邱清泉看此情形，气得七窍冒烟，当即就亲手枪毙了几个后退的国民党军官，又挥舞着手枪，驱赶着士兵发动第二次冲锋，这一次敌军出动了更多的兵力。在军官的督战下，国民党军以团、营为单位进行了密集的集团式冲锋，但都被我军指战员打退了。

在第一天的阻击战中，虽然国民党有飞机、大炮、坦克等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但我军指战员凭着一股坚不可摧的锐气，硬是打退了邱清泉、李弥发动的数十次进攻，在徐东阵地前，邱清泉、李弥丢下了数千具的尸体。

虽然损失惨重，但在蒋介石的催逼下，邱、李两兵团还是拼着血本，使劲地向前拱进，从 11 日至 14 日，敌军先后发动了几百次冲锋，付出了重大伤亡，每天也只能向前推进三四公里。到了 14 日，邱、李兵团终于攻至离碾庄圩不到 40 公里的地方了。在徐州的杜聿明认为，增援黄百韬大功在望了，于是他一面向蒋介石报喜，一面督促邱、李再拼上几天以解黄百韬之围。

为了打通最后一道防线，邱清泉又将总预备队第 74 军用了上来。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15 日夜，敌军一反过去只在白天进攻，夜间休息的常规，在夜间对我军阵地发动了突袭。在数十辆坦克的引导下，邱清泉指挥着第 2 兵团的步兵突然袭击了在正面阻击的大庙阵地。敌人坦克掩护着士兵冲上了我军的阵地。守卫在阵地上的我军战士，不顾敌军猛烈的炮火，同冲上来的敌军进行了拼死的肉搏战。战士们同敌人抱在一起，你撕我咬；许多战士爬上敌坦克，掀开坦克的顶盖，将手榴弹扔进坦克的驾驶舱内；在我军战士英勇顽强的阻击下，敌军的进攻再次被打退。徐东——我军的阻击阵地仍然牢牢地钉在邱清泉、李弥兵团前。

16 日，东援之敌连遭惨败，仍然不死心，他们凭借着还有飞机、坦克这点本钱，又组织了大规模的进攻。为了减少伤亡，同时，也为了吸引邱、李兵团东进，便于我苏北兵团插进徐州和东援之敌之间，切断东援之敌的后路，同时也为下一阶段消灭东援的邱、李兵团奠定基础，在徐东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在基本上完成了阻击邱、李兵团东援，保证我包围碾庄圩部队有充足的时间消灭黄百韬兵团任务的前提下，主动地撤出大庙阵地，退至大许家一线，放东援之敌前进一步，使其远离老巢，以便我苏北兵团的穿插，形成新的包围。

17 日午后，邱、李兵团进占了我军放弃的阵地，进至大许家我军阵地前沿，这时，敌军离碾庄圩只有 10 多公里了。这一消息传至徐州，杜聿明大喜过望，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信以为真，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宣传，同时，还派出慰问团，携带大批勋章、奖章和白银，前来徐州犒劳三军。然而，就在徐州之敌庆祝徐东大捷之时，在碾庄圩的黄百韬兵团的末日已经来临，经过 10 天艰苦的外围作战，我军肃清了碾庄圩外围的敌据点，并在 19 日对固守在碾庄圩的黄百韬兵团发动了总攻。

黄百韬的第 7 兵团自 11 日被围于碾庄圩后，在蒋介石的指示下，立即转

入就地防御，以待援军到来。黄百韬兵团坚守的以碾庄圩为中心的地区，位于运河以西，陇海路两侧，共有十多个村庄。这块地带在战役发动前是李弥第13兵团的防区，李弥为了防备我军的进攻，在这一带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在每一个村落周围都筑有高出地面二三公尺的土围子，土围子外面又挖有十多公尺深、三至五丈宽的水壕，土围子上又修筑了许多暗堡和地堡，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防御阵地。敌第7兵团被围于该地后，在原有工事的基础上，又在每个村庄之间挖掘了一些堑壕、交通壕，使整个碾庄圩地区形成了以交通壕、堑壕相通，以土围子、地堡为依托，以水壕为障碍的环形防御阵地。这个环形防御阵地中的各村庄既可以成为独立防守的支撑点，又可以通过交通壕、堑壕相通，村与村之间，可以在兵力、火力上相互支援。黄百韬第64、44、100、25军分别置于以碾庄圩为中心的东、西、南、北四周村落进行防御。再加上碾庄圩附近的每个村庄外围都是些开阔的田地，在敌军密集火力封锁下，我军很难通过这一开阔地带。可以说碾庄圩的这些村庄都易守难攻。

华东野战军担任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各纵队，自11日将黄百韬兵团困在碾庄后，即对敌展开了猛攻。守敌在空军炮火的掩护下，逐村进行顽抗。我军各部由于刚从运动中仓促转入攻坚，许多攻坚器准备不足，炮火也未能及时跟上，因此，在头三天里，攻击进展十分缓慢，伤亡也很大。

14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召集了由各攻坚部队首长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总结了几天来作战的经验教训，调整了部署，决定由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和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各攻坚部队，以9纵在南、6纵在西南、13纵在西北、4纵在北、8纵在东、特纵配合各攻坚部队的部署，重新对碾庄圩发动攻势。在进攻时，我各攻坚部队也改变了进攻战法，采用先夜间近迫作业，隐蔽推进式地接近敌据点，然后集中兵力、火力逐点争夺的战法，逐个攻取了碾庄圩周围的敌军各据点。

16日晚，我军占领了碾庄外围的前板桥、老祁庄、王家集、火烧房子等村庄；17日晚，夺取了碾庄西面约6公里的彭庄；18日清晨占领了碾庄圩外围的黄滩。经过几天的激战，我攻坚部队基本上肃清了碾庄圩外围的阵地，将黄百韬第7兵团数10万人压缩在以碾庄为中心，东西不过10里、南北不及6里地的狭长地带。

{ewc MVIMAGE, MVIMAGE, !12300140_0071_1.bmp}

为了尽早攻下碾庄，并能包围徐州之敌，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5人组成的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使两军能一致行动。

在我军对碾庄圩发动凌厉攻势之时，在南京的蒋介石如坐针毡，他连忙出动多架飞机，飞临碾庄圩上空，向黄百韬兵团空投弹药、粮食，并散发传单、慰问信和各种勋章，为黄百韬兵团能坚守下去输血打气，甚至还对我军阵地施放毒气。蒋介石的所有挽救措施都无法将黄百韬兵团救出碾庄圩。

19日傍晚，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的山东兵团对碾庄圩之敌发起了总攻。在长达40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在华野特纵坦克部队的引导下，4纵在北面、6纵在西面、8纵在东南面、9纵在正南面对碾庄圩之敌发动了全面的攻击。担任正面突击任务的9纵第25师的勇士，一马当先，首先跃出工事，不顾天寒地冻跳进齐胸深的水壕，蹚到对面，扑向敌军一个又一个的火力点，和反扑上来的敌人扭打在一起。在敌军阵地上撕开了一个突破口。后续部队就像潮水一般，从突破口涌进了敌军阵地，向敌军的纵深发动了攻击；到了夜里

10点多钟，9纵的其他部队和8纵分别也从南面和东面突破了敌军的第一道防线。

突破第一道防线后，我军战士又向敌纵深的第二道防线发起冲击。敌军的第二道防线，是一道钢铁防线，由一排汽车构成，在汽车之后，是一道土墙，敌军依托着这一特殊的工事负隅顽抗。我军战士乘着冲破第一道防线的一股锐气，冒着敌军密集的火力，一举冲到敌军的第二道防线上，越过汽车防线，翻过土墙，冲入敌军阵地，与守敌展开了白刃战。

为了顶住我军的进攻势头，黄百韬打出了他最后的一张“王牌”，让国民党军队中最凶狠的特务武装——“青年突击队”组成敢死队向我军反扑过来。敌军敢死队不怕死，而我军战士更是英勇顽强。一阵激烈的白刃战，黄百韬的“青年突击队”全部报销。我军又向敌军阵地深处穿插，将守敌完全分割。

20日拂晓，我军歼灭了敌军第44、100军的全部和第64、25军的大部，攻占了敌军兵团部所在地碾庄圩，黄百韬率残部第64、25军各一个师，逃至大小院上、三里庄、沙墩等几个小村庄继续进行垂死的挣扎。

在我军强大火力的攻击下，碾庄圩地区到处都是断垣残壁，草棚着火，汽车破碎，人尸马骸，累累皆是。残存的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在这种形势下，黄百韬对前来增援的敌军仍然抱有幻想，他一面对自己的残兵败将打气说：“不要紧的，邱清泉不来救我们，杜聿明是支持我们的，还有孙元良、李弥两个兵团，都和我们互相支援过。只要我们守得住。”一面急电蒋介石、杜聿明，请求支援。

蒋介石得知黄百韬兵团的危情后，严厉督促杜聿明指挥援军不顾一切也要攻到碾庄圩，将黄百韬兵团救出。为了挽救黄百韬，杜聿明连忙将余锦源指挥的72军和赵志华指挥的战车团调至大许家，企图通过最后一搏，打通前往碾庄圩的通道，解救黄百韬兵团。

20日，邱清泉、李弥兵团在余锦源指挥的72军和赵志华指挥的战车团的增援下，向我大许家阵地进行了数十次攻击。然而，每次攻击都被我英勇的战士用手榴弹、炸药包击退。激战了一整天，邱、李还是无法突破我军阵地。困守在碾庄圩的黄百韬闻听大许家方向的炮声逐渐稀落，不禁叹了口气说道：“如果李弥有邱清泉的力量，解围还是有点希望，现在是无望了！”然而，黄百韬殊不知无论是邱清泉，还是李弥，在人民解放军的铜墙铁壁面前都会被碰得头破血流。

21日，黄百韬兵团已处在最后关头，杜聿明对所有的增援部队下了一道死命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全线出击，占领大许家，救出黄百韬。然而，经过一个星期的恶战，遭到沉重打击的邱、李两兵团已经锐气全失。邱、李这两个行伍出身的将领，凭着多次与我军作战的教训，知道突破人民解放军阻击阵地是不可能的了，东援已经无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亡命东进，很有可能像黄百韬一样落进人民解放军的口袋，遭到覆灭的命运。因此，邱、李虽然也指挥部队向前乱拱乱咬，但是，他们的后腿和尾巴始终不离徐州，主力也不敢离徐州太远，以防后路被断，陷入重围。因此，他们的进攻也只能是有限的，决不敢像杜聿明所要求的那样，全力以赴了。黄百韬等待援军的希望只能是空想，等待他的只有灭亡的一条道路了。

是日，我军围歼部队，对黄百韬防守的大院上、小院上等村庄，发起了最后的攻击。敌人的这几个据点很快被攻克，黄百韬的近卫部队被全歼，敌

第 64 军军长刘镇湘被俘，黄百韬率第 25 军副军长杨廷宴逃至一个茅棚里躲了起来。黄百韬看到他 10 多万大军就这样被消灭，十分绝望。在绝望之中，黄百韬举枪自戕。

黄百韬死前，怀着十分悲伤的心情对杨廷宴说道：“我有三不解：（一）我为什么那么傻，要在新安镇等待第 44 军两天；（二）我在新安镇等两天之久，为什么不知道在运河上架设便桥；（三）李弥兵团既然以后要向东进攻来援救我，为什么当初不在曹八集附近掩护我西撤。”

这“三不解”既是黄百韬本人对自己作战指挥失误的检讨，也是对国民党蒋介石、刘峙作战错误指挥的谴责，更是国民党军队内部尔虞我诈、互不配合的供状。

歼灭了黄百韬兵团后，我在徐东担任阻击的部队立即成为包围邱、李兵团的主力，向邱、李两兵团包抄过来。邱、李兵团一看势头不对，哪敢在大许家阵地久留，吓得拚命往徐州回窜，逃进城内龟缩起来。

至此，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人民解放军全歼了黄百韬兵团，砍断了刘峙集团的一条右臂，在淮海战场上，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由劣势转变为优势，掌握了战役的主动权。刘峙也承认：“黄（百韬）兵团覆没，所谓徐蚌会战的命运已经决定了。”碾庄圩被攻克，黄百韬兵团的覆灭，敲响了徐州之敌灭亡的丧钟。

四、徐蚌线上的战斗

11月15日，中原野战军利用杜聿明全力东援黄百韬、无暇顾及宿县地区防务之机，发动了攻取宿县、斩断徐蚌线的战斗。

徐蚌线是指津浦线徐州至蚌埠段，也是南北纵贯黄淮平原的交通动脉，徐州国民党几个兵团的补给完全依靠徐蚌铁路。因此徐蚌线成为徐州刘峙集团与南京联系和逃向长江以南的要道。国民党统帅部一直把徐蚌线作为防守的重点，因为守住了徐蚌线，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在徐蚌线上，有几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要点，而离徐州不远的宿县，则是重中之重，它是徐州通向蚌埠的第一个重镇。淮海战役一开始，中原野战军就把作战的目标指向了宿县，力图一举夺取这一重镇，切断徐州之敌与南面的联系，同时，也斩断徐州之敌南逃的路线。

国民党统帅部一开始也非常重视宿县的防御，蒋介石曾将徐西的孙元良第16兵团、刘汝明的第4绥靖区部队撤至徐蚌线上，加强徐蚌线的防御。然而，战役发起后，华东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逼近徐州，刘峙生怕徐州有失，连忙将孙元良兵团收缩至徐州，以加强徐州的守卫。这样，国民党军队在徐蚌线上的防御相对地减弱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原野战军果断地下达了夺取宿县的战斗任务。

孙元良兵团龟缩至徐州以后，守卫在宿县的主要是敌第25军第148师，外加两个交警总队、一个装甲营和一个军官补训队。这些守敌虽然看上去很杂，但战斗力还是很强的。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比较好，基本上每个士兵都配有美式卡宾枪和一支加拿大式手枪，而且还有重武器装甲列车和装甲车。因此，夺取宿县的战斗任务是很艰巨的。

15日下午5时30分，陈锡联指挥的中野3纵对宿县发动了总攻，我军30门重炮一齐向宿县城关开火，猛烈的炮火打得城关上砖石横飞，地动城摇。炮火准备之后，就是突击队进行爆破。经过连续爆破，分别在东、西两面打开了缺口，随即大军从东西两面突入城内，与守敌展开了逐街争夺战，激战到当日24时，全歼守敌1.2万余人，俘获敌津浦路护路司令部副司令兼宿县城防司令中将张绩武。

在中野3纵攻下宿县的同时，中野9纵和豫皖苏军区的独立旅也占领了蚌埠以北的固镇，控制了徐州以南的曹村至固镇之间的300里铁路线。至此，中原野战军成功地切断了徐蚌线，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

中原野战军徐蚌线上作战的胜利，切断了徐州之敌的退路，把徐蚌地区的国民党大军分成了南北两大股，利于我军以后各个歼灭，蒋介石得知宿县丢失，十分恼火，他一面勒令在蚌埠的刘汝明第6兵团和李延年第8兵团火速北进，打通徐蚌线，一面令黄维兵团快速东进，加入徐州会战。

22日，黄百韬兵团在碾庄圩被歼，华东野战军主力腾出了强大的兵力，可以直取徐州，也可以直下江淮地区，包围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为了摆脱徐州守军孤立处境，避免邱、李、孙兵团被歼，23日，蒋介石在南京官邸召开了徐州作战会议，讨论徐蚌地区守军重新部署的计划。

刘峙、杜聿明等应召来到南京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徐州作战会议。国民党统帅部对防守徐州的信心产生了动摇，根据美国军事顾问巴大维的提议，会议做出了将徐州主力撤出、退守宿县以南地区的计划。然而，要将徐州主力撤出来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在徐州附近到处都有人民解放军的重兵

把守，稍有不慎，徐州守军就会像黄百韬一样，陷入人民解放军的重围。为了能将主力从徐州撤出来，蒋介石要求在徐州附近的几个兵团收缩战线，合力南进，打通徐蚌线。

蒋介石还要求在蚌埠的刘汝明第6兵团、李延年第8兵团北上，配合徐州主力南下，实施南北对进。同时，又要求到达宿县西南的黄维兵团，继续向东北攻击。企图通过此举，三路会攻宿县，打通徐蚌线，实现将徐州主力撤出来的作战计划。为了保证此举的成功，蒋介石特命总参谋长顾祝同到蚌埠统一指挥南线两路（黄维兵团一路、刘汝明兵团和李延年兵团一路）的行动。

然而，这时淮海战场上的情形也非蒋介石所能左右得了的，就在蒋介石部署南北对进、三路会攻宿县计划的同时，向徐州推进、企图打通徐蚌线的黄维兵团又陷入中原野战军布置的口袋中。

在歼灭了黄百韬的第7兵团后，对于淮海作战的下一个目标，是歼灭徐州之敌？还是歼灭南进之敌？我方一时还未能确定下来。徐州之敌有邱、李、孙三个兵团，且猬集在一起，不易各个歼灭，更重要的是刚刚歼灭完敌第7兵团的华东野战军已经相当疲劳，“刀锋似已略形钝挫”，如不休整，接着又去攻打邱清泉第2兵团和李弥第13兵团，不仅不能立即取胜，而且又易使我军陷于被动。且如果华野对徐州之敌发动攻击，那么担任配合作战任务的中野就必须承担阻止黄维第12兵团、刘汝明第6兵团、李延年第8兵团北上的任务，任务十分艰巨，鉴于这种状况，中央军委指示中野在牵制黄维兵团的同时，寻找战机；要求华野则暂时处于休整之中，等待战机。

就在我军还没有确定下一个攻击目标之际，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黄维第12兵团突进至宿县南面的南坪集，位置相对突出，没有其他部队配合行动，而与之同进的敌第6、8兵团则因惧怕被我军包围，在蚌埠一带迟迟不敢前进，这样，突进的黄维兵团就显得十分孤立，为我军包围并歼灭它创造了一个极好的机会。

23日，淮海总前委根据新的形势，向中央军委建议，由原来在徐州以南担任阻击任务的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野的一部，立即转入进攻态势，将相对突出的黄维兵团包围。

中央军委根据淮海总前委的报告，仔细分析了敌情，也认为，黄维兵团远直而来，兵疲粮缺，所处的位置又与敌第6、8兵团相距甚远，便于中原野战军围歼。因此中央军委立即复电淮海总前委：“完全同意先打黄维”，并进一步指示说：“情况紧急时，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中央军委将淮海战役的指挥基本上交给了总前委，表明了对淮海总前委的充分信任。

接到中央军委的复电后，总前委立即调整兵力，部署引诱黄维兵团进入口袋的作战计划。即：以陈赓指挥的中野第4、9纵队和豫皖苏独立旅在南坪集正面阻击和迟滞黄维兵团的前进，为中野的其他各部进入指定位置赢得时间。待各部进入指定位置后，担任正面阻击任务的部队，开始逐步放弃阵地，将黄维兵团诱至浍河以北，利用浍河将敌隔断。乘敌半渡浍河时，隐蔽在浍河南北地区的杨勇指挥的1纵、陈再道指挥的2纵、陈锡联指挥的3纵、王近山指挥的6纵以及刚由冀鲁豫军区3个独立旅（11、32、33旅）组建的第11纵（王秉璋为司令员），立即从东西两面夹击过来，将黄维兵团包围。

总前委在做出这样的部署后，考虑到中原野战军恐难对敌形成坚固的包

围圈，于是，又令华野成钧指挥的第7纵队和特纵炮兵火速南下，归中野指挥，加入对黄维兵团的作战。同时，为了配合中野歼灭黄维兵团，总前委又令华野的第2、6、10、11、13纵队进入宿县东南的西寺坡一带，阻击敌第6、8兵团的增援；华野的第1、3、4、8、9、12、鲁中南、两广纵队及冀鲁豫军区的独立第1、3旅进入徐州以南的曹村、夹沟一带，构筑多道工事，阻击徐州之敌南下增援。经过这番部署，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支大军在徐州以南、宿县附近布下了歼灭黄维兵团的天罗地网。

黄维第12兵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共有4个军（第10、14、18、85军，其中第18军是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11个师和1个快速纵队，约12万余人，战斗力很强，是蒋介石调来解救徐州危局的希望。然而，蒋介石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将黄维第12兵团从华中调来，却送进了中原野战军布置好的口袋当中。

23日，在空军和坦克部队的掩护下，黄维第12兵团分成三路向中野4、9纵防守的南坪集正面30华里的阵地发动了攻击。第4、9纵队背靠浍水，坚决阻击着黄维的进攻。经过一天的激烈较量，黄维兵团未能前进一步。4、9纵英勇的阻击，赢得了23日这关键的一天，使其他各部都相继进入了指定的伏击地带。23日晚，4、9纵在完成阻击、迟滞敌军前进任务之后，主动撤过浍河，放弃了浍河以南的阵地。

我阻击部队的主动后撤，黄维一时没有看出其中的奥妙，错以为是我军抵挡不住他的坦克和火炮的进攻，便毫不犹豫地催动大军向前进发，抢渡浍河。

24日，黄维兵团进至浍河南岸的忠义集、杨庄等村庄，进占了强渡浍河的渡口，开始了抢渡浍河的行动。就在这时，对岸陈赓指挥的中野4、9纵队又掉转头来，对敌军进行了反冲击。黄维一看处境不妙，立即命令所部停止渡河，向浍河南岸收缩。埋伏在浍河南岸的中野第1、2、3、6、11各纵队乘机全线出击，一举歼灭黄维第12兵团后卫部队第18军49师，切断敌军的后路，从三面向黄维兵团包抄过来。激战至25日晨，我军终于将黄维的第12兵团合围在以浍河南岸双堆集为中心的地区内。

五、吃一个、看一个、挟一个

黄维兵团被围，蒋介石、顾祝同焦急万分，如果黄维兵团被歼，淮海战场的形势将急转直下，不仅徐州之敌毫无解救的希望，将成为瓮中之鳖，而且整个徐蚌会战也将彻底失败，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将丧失殆尽。为了挽救危局，26日，也就是黄维兵团被围的第二天，顾祝同亲自飞临双堆集上空，命令黄维乘中原野战军立足未稳，东南面的防御工事尚未筑好，兵力比较薄弱（防守在东南的是中野6纵和刚刚组建的11纵）之机，全力向东南突围，与李延年兵团会合；为了策应黄维的突围，顾祝同一面令李延年兵团全力向双堆集东面的湖沟集进攻，接应黄维。一面命徐州主力全力南下，争取与黄维兵团、李延年兵团会师宿县。

在顾祝同的督促下，27日，黄维集中了4个主力师（第18军之11师、188师，第10军之18师，第85军之110师）的兵力，并采纳了110师师长廖运周提出的以110师为先导，“先行动，如果进展得手，其他师可迅速跟进”的建议，进行突围。

黄维哪里知道，廖运周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在战役发动前就在110师做好了工作，单等机会一到就率部起义。这次他提出的突围计划，就是要让他的第110师在前，便于伺机发动起义，率领部队脱离战场，粉碎黄维兵团的突围计划。在行动前，廖运周与正面的中野6纵已经取得联系，因此对于黄维的突围计划，我方了如指掌，6纵早就做好了迎接廖运周师起义和打击敌军突围的一切准备。

27日拂晓，廖运周率领110师师部及两个团，在6纵派出的参谋带领下，在我方激烈的枪炮声掩护下，顺利通过6纵第16旅和第12旅的接合部，通过包围圈，进入了指定的位置。廖运周部通过后，我军立即堵死了通道。廖运周部顺利通过了解放军的防线，黄维还以为廖运周的突围获得了成功，于是，他命令其他3个师随后跟进。

天亮后，敌后续部队的3个师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沿着110师走过的道路，向前开进。就在敌军接近我军阵地时，突然遭到我军密集火力的扫射。对此，黄维还很纳闷，他立即用电台呼叫廖运周部，要廖率部从外围策应后续部队的突围，然而，任他叫破了嗓门，再也听不到廖运周师的回音了。这时黄维才发觉上了当，连忙命各部火速往回撤，一时敌军乱成一团，我军乘机发动反攻，黄维后续部队的3个师损失惨重。敌军的突围部队被打退，黄维想乘我军立足未稳进行突围的计划遂成了泡影。

黄维兵团突围未成，蒋介石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直蹦乱跳，想方设法要解救黄维。在黄维突围失败的第二天，蒋介石电令刘峙和杜聿明率徐州主力南下解救黄维。

在蒋介石的催促下，刘峙、杜聿明立即派李弥第13兵团守徐州、邱清泉第2兵团和孙元良第16兵团南下攻取宿县。与此同时，顾祝同也督促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北上，与之对应，实行南北对进。

对于敌军实施南北对进这一着，我军早就有所预料，华东野战军分成南北两个阻击兵团分别在徐州南面和蚌埠北面，阻止敌军的进攻。从徐州出动之敌，以国民党王牌军之一——第2兵团第5军正面开道，以第16兵团在两侧配合，向徐州以南三堡至水口一带我军阵地发动进攻。

在徐州以南有一个叫芦村砦的村庄，是徐州通向符离集的必经之地，敌

军要进军宿县，必须先要夺取这个村庄。27日，敌第2兵团向这个村庄发动了十多次的集团冲锋，但都被我军打了回去。守卫在这个阵地的我军仅有一个连，他们以顽强的意志打退了几十倍于己的敌军的进攻，全连战士也伤亡过半。激战中，一个排长头部受伤，鲜血染红了整个头颅，战友们劝他撤离火线，但他坚决不撤。他说：“全排都打光了，可我们的阻击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还能放枪，我要守住这个阵地，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说着，他又带领战士向敌人反扑过去，这位排长一直坚持到最后，使敌军在这个阵地上不能前进一步。

在徐州以南，敌军连续攻击4天，邱清泉、孙元良使出吃奶的力气，也只向前推进了10至15公里，此后，再也无法前进半步了，邱、孙兵团的这一状况使蒋介石十分恼火。津浦路无法打通，黄维兵团也无法解救出来，徐州将更加孤立。为了保存徐州主力，救出黄维兵团，30日，蒋介石又一次电令杜聿明飞到南京，商量对策。

在南京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上，国民党高级将领围绕着如何解救黄维兵团和如何从徐州撤出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杜聿明抱怨南京国防部不从其他战场调兵解救徐州危局。国防部长顾祝同解释道：“到处都被共军牵制，调不动兵……者头子一切办法都想尽了，连一个军也抽不出来。”

事至如此，蒋介石已经黔驴技穷，他的一点老本也差不多快输光了，实在无兵可调了。胡宗南集团在西北，被西北野战军牵住，不能动弹；华北傅作义集团也处在我军的分割包围之中，自顾尚且不暇；长江以南倒有几个刚组建的兵团架子，但是，这都是些强征来的新兵，根本无法调上前线；唯有华中方面，白崇禧倒是还有一点实力，但是，白崇禧同蒋介石的矛盾一直很深，对于蒋介石，他一向不听从。而且，他也害怕自己的兵力抽调到华东后，人民解放军会乘虚而入。所以，当蒋介石要调白崇禧第14兵团东援，解救黄维兵团之围时，白崇禧就是不同意，为此两人在电话中大吵起来，蒋介石一怒之下，摔坏了电话机。

在一无救兵，二又不能战胜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徐州之敌再被人民解放军吃掉，蒋介石被迫放弃了“打通徐蚌”的企图，命令杜聿明放弃徐州，向徐州西南逃窜。蒋介石之所以选择这条逃窜路线，是希望避开华东野战军在徐州南面坚固的防线，从侧背威胁包围黄维的中原野战军主力，策应黄维兵团的突围。

刘峙、杜聿明在南京开完会后，立即飞回徐州。在飞机飞经双堆集上空时，杜聿明同被包围的黄维通了话。黄维对杜聿明说：“当面敌人非常顽强，应尽快想办法，这样打是不行的。”

面对黄维的惨状，杜聿明也没有什么具体办法，只好安慰他说：“今天老头子（指蒋介石）已经定下大计，会很快救你出重围的。”

杜聿明从南京飞回徐州后，立即向徐州守敌传达了蒋介石的撤退命令，并拟定了撤退计划。30日，杜聿明以第2、16兵团的一部沿津浦路由南发动进攻，以迷惑我军；以第13兵团的一个师进占徐州西南的萧县和瓦子口，掩护徐州主力西逃。12月1日，杜聿明率徐州守敌3个兵团及徐州国民党党政机关人员并裹胁一批青年学生，共50余万人，全部撤离徐州，向萧县、永城方向逃窜。

对于蒋介石要放弃徐州，毛泽东和淮海总前委早就有所预计，但对于敌军何时逃窜，向哪个方向逃窜，我方则一时尚难做出明确的判断。11月30

日，华东野战军在《全歼当面敌人争取战役全胜的政治动员令》中指出：“敌放弃徐州意图已明。”其动向有两个可能，一是向南进犯，攻占宿县，解黄维之围，然后一同南逃；二是援救黄维兵团无望，便逃向两淮，或者西走武汉，或东走连云港。从当时的情形来看，敌军南下两淮意图十分明显，为了防备敌军南下，解救黄维兵团，与李延年兵团对进，华野将兵力重点部署在徐州东南，以6个纵队位于徐州东南、津浦路以东；以2个纵队放在徐州西南、津浦路以西，防止敌军向西南逃窜。

虽然，徐州守敌的撤退很机密，行动也很迅速，但是，由于徐州的国民党军队是全线溃败而逃，所有的部队一出徐州后，便争道抢行，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各兵团的军、师、团都失去了联系。由于失去了统一指挥，所有的人都壅塞在西逃的道路上，造成了道路堵塞。就连杜聿明的坐车也无法通过，杜只好下车步行。对于这次逃跑的情形，刘峙在回忆中抱怨道：“杜聿明集团，使大军与千百辆汽车、炮车、牛车、马车、人力车，及无数之机关、学校、难民，都拥挤在徐州——萧县——永城公路上，争先恐后，塞阻不前。”

华东野战军在明了敌军逃跑方向后，立即指挥在徐州以南的各纵队对敌展开了尾追、平行追击和迂回截击。具体部署是：以刚从济南南下的渤海纵队进占徐州；以华野第1、4、12纵队从徐州南面的潘塘、褚兰等地向西尾追逃敌；以华野第3、8、9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从周家砦等地经滩溪口向西作平行追击；同时又从围歼黄维兵团的部队中抽调出华野第2、10、11纵队向西急进，进至永城、涡阳等地截击逃敌。各纵队以异常迅猛的速度，越山涉水，不怕敌机轰炸，不畏严寒地冻，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对敌展开了全面的追击，在通往永城的大道上、公路岔口到处都是指向永城的路标。由于追击的速度快，部队交替十分频繁，根本就来不及交代任务，于是，各纵队首长只好下命令：“路标就是路线，枪声就是目标，追得上就是胜利。”

与雷霆万钧之势的我军相比，国民党军队则狼狈不堪，12月2日，在通往永城的道路上，到处都有敌军的车辆相撞和人被轧死的情形，许多被裹挟来的群众、商人和青年学生，拥挤在路上。为了夺取一条逃跑的道路，杜聿明下令用坦克开道，将一切阻挡的车辆通通赶开。一位“剿总”机关的副官站在一辆坦克车上高声叫喊着：“我们是总司令部的！快让开！快让开！”坦克在路上横冲直撞，终于冲出一条通道。国民党“剿总”沿着坦克开出的通道，领着主力部队仓皇向西逃窜。当天下午，杜聿明率主力部队终于逃到了徐州西南一百里地的青龙集，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以为徐州守军已经安全撤离，便命令杜聿明立即率部在青龙集折而向南，从侧翼进攻我围攻黄维兵团的中原野战军主力部队，以解救黄维兵团。对于蒋介石的指令，杜聿明一时犹豫不决，是继续向永城方向逃窜？还是南下解救黄维？于是，杜聿明命令部队在青龙集休息一夜，召开邱、李、孙等高级军官会议，商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就是杜聿明率部在青龙集停顿的这一夜，为华野主力追赶上敌军提供了宝贵的时间。12月3日拂晓，我跟踪追击的部队终于在萧县西南的瓦子口、孟集追上了敌军，同时，我截击部队也在青龙集西南的鲁楼、西面的大回村、五户张集等地阻止了敌军的南下和西进。

这时的杜聿明还不知我军已经逼近，不知道自己的死期已经临头，做出让各部队采取逐次向南跃进的方法，以解救黄维兵团的作战计划。敌军在向南发动进攻时，遭到了早已进入青龙集西南鲁楼的华野10纵的奋勇阻击。

敌军为了攻下鲁楼，出动了第 2 兵团的主力，邱清泉亲自指挥，以 12 辆坦克为先导，向华野 10 纵防守的阵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敌军曾数次突破我军阵地，都被我军战士反击回去。激战一整天，敌军损耗了一个团的兵力也没有拿下鲁楼阵地。

就在华野 10 纵和敌军在鲁楼血战之时，已经赶上来的各纵队，从四面将逃敌团团包围，激战至 4 日，我军共歼敌 2 万余人，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包围在萧县、永城之间的陈官庄、青龙集和李石林地区。

杜聿明集团陷入重围后，立即向南京求救，要求立即投送粮弹。蒋介石回电说：“弟部粮弹无法空投，切不可存此希望，应勇敢迅速向南突围，与黄兵团会合。”

蒋介石的回电，使杜聿明十分绝望。然而，他又不甘心就这样被围歼，于是不断组织敌军各兵团向外突围，但都被我军打了回去，12 月 6 日，孙元良指挥第 16 兵团以师为单位向西突围，结果遭到我军的毁灭性打击，孙元良兵团大部被歼，兵团参谋长和两个军长都被俘，孙元良本人化装逃回。

孙元良兵团的覆灭，给陈官庄之敌以沉重打击，被围之敌深感突围无望。这时，我军因发起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对陈官庄之敌采取了围而不打的方针。

徐州守军逃至永城一带，不仅无法解救黄维出重围，而且自己也陷入了人民解放军的另一个大包围圈。蒋介石苦恼至极，为了解救黄维兵团和解除杜聿明集团的险情，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的北上增援上了。

李延年兵团虽然是在淮海战役发动后组建的，但是，李兵团下属的 3 个军（第 39、54、99 军）战斗力都很强，其中的第 39、54 军是刚从东北战场上撤下来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 99 军又是陈诚的黄埔系嫡系。蒋介石一直很看重这支部队，在黄维兵团刚被包围之初，督促该兵团北上解救黄维。后来，蒋介石看到华野南下部队十分强大（华野主力一部南下，是为了阻止敌第 6、8 兵团驰援黄维），以为我军是要先歼灭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于是，在 26 日，又令李、刘两兵团火速南撤。李延年、刘汝明也一直担心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当他们接到蒋介石南撤的命令后，连忙丢下黄维兵团，星夜向蚌埠逃窜。

此时，徐州守军又陷入了重围，蒋介石在华东地区可以调动的力量只有李延年、刘汝明这两个兵团了。为了督促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拚死北上解围，蒋介石特派一位高级视察官去前线督战，并专门给李延年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吉甫弟：

徐海会战是国家存亡的大战，前期作战，我方虽歼匪数万但整个战略形势对我还是不利。现共军刘伯承、邓小平部集中主力围攻黄维兵团于双堆集。从昨天，杜聿明已率邱、李、孙三个兵团撤离徐州向西南转进，由北向南打刘、邓部侧背，届时共方必分兵阻击我南进兵团。弟部是有生力量，在十二月三日应集中力量北进，摧毁共方封锁线，以救出黄维兵团。战机不可失，务望本诸胜则举杯相庆，败则出兵死力相救的名训，激励将士，以挽战局。

中正手启

为了让李延年死命作战，蒋介石还派他的儿子、徐州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蒋纬国亲率两个战车营参加战斗。

蒋介石恩威并用，对李延年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李延年率部在浍河、淝河之间津浦路西侧 70 余里的战线上，对我阻击部队进行了疯狂的攻击。敌军在战车部队的配合下，火力十分凶猛，战斗一开始，我军的所有防御工事都被敌军炮火摧毁，指战员就在裸露的大地上进行着顽强的阻击。

在蚌西北地区，我英勇的战士先后打退了敌军上百次进攻，直至 12 月 9 日，敌军在付出上万人的代价后，才突破了我军的第一道防线。为了加强对敌军的阻击，确保我主力消灭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总前委决定将豫皖苏军区张国华司令员指挥的 5 个团和豫西军区张显阳指挥的 2 个团，投入到蚌西北阻击战。9 日晚，这两支队伍都赶到了指定阵地，大大加强了蚌西北的阻击力量，稳定了战场的形势，李延年的攻势被扼制。

李延年兵团北进无望，蒋介石为了解救黄维和杜聿明，终于说服了白崇禧，从华中宋希濂第 14 兵团调出第 2、20、28 军前往蚌埠地区，参加淮海作战。同时，蒋介石还准备了大量的船只，准备将华北部分敌军从海上接至华东投入战斗。

面对这一形势，淮海总前委认为，要保持战役的主动权，必须尽快消灭黄维兵团，然后，集中兵力歼灭徐州之敌，取得大战的彻底胜利。为此，12 月 10 日，总前委向全军指出，当前的作战任务主要是在倾全力吃掉黄维兵团的同时，也要看住西逃的杜聿明集团，同时，还要阻住北犯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

对于这一作战部署，刘伯承同志很形象地说：“这好比一个胃口很好的人上酒席，嘴里吃一块，筷子上挟一块，眼睛又盯着碗里的一块，即是吃一个（黄维兵团）、挟一个（杜聿明兵团），看一个（李延年和刘汝明兵团）。”

根据这一作战部署，为了尽快地歼灭黄维兵团，使中野能腾出手来与华野一道解决杜聿明集团，总前委决定将华野第 3 纵队和第 13 纵队、鲁中南纵队投入到歼灭黄维兵团的战斗中。

六、攻占双雄集

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部分纵队将黄维兵团包围以后，立即分成东西南3个集团，对双堆集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由于我军基本上是由运动作战转入阵地攻坚战，对敌防守力量估计不足，再加上中野长期处于运动作战状态，缺乏攻坚武器和阵地攻坚战的经验。而黄维兵团却是国民党的王牌军，基本上是美式装备，战斗力很强。所以，在一开始的攻坚战中，我军伤亡很大，而收获却甚小。面对这种形势，总前委又从华野调来3个纵队，加入围攻黄维兵团的作战。同时，我军也改进了战法，避开敌军猛烈的火力，采用近迫作业，大量挖掘堑壕、交通壕，伸向敌军阵地，缩小对敌包围圈。

12月的淮北，天寒地冻，我军在“以地堡对地堡”和“以战壕对战壕”的作战方法指导下，进行了工程浩大的近迫作业。广大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炮火，不怕牺牲，日夜艰苦作业。每天夜里，战士们排成纵深纵队，伸向敌军阵地。每人以数步的距离，一面向前爬行，一面挖壕沟，由卧姿开始，逐步挖成跪姿，最后挖成直立姿的交通沟，纵的交通沟挖成后，又挖横向的。一道道交通沟，纵横交错，最前沿的战壕，一直挖到敌人的阵地前，有的甚至挖到了敌军的阵地里。这些无数的交通沟，构成了完整的进攻阵地。我军进攻突击部队就隐蔽在这些壕沟里，一旦进攻命令发起，就可以从这些交通沟的出口处向敌人发起冲锋。

通过这种方式，我军逐步消灭了双堆集外围敌军一个又一个支撑点，将黄维兵团压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狭小的地区，时值秋后，双堆集一带是一片毫无隐蔽物的旷野，老百姓早已逃光了，不仅无法征集粮食，就连燃料、饮水和骡马饲料都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黄维兵团一度想突破重围，然而，都被我军粉碎了。于是，蒋介石命令黄维兵团固守待援。为了防备人民解放军各个击破，黄维将其兵团部和第18军主力放在双堆集坚守，第10军放在双堆集南部的大小王庄，第14军、第85军放在双堆集东北和东南地区进行防御。

针对黄维兵团在包围圈中采取环形防御的态势，我军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在加强原来的3个攻击集团力量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各个集团的作战任务。以中野第4、9、11纵队、豫皖苏独立旅和华野特种兵纵队的炮兵主力组成东集团，由4纵司令员陈赓统一指挥，任务是歼灭双堆集以东的沈庄、李围子、张围子、四个杨庄的第12兵团的第14军残部和第10军一部；以中野第1、3纵队和华野第13纵队和炮纵的一部分组成西集团，由中野3纵司令员陈锡联统一指挥，任务是消灭双堆集西部的小马庄、后周庄、马围子、三官庙、葛庄的敌第10军的主力；以中野第6纵队、华野第7、3纵队和陕南第12旅组成南集团，由中野6纵司令员王近山指挥，任务是歼灭双堆集以南的敌85军等部。在各部达到预期目的后，即对龟缩在双堆集内的敌第18军和黄维的兵团部发起总攻，一举消灭黄维兵团。为了应付战场上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又以华野鲁中南纵队为总预备队，准备随时加入战斗。

12月12日，在总攻发动前一天，刘伯承、陈毅两司令员向被围的黄维发出《促黄维立即投降书》，指出，黄维兵团已经陷入重围，援军李延年兵团被阻于40里以外，黄维只有放下武器投降，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但是，黄维拒绝投降，反而要求国民党空军立即在双堆集以南的阵地投放毒气弹，掩护他从此突围，向李延年兵团靠拢。

13日晚，淮海总前委发出总攻令，人民解放军对黄维兵团发起了最后的攻击。我军各部按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的战术要求，采取稳扎稳打，攻占一村巩固一村战法，对守敌进行有重点的多面、多点的连续攻击。很快我军就突破敌军的正面防御工事。蒋介石一面电令黄维死守阵地，一面出动大批空军，对我军阵地投放毒气、燃烧弹等，以支援黄维兵团的固守。在敌军空中和地面火力的夹击下，我攻击部队伤亡很大。许多连排干部阵亡，战士、司号员、卫生员、文化教员等自动代理连长、排长，继续组织部队进行攻击。

虽然敌军的抵抗十分顽固，但在我军指战员的奋勇冲击下，黄维兵团还是支撑不住。经过一天的激战，中野6纵和华野7纵终于突破敌军的防线，攻占了双堆集东北敌军空投场，切断敌军的空中支援；同时，中野4纵、9纵也一举攻克了双堆集的杨老五庄、杨自全庄；华野7纵主力则攻克了双堆集南面的阵地；14日，华野3纵又攻克了通向敌第12兵团部的最后一个据点，全歼黄维兵团最后一支精锐部队——第18军第11师第54团（人称“老虎团”）。至此，经过层层剥皮，黄维兵团部终于完全暴露在我军火力之下。黄维自知坚守无望，于15日12时率残部企图突破重围，遭到了我军的猛烈反击。黄维的最后一支力量——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18军，被我军打得七零八落。24时，黄维兵团全部被歼。激战中，黄维和胡璉各乘一辆战车向外逃窜。由于战车发生故障，黄维不得不下车，混杂在士兵中，结果被我军俘获；第12兵团副司令胡璉，则得以逃脱。

歼灭了黄维的第12兵团后，我军的下一个目标是要全歼杜聿明集团。

七、凄风苦雨陈官庄

黄维兵团被消灭后，杜聿明集团的覆灭已成定局。但是，歼灭这股敌军并非易事，被困在陈官庄的敌军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被围之敌多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具有一定的战斗力。

本来，在黄维兵团被消灭后，我军准备乘胜对陈官庄之敌发起攻击。然而，由于黄百韬兵团和黄维兵团先后被歼，淮海战场上，我军完全控制了形势。在华北战场上，傅作义集团也被我军阻隔，情形很危险。于是，蒋介石有将华北守军和长江以北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撤至长江以南，集中兵力经营长江以南的计划，为了在东北野战军入关前拖住华北敌军和牵住长江以北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并适时诱敌深入，将其全歼，中央军委指示淮海总前委，暂时缓攻杜聿明集团，让蒋介石感到我军只有围困的兵力，而无歼灭杜集团的兵力，使蒋介石不忍放弃在长江以北的杜集团，从而可能调动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前来增援，这样我军就可以乘机将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包围并歼灭。

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淮海总前委重新调整了部署，令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的华野 1、9、12、渤海纵队（北集团），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的华野 3、4、10 纵和冀鲁豫两个独立旅（东集团），韦国清、姬鹏飞（吉洛）指挥的华野 2、8、11 纵（南集团），对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进行严密围困。同时，在包围圈之外，再设立两道防线，让刚参加了对黄维兵团歼灭战的华野第 6、7、13、鲁中南纵队和两广纵队在永城、濉溪口组成一道防止杜聿明集团突围西逃的防线；由中野全军在安徽宿县、蒙城、涡阳一带构成第二道防线，警戒李延年兵团北援，随时准备包围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通过这一部署，杜聿明集团完全陷入了华野和中野两支大军的包围之中，插翅也难飞。

被我军团团包围在陈官庄的杜聿明集团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士兵人心惶惶，与外界完全隔绝，增援部队无法到达，陈官庄的守军成了孤军。

在包围圈中，除了国民党编制的士兵外，尚有不少闲散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机关公务人员以及从海州、徐州、连云港盲目随国民党军队逃来的学生、市民、地主等类“难民队伍”，连同国民党官兵，总数达 40 余万人。在这种情况下，陈官庄的粮食成了突出的问题。

为抢救这支“王牌军队”，蒋介石不惜牺牲一切，动用了上千架飞机向陈官庄空投食物。国民党空军的所有运输机和“中国”、“中央”两公司的民航机几乎全部出动，然而，这几十万人的生活仅靠国民党飞机进行空投，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在空投的头几天，因为天气较好，飞行员也很卖力，每天能出动飞机 120 架次，空投食物 300 多吨。即使这样，空投物资的最大量也仅够十来万人一天所吃，其他三十余万人只能挨饿。后来因包围圈缩小，加上气候不好，雨雪交加，空投时风向的影响也很大，空投下的物资损耗非常大，有不少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

在包围圈中，由于空投物资很少，各部队之间经常因争抢空投粮食而发生冲突，不少士兵被打死。但是，一些军官却倚仗手中的权力，强占了大量的粮食，吃得饱饱的，每天还要强迫随军剧团上演“贵妃醉酒”、“白蛇传”之类的京剧，为他们助兴。

在包围圈中，最不幸的要算是老百姓了，各兵团部队无不把所驻村庄的

房屋拆光修作地堡，树木砍光作鹿砦；老百姓的粮食全被搜刮干净；为了取火，国民党军不仅将一切可烧的都烧光了，而且还将坟墓里的棺木挖出当柴烧，以致于在包围圈中，尸骨遍野，十分凄凉；后来，可取火的材料全部烧完了，空投下来的大米、猪肉无法做成熟食。于是，杜聿明要求改投大饼、饼干、罐头等熟食。一时间，南京城内外、句容、汤山等地，做大饼的、做白案的、制饼干的工厂、作坊全都日夜赶制大饼、饼干等。

当国民党军队西逃时，在萧县强征了200多名年轻妇女为军妓。来到陈官庄后，这些妇女就被关押在青龙集。每到晚上，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便打着手电，将其中一些有姿色的一个个地挑出来，带到营地奸宿。剩下的就让一帮士兵肆意凌辱，就连十几岁的女孩也不能幸免。后来，这些妇女不够用了，连那些下级军官的太太、女儿也不能幸免。一到晚上，各庄上女人的哭叫声连天。

在这种形势下，“剿总”的几个高级将领也看出了必败的趋势，就连素来十分狂妄的邱清泉也深感绝望。他对参谋长李汉萍说：“我今年已经四十八岁了，看也看够了，玩也玩够了，什么都享受过了，就是死也值得……现在情况已到了绝望的关头，不能不准备万一。将来我万一战死，你是参谋长，就代替我指挥……”。此后，邱清泉便带着第24后方医院的女护士陈某到各军去饮酒跳舞，每天都是醉醺醺地回来，蒙头大睡，不管也不问作战大事。

杜聿明作为最高长官，对时局的发展更是十分清楚，完全知道等待他的只有失败的命运。他整天在隐蔽部里打桥牌，昏昏噩噩，度日如年。

我军在围困敌军之时，对敌军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希望国民党军官兵不要为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作无谓的牺牲。12月17日，毛泽东发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向敌军将领说明利害，指出前途。但是，顽固的敌军拒绝投降。

18日，蒋介石计划派一架飞机去陈官庄，把杜聿明接出来。但被杜聿明拒绝了。杜聿明派他的参谋长舒适存飞往南京，向蒋介石面陈陈官庄的惨状，但蒋介石也无能为力。

19日，舒适存飞回陈官庄，带来蒋介石给杜聿明的一封信，指示杜聿明率部进行最后的突围，信中说：“弟部被围后，我已想尽办法，华北、华中、西北所有部队都被共军牵制，无法抽调，目前唯一办法就是在空军掩护下，集中力量，击破一方，实行突围。哪怕突出一半也好……这次突围，决以空军全力掩护，并投射毒气弹……”

在蒋介石的指示下，杜聿明制定了在空军掩护下于1949年1月8日向西突围的计划。29日，舒适存带着突围计划，飞往南京。蒋介石完全同意杜聿明的突围计划，并决定“自5日起投足三日粮弹”，让士兵吃饱后全力逃跑。

然而，杜聿明的突围计划，只能是空想，1月6日，东北野战军已经顺利进入关内，将傅作义集团团团围住，在完成这一既定目标之后，我军对陈官庄敌军发起了总攻。

陈官庄是一个很大的包围圈，无论是兵力还是面积，都要比碾庄、双堆集大上一倍。敌军依据众多的兵力和精锐的武器，在包围圈中，布下了两道防线，敌“剿总”司令部在核心阵地陈官庄，核心阵地外是第二道防线，由实力最强的邱清泉第2兵团主力防守，第二道防线外为第一道防线，由李弥第13兵团和第2兵团的一部防守。

根据敌军布防的特点，我军决定先对敌进行猛烈的炮击，阻隔敌军两个

兵团之间的联系，将敌孤立起来，首先消灭敌第13兵团。第13兵团虽然也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但是，相对第2兵团来说，实力要弱些。第13兵团主要是由第8军扩编而成的，第9军除了一个师具有战斗力外，其他各师都是新编而成的，战斗力都很弱。

战斗开始前，我军决定以宋时轮、刘培善指挥的东集团由东向西攻，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的北集团由北向南攻，韦国清、姬鹏飞指挥的南集团由西南向东北攻，另以华野第6、7、13、鲁中南、两广纵队等部为战役预备队。

1月6日下午3时半，我特纵炮兵用刚从敌军手中缴获来的美式山炮和榴弹炮向敌军北面的防御体系进行了猛烈轰击，接着，我纵深配置的炮群也对敌阵地进行了全面轰击，一时，敌军阵地上的大部工事都被摧毁，敌军制高点火力点被轰塌，地面军事建筑被破坏，敌军苦心经营的战壕、交通沟、掩体全都被炸烂。下午4时45分，在猛烈的炮击之后，我军对敌军阵地发起了总攻。

瞬间，早已等待在进攻出发阵地的我军突击队、爆破队等，立即跃出工事，扑向敌军尚存的残余火力点，随着一声声巨响，敌军的一些暗火力点被送上了西天。我军战士如猛虎下山，冲向敌军阵地，许多被炮火震怕了的敌军，纷纷举起武器投降。临近黄昏时分，我军突破了敌军的第一道防线，夺取了陈官庄北面的一些重要据点——夏庄、李时庄、范庄，全歼守敌第2兵团第70军第96师，打通了通向敌第二道防线的道路。在我北面攻击部队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我东集团、南集团也攻克了敌第一道防线的大部据点。在第一道防线防守的敌第13兵团，被迫全线收缩，退守第二道防线。

第二天，我军又向敌纵深第二道防线发动了全线进攻。敌第二道防线前有一道小河（鲁河），宽约1至3米，河的两岸都有一丈多高的河堤，敌第2兵团就是依托着这条小河负隅顽抗。在鲁河东岸的敌军也还控制着朱小庄等几个据点。要突破鲁河，必须首先夺取在河东岸的敌人据点。激战至天黑，我军肃清了河东的所有敌据点，随即又夜渡鲁河，突破敌军防线，敌军鲁河防线被撕开了一个缺口。

鲁河被突破，敌军预感情况不妙，杜聿明、邱清泉立即组织兵力进行反扑，企图将我军赶回河对岸，我军勇士抵抗着10倍于己的敌军的反扑，打退了敌军十多次进攻。我军战士也伤亡很大，情况十分危急，就在这时，我军后续部队及时上来，接替突击部队，巩固了突破口。

8日，我军乘胜猛冲猛打，将敌第2兵团分割成了几块，逐个消灭。在激战中，敌军第2兵团第70军军长、蒋介石的爱将高吉人被我军炮火击成重伤，蒋介石得知后，立即派出一架飞机前来救护，就在高吉人被抬上飞机要起飞时，徐州“剿总”办公厅主任郭一予也爬上飞机，占据了飞机的驾驶舱，要逃回南京。而飞机驾驶舱中，只能坐下一人，郭一予上去后，驾驶员就无法驾驶飞机了，驾驶员要郭一予让座，一心想要逃跑的郭一予强硬他说：“我是‘剿总’办公厅主任，陆军中将，难道还不配坐飞机吗？”

就在郭一予与驾驶员争执不下时，我军的一发炮弹，落在飞机附近爆炸了，差一点击中了飞机。驾驶员看情形不妙，只好一屁股坐在郭一予的腿上，发动飞机。慌乱中飞机的推进器打断了挤在飞机旁边的徐州“剿总”总务处上校课长黄绍宽右臂，缠在黄绍宽右臂上的金条和美元撒满了一地。就是这一击，飞机的推进器被打坏了，飞机无法起飞。就在机场上敌军乱作一团时，呼啸而来的我军炮弹又击中了敌军的飞机。霎时，机场上火光冲天，爆炸声

连片，等待逃跑和守卫机场的敌军四处逃散，我军很快就占领了机场，敌军空中的逃路被切断。

就在我军攻克敌第二道防线，向陈官庄推进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出动了大批空军飞机，飞临陈官庄上空，向我军阵地施放毒气，企图掩护陈官庄敌军突围。我军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坚决阻挡敌军的冲锋，决不后退一步，战斗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

在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我军决定将总预备队投入战斗，从四面八方展开更为猛烈的攻势。各部队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猛冲猛打，大胆穿插，将敌分割。担任主攻任务的华野第 10、4、3 纵队勇猛地插向敌军核心阵地陈官庄。傍晚，前锋部队已经接近敌军核心阵地——陈官庄。

9 日，我军以近 10 个纵队对敌军的最后一个阵地发起了冲锋。许多敌军已经被我军英勇的作战打怕，纷纷打着白旗投降。这一天，我军占领了陈官庄以南以西的各个村庄。杜聿明手中只剩下第 13 兵团第 3 师和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 5 军，分别驻守在陈官庄西北的周楼和陈庄。

10 日，周楼守敌在师长周藩的率领下，向我军投降。敌军只剩下第 5 军在陈庄继续顽抗。杜聿明是在 9 日晚由陈官庄逃至陈庄的。在杜聿明和邱清泉的指挥下，敌第 5 军企图在陈庄坚持到天黑后，向外突围。

第 5 军是国民党军队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全部是美式装备，长期以来，在内战战场上，这支部队一直十分嚣张，我军早就想歼灭这股敌军，这次终于将其包围在陈庄。

10 日上午，我军从四面对陈庄的第 5 军发动了攻坚战。为了彻底消灭第 5 军，各纵队首长都亲临前线指挥。我炮兵先从四面八方对陈庄进行了一番猛烈的炮击，由于第 5 军全都猬集在陈庄内，我军的每一发炮弹都能打死一堆敌人。炮击后，攻坚部队很快就攻进了敌军阵地。尽管敌军的抵抗十分顽固，但是，在我军战士的全面攻击下，第 5 军的防线很快就被突破。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一看势头不对，连忙率残部向外突围。敌第 2 兵团司令邱清泉拿着一支冲锋枪在逃跑途中被我军战士击毙。杜聿明率随从十余人化装成人民解放军逃至陈庄以西的张老集，被我军第 4 纵队第 11 师卫生队战士樊正国、崔雪云等抓获，只有敌第 13 兵团司令李弥在乱军中逃脱。

杜聿明集团被歼灭后，位于淮河南岸的敌第 6、8 兵团以及由武汉到达滁县地区的敌第 20、28 军慌忙逃到江南。华东野战军第 6、7、8、13 等纵队，乘胜追击，一举解放了蚌埠、合肥、滁县、巢县等江淮之间的广大地区。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140_0103_1.bmp}

淮海战役共历时 66 天，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以伤亡 13 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主力部队 55.5 万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为尔后渡江战役的发动奠定了基础。

第四章 通向和平之战——平津决战

“我们决遵来电于 22 日出发”

一字长蛇阵被斩成了五段

王牌军军长郭景云掏出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攻天津时除应注意工厂外，还应注意学校”

1948 年 11 月，傅作义托人给毛泽东捎去了一封信

一、华北戎机

在东北解放后，华东我军的胜利也成定局的情况下，解决华北守敌成了当务之急。华北敌军的主力主要是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本来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面临的形势来说，傅作义集团都是相对安全的。北有卫立煌集团敌住人民解放军的东北野战军；南面有刘峙集团与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对峙；西面有胡宗南集团和阎锡山的部队敌住西北野战军；而傅作义自己拥有50万大军镇守华北，华北人民解放军仅有3个兵团，且很分散，一时对傅作义无法构成严重威胁。

但是，随着辽沈战役的结束，东北卫立煌集团的被歼，东北野战军的百万大军随时可以挥师入关，与华北人民解放军夹击傅作义集团；而且，南面的刘峙集团又被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团团包围，形势对傅作义十分不妙。是继续坚守华北？还是放弃华北，向南逃窜？傅作义陷入了一片迷惘之中。

华北傅作义集团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傅作义的嫡系，有第11兵团、第35军、101军、104军、105军和新骑兵师等约17个师（旅），分布在平张一线；另一部分则属于蒋系，有李文的第4兵团、石觉的第9兵团、侯镜如的第17兵团、第13军、第31军等约25个师的兵力，基本上布防在平津塘一线。

11月4日，即东北辽沈战役结束的第二天，蒋介石就

电邀傅作义到南京与其商定华北防守大计。蒋介石认为：华北守军已处在华北聂荣臻部和东北林彪部的夹击下，形势十分危险，因此应放弃平津。蒋介石委任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要傅率军南撤，增强江南的防御力量。然而，作为华北一方长官的傅作义，与蒋介石之间早就有很深的矛盾，对蒋介石并吞、排斥异己的伎俩深有戒心。他担心南撤后，蒋介石会罢免他的兵权，因此不愿南撤，一心想能向西撤回他的老巢——绥远。双方就华北守军是守还是撤的问题产生了分歧。最后，双方共同认定，东北林彪部在取得辽沈战役之后，兵力损失一定很大，需要经过最少3个月的休整方能进入关内，因此，在这3个月中，傅作义凭现有的50万守军完全能支撑华北局面。蒋介石认为，如果傅作义部不同意南撤，在华北能坚守一段时间，牵制华北的聂荣臻部，这对华东淮海的决战也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即傅作义集团暂守华北，同时确保塘沽出海口，以观形势的发展，如果林彪部早日进关的话，则华北各军立即从海上撤至华东。

虽然蒋、傅在暂守华北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但是，在华北的兵力部署问题上又产生了分歧。蒋介石并没有放弃让华北主力南撤的计划，因此，竭力要求傅作义以一部分兵力守北平，将主力放在津沽地区，派重兵守住塘沽出海口，以防万一。但是，傅作义不忍放弃绥远，主张将一部分兵力放在平张线，确保通向绥远的通道。为此，从11月中旬起，傅作义按照自己的意图部署了华北的兵力。

傅作义以蒋系的第4、9兵团部、第13军、16军、31军和傅系的第35军、101军、104军共18个师的兵力防守北平及其附近的南口、怀来、昌平、怀柔、涿县等地；以蒋系的第17兵团部与第62、86、87、92、94军共16个师防守天津、塘沽、唐山、滦县等地；以傅系的第11兵团部与第105军共8个师（旅）的兵力防守张家口、张北、宣化地区；另以暂第5军的4个师

防守绥远的归绥，以第 275 师防守山西大同。傅作义将他的主要兵力部署在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长 400 多公里的战线上，形成一字长蛇阵的阵形。

在进行这番部署的同时，傅作义还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1. 加强北平、天津的城防工事，准备长期固守；2. 利用美国军方很赏识他这一点，加紧与美国的联系，乞求美国的军事援助，美国在 1948 年底一次性地援助傅作义 7 个军的装备，但是被蒋介石扣压了 2 个军的装备；3. 积极扩军，计划在 3 至 4 个月中征兵 20 万至 50 万，使平津地区的兵力达 80 万至 100 万人；4. 将张家口的眷属、物资迁移至天津；5. 准备将华北“剿总”总部迁至天津，随时准备从海上逃跑。从傅作义这番部署来看，他一方面准备在平津坚守，如果形势不妙，也准备随时率部从海上向南逃窜。

就在傅作义考虑是守华北，还是撤离华北的同时，中共中央军委也时刻关注着华北敌军的动静。11 月 9 日，中央军委从傅作义收缩华北兵力并将张家口的眷属、物资迁至天津等各方面的情报判断出，华北傅作义有三种企图：第一，坚守平津；第二，率部从海上逃往南方；第三，蒋系南逃，而傅系则西逃至绥远。对于这三种情况，中央军委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认为，敌军坚守平津对我有利，利于我军全歼华北守军；敌军南逃或西逃，则对我利害各半，有利的一面是我军可以兵不血刃占领平津地区，不利的一面是不能全歼敌军，给以后我军的作战造成困难。基于这种分析，中央军委决定，华北人民解放军要千方百计地将傅作义集团拖在华北，不使其南撤或西逃，同时，令东北野战军尽早进入关内，与华北人民解放军会合全歼傅作义集团。

那么，如何才能拖住傅作义集团呢？这时的傅作义已成了惊弓之鸟，稍不慎就会撒腿逃跑，在东北野战军入关之前，为拖住傅作义不使其逃跑，中央军委做了周密的部署。

1. 为避免刺激平津守敌使其决策逃跑，令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指挥的华北第 1 兵团停止攻击太原，就地休整。

2. 令准备参加太原作战的杨得志、耿飏指挥的华北军区第 2 兵团继续留在阜平地区待命。

3. 令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指挥的华北军区第 3 兵团放弃攻打归绥计划，撤至绥东，准备向张家口出击，切断傅作义由平津向绥远逃跑的路线。

4. 令孙毅指挥的华北第 7 纵队由准备攻击保定改为监视保定。

5. 令林彪、罗荣桓一面率部尽早入关，提前发起平津战役，一面要在东北多发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和麻痹敌军。

6. 同时，针对傅作义曾派人与我方进行谈判这一情况，多与傅作义接触，通过谈判来稳定傅作义，不使其南逃。

经过一番部署，华北部队停止了对平张线敌军的攻击，使傅作义肩上的压力一时减轻，紧张的心情也有所缓和，特别是当他从各方面得到的消息中判断东北野战军主力仍在东北时，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然而，就在傅作义有所放心之时，华北军区的部队和东北野战军正在悄悄地进行战前的准备，从各个方面向傅作义集团紧逼过来。

中央军委在指示华北军区部队拖住傅作义集团的同时，也于 11 月 16 日电令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

对于中央军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首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认为，东野在取得辽沈战役胜利后，一方面部队很疲劳，另一方面许多工作还没跟上，一些东北籍的战士对于离开东北入关作战还有顾虑，一些干

部也有享受主义的思想、认为东北解放了该享受享受了。在辽沈作战中，一些部队的减员很严重，需要补充，部队的冬装还没有发放。

基于这些情况，17日，东北野战军领导复电中央军委说：“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很困难”，并提出，让在华北的部队（包括已经入关的东野的第4、11纵队），在东野主力还没有入关前，包围一股敌军，以拖住傅作义，为东野的入关赢得时间。

对于东北野战军提出的实际困难，中央军委领导十分清楚，在这之前，中央军委领导曾明确同意东野在东北休整一段时间后再入关。然而，现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不提前入关，就会丧失战机。基于战略上的总体考虑，18日，中央军委断然电令东野领导：

“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至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敌军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

在中央军委的严令下，东野领导也认识到提前入关的重要性，他们当即回电中央说：“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

从11月9日中央军委判断出敌军的企图到11月18日中央军委电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在这仅10天的时间里，我军争取了决战的先机，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11月23日起，东野主力10个纵队和特种兵部队，约80余万人、1000余门火炮、100多辆坦克、130余辆装甲车、10万余匹战马和15万名随军民工，分别由锦州、沈阳、营口等地出发，告别了黑山白水，浩浩荡荡地向关内挺进。30日，东野总指挥所也从沈阳出发。各部队夜行晓宿，行动十分隐蔽。12月8日，东野各部以神速隐蔽的行动分别从喜峰口、冷口、山海关突进关内，逼近了北平附近的蓟县、玉田、丰润等地，东北野战军的指挥机关也于前一天进至蓟县南的孟家楼。

二、段斩长蛇

东北野战军提前挥师入关，完全改变了敌我对比的形势。这时，集中在平津张地区的傅作义集团总共只有42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而我军仅东野入关部队就达80余万人，再加上华北军区部队的46万人，总数突破100万，远远超过敌军，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的同时，华北的解放军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以吸引敌军的视线，掩护东野入关。11月29日，中央军委令杨成武、李井泉的第3兵团迅速包围张家口之敌。张家口被围，引起了傅作义的关注，因为张家口是傅作义西逃绥远的必经之地，如果张家口被占，傅作义的西逃路线就将被切断。为此，傅作义派出他的主力部队第35军和怀来的第104军的一个师前去增援张家口。

此时，傅作义判定我军对张家口的进攻只是一次局部行动，东野主力尚不能入关。为了解除对张家口的包围，傅作义决定将其主力西移。他除了将第35军和怀来第104军一个师西调之外，还令在怀来的第105军派出一个师增援宣化；同时，又将昌平的第104军主力调至怀来，涿县的第16军移至昌平、南口。傅作义将主力西移的目的，是想在东野入关以前，首先击破华北人民解放军。然后，再集中兵力对付将要入关的东北野战军。

从12月1日至3日，傅作义每天都集中2至4个师的兵力向张家口以西、以东的孔家庄、沙岭子等阵地发动进攻。其间，傅作义还亲自两次乘飞机至张家口督战，企图击退我军对张家口的包围，扭转西线被断的危局。4日，张家口、宣化之敌东西对进，占领了沙岭子，打通了张宣之间的联系。然而，就在这同时，东北野战军成功地突破了敌军在长城一带的防线，进入关内。华北解放军对张家口的攻击，使傅作义因关注西线而忽视了警戒东野的入关，等到傅作义通过侦察飞机发现在涿鹿、延庆一线有我强大纵队活动时，方知东野已经入关了。然而为时已晚，东野已对傅作义各部展开了包围。

傅作义主力西移后，中央军委立即急电华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领导，指出：“此种形势，对我极为有利”，要求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为此，中央军委指示华北第3兵团在切实将张家口之敌包围的同时，还要切断张家口与宣化间的联系，不使张家口之敌向东或宣化之敌向张家口突围，同时要求华北第2兵团经涿鹿到达宣化、下花园，隔断怀来与宣化敌军的联系。

在华北军区两个兵团快速行动的同时，进入关内的东北野战军，也立即实施了猛冲、猛打，将敌军分割包围的作战方法。东野分成3支强劲的冲击力量，一支是以第4、11纵队组成的先遣兵团，由蓟县出发，沿平谷、密云一线向西穿插，然后，向南进至怀来、康庄一带切断平绥线，阻隔怀来之敌与北平的联系，阻止傅作义派兵西援，将傅系主力阻隔在西线，从而拖住傅作义集团，不使其南逃；一支是以第1、3、5、6、8、9、10纵队组成的突击力量，快速突入北平与天津之间的通县、大兴、廊坊等地，切断北平与天津之敌的联系；另一支是以第2、7、12、特纵组成的突击力量，沿丰润、唐山、芦台快速突入天津与塘沽之间，包围塘沽，切断敌军从海上的逃跑路线。

在我各路大军向敌发起攻击时，进至密云的东野先遣兵团与守敌展开了一场激战。

密云在平绥线（亦即平张线）北面，是敌军防守平绥线的屏障，傅作义

派出第 13 军的 3 个团另一个保安旅约 1 万余人在此坚守，以掩护平绥线，阻止东北野战军由此南下切断平绥线。

密云是一座古老的城池，坐落在潮河和白河交汇的三角地带，东、西、南三面皆有河流为天然屏障，北面是地势险要的宝塔山，易守难攻。密云也是平承、平古线的交叉点，是关内通向关外的首要门户，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傅作义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工事，这些工事大多建筑在三丈多高的城墙上，用钢筋水泥筑成，十分坚固。在城墙的半腰和城根下，守敌还修筑了许多暗火力点。敌军还将城墙外 200 米以内的所有障碍物清除，使之成了一片光秃秃的开阔地。敌军企图凭借这一坚固的工事，坚守密云城，阻止我军进至平绥线。

12 月 3 日，东野第 11 纵第 142 师、143 师首先肃清了密云外围的所有据点。4 日拂晓，我军兵临密云城下。这时，傅作义得知东北野战军已经大军压境，且分成了几股，准备将他的一字长蛇阵切断。因此，他连忙命令在平绥线的敌军向北平收缩，尤其是他要保住主力部队第 35 军。在这种情况下，攻克密云，突进至平绥线，切断敌第 35 军逃回北平的路线，成了当务之急。为此，东野第 11 纵队立即对密云城发动了攻击。

为了攻克该城，11 纵首先以炮火轰击敌军的工事，猛烈的炮火很快就摧毁了密云城上敌军的碉堡。但是，那些在城墙半腰和城根下的暗火力点却无法摧毁。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只好组织爆破队进行爆破，然而，城前 200 米内没有任何障碍物作隐蔽，使我爆破队无法接近城墙。被派出的一些爆破队员都牺牲在开阔地上。

时间一分一分地在流逝，密云城的守敌仍然在疯狂地扫射，我军勇士无法接近敌军城墙。临近黄昏时分，我军战士终于用炸药包和山炮在城墙上炸开了一个缺口，摧毁了敌军的一些暗火力点。随即，我军向城墙上的缺口发起了冲锋，但又被城前敌军设下的一道护城壕挡住了去路。原来敌军为了阻止我军的冲锋，在城墙外又挖了一道又宽又深的壕沟，并用一些伪装物使其隐蔽起来，从远处看去如同平地一般，等到冲至近前，才能发现这道壕沟里布满了削尖的木桩，冲在前面的勇士都落入壕沟中英勇牺牲了。后面冲上来的战士忍痛踏着牺牲战友的身躯冲过了壕沟，登上了突破口。

守敌见我军冲了上来，赶忙组织敢死队进行反扑。冲上去的我军战士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战士们用刺刀刺，刺刀刺弯了就用枪托砸，枪托砸断了，就和敌人抱在一起扭打。敌军的反扑被打退了。第二天拂晓，我军巩固了突破口，并冲进了城里。

敌军在丢掉城头阵地后，仍然与冲进城内的我军对抗。敌军在城里所有的街头路口，都用麻袋、石块垒起了工事，在主要的街道上设下了铁丝网，撒满了三角铁屑，一些比较坚固的房屋，都被改造成了碉堡，企图阻挡我军的进攻。我军战士发扬英勇顽强和孤胆作战的精神，大胆穿插分割，从一条街打到另一条街。

激战至深夜，龟宿在城中心的残敌，惶惶如丧家之犬，敌城防司令见势头不对，首先化装逃跑了。剩下的敌军已经毫无斗志，很快就被我军全歼。密云一战，我军全歼守敌近万余人，打开了通向平绥线的通道。随后，东野第 11、4 纵队从此突入平绥线，将张家口、新保安之敌与北平敌军完全隔离开来，切断了敌 35 军回逃的路线。

此时，东野一部已迅速突至北平城下，将北平城团团围住。

傅作义得知密云失守和东野主力南下，判断出东野将与华北各部合力切断平张线，直取北平。为了防止各军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同时为了加强北平的防御力量，傅作义令西去张家口增援的第35军星夜赶回。郭景云指挥的第35军是傅作义的起家部队，被称为“王牌军”，机动作战能力很强。为了策应第35军撤回北平，傅作义又令在怀来、康庄的第104军和第16军火速西去接应第35军。同时，傅作义还令：第13军放弃怀柔、顺义撤至通县；第101军放弃涿县、良乡撤至宛平、丰台、门头沟一带；第92、94、62军由天津、塘沽地区调至北平，以加强北平的防御力量。

12月4日，张家口、宣化敌军为了打通两地的联系，在空军的掩护下倾巢出动，分别从东、西两面对华北第3兵团阵地发动凶猛的进攻。由于在张家口和宣化之间，第3兵团仅有第1纵队在此设立的一道防线，兵力比较薄弱。该纵队与敌激战一天，伤亡很大。最后，敌军终于突破了该纵队第1旅的防线。6日，张家口的敌第35军得以脱身，乘300多辆汽车向东逃窜。

敌第35军冲出张家口，一路向东逃跑，形势很严峻。如果让35军逃回北平，就很难达到分割敌军的目的。于是，中央军委立即严令华北第3兵团以全力包围张家口，重新阻隔张家口与宣化之间的通道；同时，令华北第2兵团迅速进至新保安以西，阻断敌第35军东逃的路线。

7日，敌第35军在18架飞机的掩护下，东逃至下花园和新保安一线时，遭华北第2兵团第4纵队第12旅及部分地方部队的顽强阻击。我军战士不畏严寒，趴在雪地里，坚决阻击，不使敌军前进一步。从拂晓打到黄昏，敌军只前进8公里。8日，华北第2兵团主力经过长途急行军赶到下花园。我军终于将敌第35军包围在新保安地区。

敌第35军被围后，傅作义立即令怀来安春山指挥的第104军火速向西接应第35军突出重围。104军为了解救35军，一次出动了5个团的兵力，向围困新保安的华北军区第2兵团的3纵阵地，发起疯狂的进攻。同时，敌35军也从新保安城向东突围。在两线夹击下，我军伤亡很大，一度敌军突破了我军的阻击阵地，打开了一个缺口。

欣喜若狂的安春山立即通过无线电向新保安的郭景云叫道：“郭兄，快点向东突围，我在怀来接应你。”

然而，这时郭景云却不想出去了，他正在为安春山要收容他的部队而生气。事有凑巧，本来，傅作义为了调动安春山解救郭景云的积极性，在8日，分别给郭景云和安春山各发了一份电报，任命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结果新保安的译电员将此译为任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一向以嫡系自居、性高气傲的郭景云，从不把安春山放在眼里，这次任命安春山为收容总指挥，让安春山来收容他，他咽不下这口气，他当即在无线电中骂道：“他妈的，老子不走了，老子不要你收容！”

安春山被郭景云骂得莫名其妙，无论安春山怎样劝说，郭景云就是要安春山去新保安城里接他，他才走。安春山哪有那样的胆量，明明郭景云已经被围了，他干吗要往火坑里跳呢？就在敌方两个将领吵吵嚷嚷时，我华北3纵在司令员郑维山的指挥下，很快封锁了缺口，对两面的敌军进行了猛烈的反击，稳固了阻击阵地。此后，无论两路敌军怎样努力，再也无法突破我军的防线。虽然安春山与郭景云只相距4公里，却无法汇合。

9日，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经密云突入平张线，进至怀来、康庄地区。10日，东野4纵一举消灭在康庄的敌第16军军部及第109、22师的大部，

占领了康庄，从背后包抄安春山的第 104 军。这样，在怀来的 104 军腹背受敌，安春山也顾不得郭景云了，他连忙放弃了接应第 35 军的计划，率军向北平方向逃窜。11 日，逃至横岭、白羊城一带，被我东野先遣兵团和冀热察军区部队消灭，安春山化装成伙夫才得以逃脱。

我军在将敌第 35 军包围在新保安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张家口的合围。本来华北人民解放军第 3 兵团仅有 8 个旅的部队 5 万余人，而张家口的守敌有 5 个步兵师外加 2 个骑兵旅，共 5.6 万人。我军包围张家口的部队对敌无法形成优势，因而也无法将敌彻底围住。为了加强对张家口之敌的包围，中央军委急令东野第 4 纵队火速赶至张家口，配合华北军区第 3 兵团完成对张家口之敌的包围，4 纵 3 个师约 4 万余人，从南口出发，日夜兼程赶至张家口、宣化地区，完成了对张家口之敌的合围。

至此，我军在平张线上一举歼灭了傅作义集团的 2 个军、5 个师，并将傅作义的嫡系主力部队分别包围在新保安和张家口地区，不仅阻断了傅作义西逃的路线，而且拖住了傅作义，使其不忍抛弃主力南逃。

傅作义在其嫡系部队被围于平张线后，又得知东北野战军向平津地区推进，感到平津地区有被东野分割包围的危险。同时，他又顾虑到天津守备力量薄弱，于是，急忙调整部署，收缩兵力，北平、天津、塘沽地区实行“分区防守”的方针，放弃南口、昌平、通县、宛平等地，将北平附近的兵力收缩至北平城内，并任命第 4 兵团司令李文兼任北平城防司令；放弃唐山、芦台、汉沽等地，将天津附近的第 86、87 军收缩至塘沽、天津，还令刚到丰台的第 62 军立即返回天津，加强天津、塘沽的防御力量，以确保天津、塘沽的出海口，以第 17 兵团司令侯镜如兼任津塘防区司令官。

这时，虽然我军已经切断平张线，阻断了傅作义西逃的路线，但是，天津、塘沽地区仍然控制在敌人手中，敌军从海上逃跑的可能仍然存在。鉴于此，12 月 11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致电平津前线我军，指示华北军区各部对平张线的傅系敌军暂停攻势，对新保安的敌第 35 军，“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对张家口、新保安之敌）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使傅作义不能轻易放弃主力部队南逃；督令东北野战军“不惜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迅速向平、津地区推进，“立即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隔断平、津、塘、唐各点的敌军之间的联系，“务使敌不能跑掉”，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下，东北野战军加速了向平津地区的攻击。

为了能迅速进至平津地区，阻断敌人从海上逃跑的路线，东野领导决定将主力分成左、中、右三路，突向平津地区。即以第 2、7、8、9、12 纵队及特纵为左路，执行隔断天津、塘沽、唐山诸敌联系的任务；以第 1、3、6、10 纵队和华北 7 纵为中路，执行隔断北平、天津之敌的联系，从东、南两面威胁北平的任务；以第 5、11 纵队为右路，从北面、西面逼近北平，完成对北平的合围。从 12 月 12 日起，东野左、中、右三路各纵队迅速向指定的地点推进。

左路各纵队从丰润、抚宁等地出发，沿北宁线两侧向南疾进，沿途敌守军都收缩至天津附近固守，各纵队推进得很快。13 日，占领唐山；14 日，占领芦台、汉沽；19 日，占领天津与清沽之间的军粮城，切断了天津与塘沽守敌之间的联系。同日，对天津城外发动攻击，攻占了天津城东的一些据点和飞机场。同时，左路的一部还渡过海河，对海河以南发动攻击，占领了咸水沽、新农镇，从北、西、南三面将塘沽之敌包围。

中路各纵队也在 12 日由玉田、宝坻向北平与天津之间的廊坊、通县等地发起攻击；14 日，先头部队第 3 纵队占领了北平东面 15 公里的牛堡屯、马驹桥、通县等地；15 日，第 10 纵队攻占廊坊，切断了北平之敌与天津守敌的联系。同时，华北 7 纵也由南面进至丰台附近；17 日，3 纵 7 师又攻占了南苑机场，缴获各种敌机 25 架。

傅作义得知北平外围各据点被占，特别是南苑机场被占后，十分震惊，连忙组织兵力进行反扑，企图夺回机场。反扑的敌军遭到我 3 纵 7 师 354 团的英勇阻截，先后击退敌军数十次的进攻，击毁敌军坦克十多辆。傅作义在南苑机场收复无望的情况下，被迫又在北平城内修建了一个简易机场。然而，这个刚修成的简易机场又在我炮兵火力的控制之下，敌机根本不敢在这个机场上起飞。敌军的空中补给和联络线基本上被我军切断。

在左路、中路各军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13 日，右路各纵队也由平谷等地向北平西郊进发，第二天，就攻占了北平西郊的海淀、香山及宛平、丰台等地。丰台是北平的陆上交通枢纽，也是华北“剿总”后勤总部的重要基地。敌军在这里屯集了大量的弹药、粮秣、武器、军需物资。为了防守丰台，傅作义将战斗力较强的第 101 军 271 师、272 师和华北“剿总”直属战车坦克三团放在这里进行防守。

为了攻下丰台，东野 5 纵发扬了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精神，从 13 日上午攻占昌平起，乘敌军尚在一片混乱之际，猛打猛冲，一路夺关斩将，先后突破了敌军怀柔、清河、圆明园、颐和园、红山口、青龙桥、玉泉山、海淀、石景山、五棵松等地的阵地，直插丰台。14 日午夜，进至丰台附近的我军将士，一股作气，向丰台守敌发动了猛烈的攻击，很快就乘夜暗攻进了敌 271、272 师的阵地，把敌军的防御体系完全打乱。敌军被打得晕头转向，慌忙向北平城内逃窜。至天明，我军攻占了丰台，缴获敌军装甲车、坦克 40 余辆。当天，我军又击退了敌军 7 个师的反扑，守住了丰台。右路各纵队攻占了北平西、北各地，与中路军一道将北平团团围住。

到 12 月中旬止，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各纵队在继完成对平张线之敌分割包围之后，又切断了平津之敌的联系，并阻隔了傅作义集团从海上逃跑的路线。傅作义在战前摆下的一字长蛇阵，被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各纵队腰斩成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段，傅作义集团已经是欲收不能，欲逃无路了。

三、斩断“蛇头”

新保安北依八宝山，南靠洋河，东西山涧起伏，城墙高约9米，相当坚固，是一个战略重地，素有“锁钥重地”之称。12月9日，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傅作义的主力部队第35军1.6万余人被华北第2兵团包围在这座古城里。

敌第35军被围后，曾数次突围，均被我军击退，敌军长郭景云感到突围无望，转而在城内日夜修筑工事，企图固守待援。

第35军的被围，深深牵动着傅作义的心。派去增援的第104军又被我东北野战军从背后包抄，打得个稀里哗啦，再想增兵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是没有希望的；丢弃这支起家的老本，傅作义实在是不甘心，欲救不行，欲弃不忍。唯能安慰傅作义的只有空中支援了。傅作义希望他这支精锐的王牌军能发挥出异常能战的本领，从重围中突出来。

从被围的那天起，傅作义为了解救这支部队几乎是出动了北平城内的所有可用的飞机，或帮助第35军的作战，或向新保安投放粮弹。然而，投送粮弹的飞机因害怕被我军击落，不敢超低空飞行，只好在高空中投放了事。寒冷的冬天，北风呼啸，投放下来的粮食和弹药，多被吹至我军阵地上。新保安城内的第35军官兵，望着空中一架架穿梭来往的飞机，好像是被卷进激流中的落水者看到一只只救命的小船，然而，他们又眼巴巴地看着这些“小船”上丢下来的东西落到解放军的阵地，心中不禁泛起一阵阵酸苦味。我军战士一面接受了敌军投送下来的物资，一面对新保安城内喊道：“运输大队长蒋介石知道我们围困35军辛苦了，给我们送来了大批弹药和食品。”在新保安城内的敌军虽然有着比较先进的美式装备，然而，这些装备却不能用来填饱肚子。

为了攻下新保安，我军决定先肃清新保安外围的敌军据点。12日夜，在夜色的掩护下，我军以一个营的兵力突然袭击了新保安城东100米处的车站，控制了新保安城东的制高点，为以后攻取新保安奠定了基础。

为了用第35军牵制傅作义，中央军委命令华北第2兵团对新保安之敌采取长达半个月之久的围而不攻的策略。在这半个月中，第35军基本上靠一点空投下来的食物维持着。新保安就像是一座孤岛，四周围都是解放军的人山人海。

15日以后，随着东北野战军和平津地区作战的顺利展开，华北第2兵团对新保安也开始了试探性的攻击，我围城部队白天向城内打炮，夜里袭击敌军在城外的警戒部队。到了17日，北平形势吃紧，傅作义的空军大多用于平津地区的作战，很少有飞机飞临新保安上空，我围城部队对新保安的攻击，也由夜晚改在白天进行。我围城部队瞅准了东关防守较弱的敌第267师，加紧对东关的攻击。在我军凌厉的攻势下，敌267师招架不住，连连后退。18日，我军占领了城内敌军唯一的一个空投场，切断敌第35军的空援通道。

在包围圈中的35军军长郭景云是傅作义的爱将，多年来追随傅作义，忠心耿耿，傅作义要他坚守新保安，他绝不会后退一步。然而，对于新保安面临的形势，他心中是十分清楚的，每天心绪不宁，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在人面前还要强作坚强。他每天除了向北平发电报请求派飞机空运粮食、弹药外，就呆呆地坐在屋内，门也不出。他已经预感到大祸临头了。

为了寻求精神支柱，郭景云每天晚上都要让军部政工处的张副处长算上

一卦，问问新保安能否守得住，每当听到“今晚无事”、“新保安可守”时，就喜笑颜开；第当听到“今晚某处怕撑不住共军的进攻时”，便神情十分紧张。在突围不成、防守又无望的情况下，郭景云唯一的希望就是，35军是傅作义的起家老本，傅作义不会坐视35军被消灭，祈求着傅作义能早一点派出救兵，将35军救出重围。

然而，郭景云的满腔希望只能是一场空想，傅作义已经自顾不暇了，哪里还有精力和兵力去解救他郭景云呢。这时，傅作义考虑到各军已被分割包围，逃跑的路线又都被切断，因此，派出求和代表与人民解放军进行谈判。在这当中，傅作义曾要求将第35军放回北平，但遭到解放军的拒绝。

至12月20日，我军完成了对平津地区敌军的包围，切断了傅作义集团从海上逃跑的路线，为了给傅作义集团以沉重打击，推动正在与傅作义进行的谈判，中央军委决定攻下新保安，给傅作义一点颜色看，让他知道，他向来认为的他的部队有一定的战斗力，能抵挡解放军的进攻，只是一种空想而已。

12月21日傍晚，攻打新保安的战斗打响了。我军集中了一百多门火炮，对新保安进行了猛烈的火力急袭，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敌军阵地上，郭景云好不容易才修起来的工事大多被摧毁。

22日，解放军彻底肃清了新保安城外的敌据点，随即，又对新保安城发动了总攻。上午9时许，华北4纵队11旅在炮火的掩护下，首先从敌第267师的防区域的东南面打开一个缺口，攻进城内；半小时后，3纵7旅也从南面突入城内。4纵和3纵攻入城内的部队分两路，向敌101师防区猛插，临近中午时分，4纵占领了新保安东城的大部和城内的制高点钟鼓楼。郭景云率残部退至城的西北角继续负隅顽抗。下午4时，我军对残敌进行最后的攻击，解放军战士翻墙越壁，锐不可当，很快将残敌消灭大半，剩下的纷纷缴械投降。

郭景云看大事已去，气急败坏地对身边的参谋贾承祖说：“快！快！快推两大桶汽油来，我们不能被俘，要死大家死在一处，限十分钟推来。”

然而，早就准备投降的35军参谋长田士吉阻止了这一行动。郭景云看到自己已是众叛亲离，掏出毛枪对准太阳穴就是一枪，当场自杀身亡。

22日下午5时，新保安城内的守军全部被肃清，傅作义的主力第35军1万余人全部被歼。第35军的被歼和新保安的丢失，给傅作义以沉重的打击，新保安和张家口是傅作义西通绥远的要地，攻下新保安后，攻取张家口便成为我军斩断傅作义一字长蛇阵的“蛇头”的另一场战斗。

张家口是在平津战役一开始就被我军包围的敌重要据点之一。这里不仅有5个步兵师、两个骑兵旅、约5.6万守敌，而且，城防工事异常坚固。早在1946年10月，国民党刚发动内战，傅作义从我军手中夺取张家口时起，就在张家口构筑了坚固的工事。1948年6月，平津战役发起前，为了防止华北解放军夺取张家口，傅作义又强迫两万多名老百姓在张家口的外围修筑了500多个碉堡，将张家口防御得严严实实。驻守张家口的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曾信心十足他说：“张家口的这些工事，不亚于万里长城，使张家口披上了铁甲，在30里内无法接近。”

平津战役发起后，华北第3兵团迅速将张家口团团围住。在这期间，孙兰峰每天征集5000余名民工，昼夜加强纵深防御和核心工事的构筑，虽然孙兰峰日夜加强张家口的防御工事，但是，被围在城内的国民党广大士兵都觉

得败局已定，对继续顽抗下去失去了信心。只有一些中高级军官，仍然在一心一意地为傅作义卖命。

第35军被全歼，震惊了傅作义，也震惊了张家口守敌。就在第35军被歼灭的当天下午，傅作义电令张家口守敌，要他们“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同时，也要求在绥远的董其武采取行动，配合张家口守军的突围。

接到傅作义的命令后，张家口的守敌立即在当夜22时，倾全力冲出北面的大镜门向北突围。华北第2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立即令第1纵队第3旅在张家口的北面坚守西甸子、朝天洼，在正面阻击逃敌；同时，命令其他各纵队立即赶至张家口北面，将敌包围，务必全歼逃敌。

西甸子是距张家口北门（大镜门）仅有六七里地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的两面是大山，一条公路从村庄旁边通向绥远，这条公路是敌军逃跑的必经之路。敌军为了夺路逃命，动用了两个师的兵力向我第3旅的阵地发起冲锋。守卫在正面的华北1纵第3旅顽强阻击着敌军两个师的轮番进攻，敌军曾一度夺取了西甸子村，但很快又被我军夺回激战了8小时，敌军伤亡数千人，也无法突破我军阵地。

23日中午，华北第1、2纵队从东、南两面攻破了张家口，从后面向逃敌包抄过来，同时，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也从南面赶到，将逃敌拦腰斩成两股，前堵后截，5万余名逃敌被压在大镜门外至朝天洼、西甸子之间20里的狭小山沟里，车辆人马争相逃命，骑兵撞倒了步兵，汽车冲倒了大车，大车翻进了人群，一时，火光冲天，人喊马叫，乱作一团。敌军已经完全陷入了混乱之中。

我军勇士奋勇冲进敌群，纵横厮杀。敌军被分割成无数的小块，敌军逃到哪里，我军就打到哪里，无数国民党士兵纷纷举枪投降。下午3时，战斗结束，张家口获得解放，张家口守敌5.6万人除敌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率少数骑兵乘乱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而我解放军仅伤亡900余人。

张家口解放后，敌军在西线的据点基本上被解决了，下一步，我军作战的重点便放在东面，加强对北平和天津地区的攻势，争取全歼在华北的守敌。

四、天津之战

西线的新保安和东线的塘沽，是平津战役中的两个关键要地，早在战役发动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只要夺取了这两个地方，平津战役就大有可为。12月底，新保安、张家口被解放后，我军的作战重点便转向了东面的塘沽。

塘沽，位于渤海湾，距天津约45公里，是华北地区的重要港口，也是华北国民党军的唯一出海口，为了确保这一出海口，以便必要时从海上逃跑，傅作义将天津、塘沽单独划为津塘守备区，以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为司令，天津警备区司令陈长捷为副司令，进行重点防守。

早在12月中旬，东北野战军入关之初，就一股作气，攻占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军粮城，切断了天津与塘沽之间的联系。这时，防守在塘沽的敌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为了防备东北野战军攻取塘沽，立即在塘沽地区加紧防备。他把国民党独立第95师和交警第3旅放在塘沽正面，担任守备任务；派保安第5团担任塘沽以北和东北的防守；把第87军主力安排在塘沽新港纵深地区；又以第87军的一个师担任塘沽西南的守备；以第318师为机动部队。为了加强塘沽的守备力量，侯镜如还将国民党海军第1舰队司令马纪壮率领的主力舰“重庆号”及其他数十艘舰只，放置在渤海湾内，一方面增强塘沽守军的火力，另一方面也准备掩护塘沽守军从海上撤退。

根据中央军委斩断华北守敌两头的思想，12月23日，东北野战军曾拟设了由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指挥的第2、7、9纵队的10个师，攻取塘沽的计划。就在我军将要攻取塘沽的时候，发现平津守敌有向东或向南突围的迹象，再加上塘沽地区地形狭窄，不易大兵团作战，因此，经请示中央军委，东野领导果断地放弃了攻取塘沽的计划，决定首先夺取天津，一方面断绝平津守敌逃跑的念头，另一方面也促进同傅作义的谈判。

天津是华北第二大城市，地近海滨，位于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潮白河下游，这些河流将天津切成许多段，市郊多洼地，市内河流纵横，形成易守难攻的水网地带。早在1947年，国民党天津城防司令部就利用侵华日军修筑的工事，建成了纵横交错，多碉堡、暗堡的城防工事。至1948年底，国民党军在天津市内共修筑了各种大型钢筋水泥碉堡380余座，构成了众多的碉堡群；环城又挖掘了宽10米、深4.5米的护城河，放进了运河河水和海河河水；在护城河外又设立了铁丝网、鹿砦，布设了数以万计的地雷；护城河内侧又筑有40公里长、6米高的环城土墙，土墙每间隔30米就有一个碉堡，墙上布满了铁丝网和电网，墙后是纵深的碉堡群。为了在城外形成有效的射程，又将城周围数里以内的村庄一律焚毁，造成无人区，形成一片旷野。

为了加强防守，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又命国民党士兵利用天寒地冻每天都在城墙的斜面上泼水，造成冰冻滑坡；同时，为了防止护城河水面冻结，使河内保持很深的水位，陈长捷又命令关闭了天津附近的所有水闸，让运河、海河的水都流入护城河内，致使护城河水溢出，泛滥成灾，天津附近二三十公里的地方都被河水淹没；天津守敌企图通过这些措施，造成水障，阻止我军对天津的进攻。

虽然天津防守严密，城池坚固，但也并不是无懈可击。在天津的两个军10个师共13万人的守敌当中，有5个师在东北战场上遭到过我东北野战军的重创，其中第184师，曾遭受过歼灭性的打击；有两个师是由地方部队改

编而成，战斗力很弱。而且，天津自被我军团团包围后，同北平、塘沽各地的联系皆被切断，成了一座孤城，守军士气低落。这些都是我军攻取天津的有利因素。

为了攻取天津，东北野战军领导决定集中东野的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人，并配属大炮538门、坦克30辆、装甲车16辆，由参谋长刘亚楼组成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1949年1月2日，刘亚楼主持召开了攻津作战会议。会议根据天津地形狭长（东西窄，南北长）的特点和敌军的防守部署和工事配系情况（城北敌军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兵力和工事都不强），确定了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案。具体作战部署是：以第1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指挥第1、2纵队、特种兵部队2/3的炮兵和20辆坦克，由西向东实施突击；以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指挥第7、8纵队、特种兵部队1/3的炮兵和10辆坦克，从东向西突击，这两路以城内的金汤桥为会合点，在实施“拦腰斩断”的任务后，分两路向南北进行穿插分割，打乱敌军的防御体系。为了配合这两路的主攻，又以9纵和12纵的34师由南向北进行助攻；再以8纵的独立4师、2纵的独立7师等共12个团的兵力，在城北进行佯攻；另以6纵的17师为总预备队。为了防止天津敌军向塘沽突围，又以12纵位于军粮城，在天津和塘沽之间再设一道防线。

要攻克天津，首先必须要克服天津外围的水障，为此，我军广大指战员纷纷献计献策，发明了许多强渡护城河的工具，如用芦苇和木板捆扎在一起的轻型浮桥——苇子桥；用横梯和竖梯结合构成的活页桥；用双层梯子组成的翻梯和用小渔船组成的船桥等。在经过充分准备后，攻取天津已经是指日可待了。由于天津是一座工商业和文化都很发达的城市，为了减少战争对天津的破坏，毛泽东主席曾两次致电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部队在攻城时，尽量注意工厂和学校，使其免受重大损失。据此，我方曾要求天津守敌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天津，但遭敌拒绝。

在这期间，为了统一领导平津前线的作战，1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平津前线司令部，组成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的总前委，以林彪为书记，统一指挥平津战役。

12日，在总攻发起前，我华北总前委和天津前线司令部对傅作义和陈长捷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天津守敌务必在13日12时前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我军将对天津城发起总攻。然而，无论是傅作义还是陈长捷都拒绝放下武器，傅作义命令陈长捷“坚决守住天津”。

1月13日12时，林彪代表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天津守敌未遵令向外开出，本日此刻止，亦无新的消息，由此看来争取和平解决避免破坏的可能似乎不多。本晚24时止，如仍无争取此种可能的征候，则明日开始攻天津。

17时，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央军委致电林彪，完全同意平津总前委的攻打天津的意见，但同时，毛泽东在电文中着重指出：

“攻天津时除应注意工厂外，还应注意学校。如果敌人占据学校顽抗非用战斗手段不能解决时，自应使用战斗手段，即使有所破坏亦在所不惜；但如果使用劝降方法亦能解决时，则应使用劝降方法，以减少对学校的破坏程度。”

1月14日上午10时，东北野战军总攻天津的作战开始。浓雾刚刚散去，

在天津城外的我军上千门火炮同时怒吼，成千上万颗炮弹倾泻在天津城的城墙上、碉堡上、暗堡上。霎时，天津城头烟尘滚滚，砖石横飞，敌军的碉堡、暗堡纷纷倒塌，护城河前的地雷也被引爆，铁丝网飞上了天空，护城河对岸的土墙成片的倒塌。40 分钟后，在坦克的掩护下，我突击部队发起了冲锋，很快就冲过了结着厚厚一层冰的护城河，冲向被炮弹炸开的缺口，把红旗插在了城头。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140_0133_1.bmp}

10 时 50 分，1 纵攻占了西城的突破口；11 时，2 纵也攻上了城头与敌展开了白刃战。这时，从地堡中钻出来的敌军拼命向我军进行反扑，在天津城东、城西的各突破口，敌我双方展开了恶战。然而，我军的后续部队潮水一般地涌了上来，很快就击退了敌军的反扑，巩固了突破口。

11 时半，我各突击集团分别从东、西、南三面攻入城内，向纵深发展，我军的坦克在城内碾过了敌军一个又一个暗堡，步兵紧随其后猛烈地穿插，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据点。至 15 日 5 时，我军东西对进的两个突击集团，终于在金汤桥会师，将天津守敌拦腰斩断。随即，突击纵队各部乘势向敌军防御的纵深进行猛冲猛打，快速穿插，将敌军分割成数块，天津守敌陷入了一片混乱。

12 时，东野 1 纵 1 师的刘海清副团长率部一举攻克了天津市警备司令部，并从地下室中活捉了天津城防司令兼警备司令陈长捷。15 时，据守在天津城北的敌 151 师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放下武器投降了。至此，天津守敌全部被歼，天津被解放。

天津是我军自解放战争以来，夺取的最大城市，天津战役也是我军出动炮兵、坦克和工兵最多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不仅为我军以后攻取重兵把守的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且，也沉重地打击了傅作义，促进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天津解放后，塘沽守敌第 17 兵团所部，慌忙在 17 日乘船南逃。我东北野战军 12 纵随后追击，歼灭其尾部 3000 余人，解放了塘沽。攻占了天津、夺取了塘沽，事实上又斩断了傅作义一字长蛇阵的“蛇尾”，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大据点——北平了。

五、古都春旱

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是一位抗战名将，在抗日战争初期，他率部进行的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先声。正是因为如此，在抗日战争中，傅作义作为一个很有名的抗战将领，曾受到我党的高度赞扬。但是，抗战结束后，傅作义很快就追随蒋介石，蒋介石任命其为第12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华北国民党军队从人民解放军手中夺取了张家口等地，成为国民党内战战场上的一员战将。

解放战争打到第三个年头，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上连连败退，尤其是在东北战场上的全面失败和在华东战场上进入危局，使傅作义对国民党政政府发动的这场内战能否取胜产生了怀疑。他开始为他所统帅的华北各军的命运担心了。

傅作义一方面坚守华北，另一方面也做了南撤或逃回绥远的准备，同时，他还利用在抗日战争期间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关系，向中国共产党发出和谈的信息。

在1948年11月中旬，亦即辽沈战役刚结束，淮海战役正在紧张进行当中，傅作义托人给毛泽东主席捎去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在华北进行和谈，不愿再打下去。对于敌军愿放下武器，与我军和谈，这是我军一向欢迎的。所以当傅作义表示希望用和平方法来解决华北问题时，中共中央立即表示欢迎。但对于傅作义希望和谈的诚意，我党则觉得还要观察他的行动。在这当中，中共中央指示北平中共地下组织通过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党员傅冬菊和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等各种关系，对傅作义施加影响，争取使傅作义能走到人民这一边，和平解决华北问题。

12月中旬，平津战役发起后，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与华北人民解放军一道，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平绥线上的几个孤立的据点中，特别是傅作义的嫡系主力都被包围在西线的张家口、新保安，这促使了傅作义下决心派出代表同解放军进行谈判。

12月19日，傅作义派出他的亲信、北平《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来到我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蓟县八里庄，与我军举行第一次谈判。在谈判中，崔载之代表傅作义提出三条建议：1.傅作义在适当时机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平津问题；2.傅作义参加华北联合政府，他的军队交给联合政府指挥；3.在谈判期间，解放军停止攻击，将被包围在新保安的傅系嫡系主力第35军放回北平，加强傅作义在北平城内的实力，以抗击蒋系部队，稳定北平的局势。

对于傅作义提出的这几条建议，我方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不能接受。我方谈判代表、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明确指出：敌方必须放下武器，绝不允许拥有军队；不同意傅作义发表通电，不同意成立华北联合政府的主张；如果傅作义同意中共方面提出的条件，放下武器，解放军可以保证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损失。

对于我方提出的条件，傅作义以“我的军队可以，其它我控制不了”为由进行搪塞，事实上，傅作义不愿轻易放弃军队。这样，第一次谈判双方就因要保留军队和放下武器的不同意见而没有结果。

对于傅作义还企图依靠他有一定实力的军队，对我方进行讨价还价，我方决定对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发动攻击，消灭傅系的一部，迫使傅作义作出

一定的让步。至 12 月 30 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解放军不仅彻底割断了北平、天津、塘沽敌军的一切联系，紧缩了对北平和天津的包围，而且还攻下了新保安、张家口，将包括 35 军在内的傅作义嫡系部队大部消灭，给傅作义以沉重的打击，迫使傅作义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估量自己 and 人民解放军的实力。

1949 年 1 月 8 日，傅作义再次派出他的另一个亲信、华北“剿总”土地处少将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为代表，出城同解放军进行第二次谈判。华北总前委林彪、聂荣臻在北平郊外的八里桥同傅作义的代表进行了谈判。

在谈判中，周北峰代表傅作义向解放军表达了 4 点意见：

- (一) 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
- (二) 平、津等地要有其他报纸，即不只是中共一家报纸；
- (三) 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
- (四) 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方式，采取出城分驻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

当天，林彪、聂荣臻即将傅作义提出的 4 点意见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

第二天，中央军委领导毛泽东主席即复电，指示：

- (一) 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
- (二) 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的生活都有很大的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 (三) 为使平、津地区免遭损失，人民解放军可以按照傅作义提出的主张，傅作义的军队调出平津城外，遵照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开到指定地点，根据人民解放军的编制整编成人民解放军；
- (四) 双方代表在三日内规定具体的办法，平、津两城守军应在 1 月 12 日 13 时出城接受改编。
- (五) 释放所有被俘傅系军队的官兵，一律不作战俘看待。

接到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后，林彪，聂荣臻对傅作义的代表强调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要求周北峰回去转告傅作义，希望他尽早定下决心。

傅作义接到周北峰带回的中共方面的要求后，认为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有些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协商。1 月 11 日，傅作义致电中共中央方面说：有关离城改编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妥善安排，意思是想推迟部队出城接受改编的时间。

本来让部队出城进行改编是傅作义自己提出的建议，解放军已经同意了他这个建议，他就应当按照解放军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让部队开出城外，接受改编，然而，现在傅作义又提出时间仓促，需要推迟出城接受改编的时间，我方认为是傅作义缺乏诚意的表现。为此，我华北总前委在请示了中央军委后，决定先打下天津，以促进傅作义完全接受我方的建议。

1 月 14 日，我军对天津发动了总攻。同时，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对一切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在这种情况下，傅作义又派出周北峰和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为代表，来到北平城郊的五里桥，同我方进行第三次谈判。在谈判的一开始，聂荣臻司令员就告诉傅作义的代表，总攻天津的战斗已经开始了，这次谈判不包括天津问题，只谈判北平问题。也就

在谈判进行当中，解放军经过 29 小时的激战，解放了天津，这对北平守敌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天津的解放向北平守军预示了，北平的守军除了接受我军的和平改编之外，别无出路可走。

1 月 16 日，毛泽东主席又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给傅作义的最后“通牒”，要求傅作义不要再继续拖延下去。在通牒中，要求傅作义按下述两种方法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

（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我军为保卫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允许这样做。

通牒要求傅作义在 1949 年 1 月 17 日上午 1 时起至 1 月 21 日下午 12 时止，对我军提出的要求作出明确的答复。

在各方的督促下，傅作义下定了决心，脱离国民党，走上接受和平改编的光明大道。傅作义随即全权授予邓宝珊、周北峰同解放军商定北平守军接受和平改编的具体方案。

对于傅作义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无计可施，他在看到傅作义投共决心已定后，黯然地给傅作义去了一份电报，电报中说道：

“相处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要求一件事，即将派飞机到北平运走 13 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最后的要求，傅作义一面复电蒋介石：“遵照办理”，一面要求在北平城外的解放军炮兵以炮火封锁北平城内天坛附近的临时机场。

果然，到了约定时间，国民党空军飞机飞临北平上空时，解放军的炮兵以密集的炮火封锁了北平城内的机场。蒋介石企图运走他的嫡系兵团军官及装备的计划遂告破产。

经过一番认真细致的谈判，21 日，解放军和傅作义的代表最终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同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居仁堂召集北平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宣读了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的要点，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改编。在会议当中，一些蒋系的高级军官反对协议，要求回到南京，不愿执行协议。鉴于此，傅作义同意让他们乘飞机回到南京。会后，傅作义将协议正式下发所属各部队执行。

22 日，根据协议的规定，北平守军开始撤离市区，进至我军指定的地点接受改编。

北平守军约 26 万余人撤出北平后，按照协议的规定都将改编成人民解放军。一次改编国民党军 2 个兵团、8 个军、24 个师 26 万余人，这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还是从没有过的，其任务是艰巨的。因为这些军队还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多年从事反共内战，官兵思想深处反共意识非常强烈，尤其是一些国民党中高级军官虽然同意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但是，其反动性和旧军阀习性十分顽固，要把他们改造过来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为此，毛泽东主席专门起草了一份电报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示说：

“北平二十余万敌军出城改编，你们须令各兵团各纵队首长均看作一件

大事，全军紧张地周密地在你们的统一指挥下对付这一个大事件，达到完满地处理此事件之目的，务必不要有轻敌疏忽之观点。”

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强调下，对于这次改编，华北总前委作了周密的安排。首先，是要防止这些出城的部队乘我不备突围而出。所以，在接受改编之前，我方调整了部署：总前委将东野 1、2、3、4、5、6、7、8、9、10、11 共 11 个纵队放在北平的南面、东南和东面，防止敌军向南和向东逃窜的可能；将华北 2、3 兵团放在北平的北面和西北，将华北 7 纵放在保定，在北平的北面、西面做好防卫准备。经过这番部署后，让北平守军从 22 日至 31 日分批从北平城开往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具体的安排是：第 13 军开往北平东面的三河一带，第 35 军开往香河（这两个军在东野 6、11 纵的监视下接受改编）；第 31 军和华北“剿总”直属队、特种兵等开往北面的顺义（在华北 2、3 兵团监视下接受改编）；第 92 军开往涿县附近、第 94 军开往新城、第 101 军开往大兴、第 16 军开往庞各庄、第 104 军残部开往良乡、傅作义的骑 4 师开往邢各庄（这些部队都在东野 1、2、3、4、5、9、10 等纵队的监视下完成改编）。实际上这些接受改编的部队都被解放军隔离开进行改编。

北平守军进入我军指定的地点后，下一步是改变其隶属关系，颁发各独立师的新番号，将其 8 个军部分别并入我华北解放军和东北野战军各军部，将其 25 个师变为互不相属的 25 个独立师。

其后，平津总前委从我军各部队中抽调一批立场坚定、政治过硬、工作能力强的优秀政工干部，派到各个接受改编的部队担任各级主官，并将原国民党军官轮番进行培训，合格者继续留用，不合格者予以淘汰，有愿意回家的让其回家。在对这些国民党军官进行改造的同时，对这些部队的士兵，进行政治动员，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明白了受苦的根源。

对于这些被改编的部队，完全按照人民解放军官兵平等的政策，发扬民主，反对军阀作风，让广大士兵战士真正感到人民解放军同一切旧军队不一样，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在对这些部队的改编过程中，也有极个别部队在反动军官的唆使下，暗杀我政工干部，甚至进行哗变。对此，人民解放军立即给予严厉镇压，强制缴械，强令解散。在我军各级指战员的努力下，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努力，基本上将这些部队进行了全面的改编。最后，为了南下作战，我军将各独立师完全取消，将这些部队的士兵分散编入人民解放军各部，进行最后的溶编。至此，和平改编北平守军的工作基本完成。

{ewc MVIMAGE,MVIMAGE, !12300140_0143_1.bmp}

在我军将北平守军进行全面改编的同时，我军也全面接管了北平。

1 月 22 日，傅作义在《平明日报》上公布了与我军谈判达成的协议，正式对外宣布和平解放北平，表示愿将他的部队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

协议公布后，广大北平市民欣喜万分，奔走相告，各界人民群众都以喜悦的心情迎接解放军入城日子的到来。

1 月 31 日，吴克华司令员率领东野 4 纵进入城内，接管了北平。2 月 3 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北平万人空巷，前来迎接入城的人民解放军。北平这座古老的城市自此获得了新生。

3 月 23 日，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中的一个伟大的胜利，具有深远

的历史意义。北平傅作义接受改编，为我军解决国民党军队创造了一个“北平方式”。毛泽东对北平的和平解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平津战役也告结束。整个平津战役历时64天，我军以伤亡3.9万人的代价，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1个“剿总”司令部、1个警备司令部、3个兵团部、13个军部、50个师，共52万余人，解放了华北绝大部分地区。在整个平津战役中，华北、东北人民为了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两个解放区直接支援前线的民工就达30余万人，担任修桥补路、运输粮草等其他工作的群众达150万人，参加支前的车辆有34万辆，运至前线的粮食达3亿斤。

平津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主力决战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在三大战役中，国民党损失了正规军两个“剿总”总部（徐州“剿总”总部随刘峙逃至南京），1个“剿总”前线指挥部，12个兵团，46个军部，140个整师，连同其他各种部队，折合损失173个师（旅），154万余人，再加上决战期间其他战场上的损失，总计达230余万人，占当时国民党军队总数365万人的63.3%。国民党“五大主力”的新1军、新6军、第5军、第18军都被我军消灭（另外一个主力是整编第74师，在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中，被我华东野战军消灭）。国民党的五大战略集团（东北、华北、徐州、华中、西安）中有3个被我军消灭，其他两个（华中、西安）也分别在中原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打击下，遭到很大的削弱，在南方新组建的汤恩伯集团，基本上是一些残兵败将凑合而成，战斗力很弱。

与之相反，人民解放军越战越强。在决战开始时，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为280万人，其中几大野战军的总兵力为149万人。决战以后，我军总兵力突破了400万，其中野战军的兵力已达218万余人，不仅有了强大的炮兵，而且还有了装甲兵、坦克兵、工程兵等。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作战需要，1949年1月15日，我军统一了部队的番号。

西北野战军改为第一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王震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1兵团和许光达为司令员的第2兵团，全军共15.5万人。

中原野战军改为第二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陈锡联为司令员的第3兵团、陈赓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4兵团和杨勇为司令员的第5兵团，共9个军28万余人。

华东野战军改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下辖王建安为司令员的第7兵团、陈士榘为司令员的第8兵团、宋时轮为司令员的第9兵团和叶飞为司令员的第10兵团，共15个军58.1万人。

东北野战军改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下辖肖劲光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12兵团、程子华为司令员的第13兵团、刘亚楼为司令员的第14兵团、邓华为司令员的第15兵团，共12个军90余万人。

原华北军区的第1、2、3兵团依次改为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第18兵团、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19兵团和杨成武为司令员的第20兵团，共9个军23.8万余人。通过这次整编，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又有了进一步的提

高。

总之，经过三大战役的决战，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